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梦舞湘情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第一章

伦敦。

英国皇家芭蕾舞学院，秋末公演。这是座享誉全球，唯一能与苏联皇家芭蕾舞学校并驾其驱的舞蹈学校。更是所有舞蹈学员心目中的梦想、圣土，他们视能进入这两座舞蹈学院为毕生最大的荣誉。

当然，能进入这两座学院的学生，绝对非泛泛之辈，可谓身经百战才考进来的。每年，全球各地有数千人来报考，只录取不到五十人，可见竞争之激烈。

而这只是刚开始，正式入学后，才是一连串挑战的开始。英国皇家芭蕾舞学院有全世界最优秀的师资与设备，指导老师与特聘教授，都是曾在国际舞台叱吒风云、独领风骚过的舞者。相对的，教学也非常严格认真，光靠没日没夜的拚命练习并不能保证什么，如果本身没有良好的天分与扎实的舞蹈基础，在高手如云中，很快就会被淘汰下来。

有些人千辛万苦地考进来后，却受不了地狱般的集训，再加上自己的资质根本比不上别人，不得已之下只好自动退出；而有些则是不管他再怎么努力练习，花别人数十倍的时间，还是跟不上同学的进度，任教的老师在给过他机会后，也会毫不留情地把他刷下来——因为芭蕾是极至之艺术，光靠努力而没有天分，仍是成就有限，很难在国际舞台中崭露头角。

所以，能通过严格训练而顺利完成学业者，都是其中翘楚、深具实力。来日也都将在国际舞台上，拥有自己的一片天空。

而学员大都是西方人，尤其是法籍或英籍；也有很多由美国慕名而来的，任何一个芭蕾伶娜，将来若想扬名国际舞台，成为世界首席女舞者，她一定会先想办法考进英国皇家芭蕾学院。因为这里有最好的师资，也有最佳的敌手。

而西方人因为体型的关系——身形高挑、腿的比例较长，而且双腿较笔直，没有东方人较可能出现的O型腿。所以，在练舞上已占先天的优势，东方人想在这里占一席之地，本就是较困难的事。她必须突破先天上体型的弱势，花数倍努力追上西方同学的成绩。如果，东方人还可以在这里击败强敌，成为公演中的第一女主角的话，她的优秀与所付出的数十倍努力，就不是外人所能想像的。

而谷湘语——一个年仅十八岁，来自台湾的小女孩她便做到了。

这次公演的舞码是芭蕾舞剧中的经典名着——天鹅湖。

天鹅湖的故事主要在描述：一美丽的奥迪特公主，因受了恶魔的诅咒而被变为天鹅，只有在夜晚才能恢复为人形。某天夜里，当已恢复人形的奥迪特公主伤心地在湖畔徘徊时，恰巧遇到邻国的王子，王子深深为奥迪特公主那纤细高雅的气质与绝美的容颜所吸引，他发誓一定要救她，帮助奥迪特公主解除魔咒。

而解除魔咒唯一的方法就是：王子必须娶她为妻。但是在选妃的当日，恶魔故意带一容貌酷似奥迪特公主的女孩来。

她是黑天鹅的化身，她以那冷艳殊绝、神秘而无法捉摸的吸引力来魅惑王子。王子先为她酷似奥迪特的外貌所惑，继而深深沈溺在她狂也却冷艳

激情的魅惑中……完全无法自拔。

他在迷失中背叛了奥迪特公主，选择黑天鹅当他的新娘。

幸好，真爱终究战胜一切。曾短暂迷失的王子终于及时省悟到黑天鹅不是奥迪特，不是自己最心爱的女孩，王子向伤心的奥迪特解释误会后，奋力地打败恶魔后，破除魔咒使公主恢复人形，结尾以喜剧收场。

天鹅湖自一八七七年首演以来，即风靡全球，成为最受欢迎的芭蕾舞剧之一。历代芭蕾伶娜也以能主跳天鹅湖为荣。

而此时舞台上，正进行到天鹅湖的第二幕：被恶魔变为天鹅的奥迪特公主，恢复人形向王子求救。在这一幕中有四只天鹅的群舞、奥迪特公主的独舞，以及她和王子的双人舞。

舞台上，谷湘语身穿雪白的舞衣翩然回旋，湘语脸上流转着嫣然如醉且羞涩的笑容，如梦之妖精般、在黑暗的舞台飞跃、旋转、发光……她的脚尖轻盈灵巧的点地，似乎不须男舞伴的扶持，便可自然地飞跃。她是一只真正的天鹅！绝美、纤细、古典……当她在半空中完成高难度的大回旋，盈盈落下时……全场观众发出惊叹，他们似乎听到了……天鹅羽毛飘落的声音。

“好棒！”后台上，湘语的学妹——来自奥地利的爱瑟儿紧紧抓住布幕，感动地道：“湘语真是太棒了！不但每个旋转、每个技巧、每个跳跃都准确无误。而且她将外表纤细而内心坚定的奥迪特公主诠释的太棒了！你看她凝视王子的神情……这真是我看过的天鹅湖中，最令我感动的一次。”“她的表现真是无懈可击。虽然我不甘心输在她手上，但……看她今天的表现，我不得不承认只有她才有资格跳奥迪特公主，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在经历那么大、那么高难度的大旋转后、她的呼吸不但没有半丝紊乱，反而更游刃有余地进行紧接的双旋舞部份。她真是天生的芭蕾伶娜，我要日夜苦练的艰难技巧她竟一学就会，而且可以舞出自己的风格，让观众看到一最优美而充满生命力的天鹅公主。输在她手中，我……心服口服。难怪欧瑞耶夫老师会说——她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曾经是湘语最大的对手——来自罗马尼亚的天才少女莉莉安娜平静而苦涩道。

爱瑟儿转过身子，拉着莉莉安娜的手道：“学姊，你别难过嘛。虽然湘语学姊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但你的实力也不可小觑呀，你别忘了你曾连拿三年全东欧舞蹈大赛的冠军。当初转入学校时，还一举打败最被看好的明日之星——玛莉安学姊。后来，是湘语学姊入学后才取代你的地位。但学姊，别灰心嘛，舞蹈是一辈子的事。你们还有很多机会可以一分高下的。”“当然。”莉莉安娜微笑道：“我会将湘语视为我一辈子的对手——最可怕且可敬的对手。”她的脸上挂着笑容，但内心的不安感却越来越重……自己真的有一天能赢过湘语吗？她简直不敢想。湘语是天生的舞蹈奇才！单就以舞蹈中最有名的三十二大旋转来说吧。当初，自己为了学会这大旋转，不知跳破多少双舞鞋，咬着牙、流着泪才学会的。但湘语……刚由台湾来的谷湘语却在短期之内奇迹般的学会——而且还游刃有余地在三十二大回旋内加入变化性的双回旋，令人叹为观止！

莉莉安娜不得不甘拜下风，不得不相信有天分上的差别。

湘语的潜力无穷，她一天比一天进步，莉莉安娜很担心恐怕自己穷其一生，也无法赶上她的成就。

“哗——”如雷的掌声传过来，第二幕已结束了。双颊红润的湘语被簇拥进后台，所有的人全兴奋地围上去。

“湘语！真是太棒了！你的天鹅公主简直完美无暇。随便一举手，一投足……都让我误以为看到真正的天鹅起舞。”“尤其是那一场独舞，你的跳跃力和呼吸真是控制得太棒了！我从来未见过跳跃力如此惊人的舞者。”“谢谢……”谷湘语小脸上满是晶莹的汗水，但她笑得无比灿烂甜蜜，这是她最喜悦的一刻。她热爱跳舞！从小就热爱舞蹈，为了芭蕾她愿付出一切！“老师！我跳得还好吗？”湘语问她最尊敬的恩师——欧瑞耶夫老师，他年轻时是国际首席男舞者。

“非常完美！”向来严肃的欧瑞耶夫绽放出欣慰的笑容。

“湘语，你表现得很好。演出结束后，我会推荐你到莫斯科皇家芭蕾舞团进行半年的进修，请西薇雅老师个别指导你。”“哇！西薇雅老师个别指导半年！真的吗？”“湘语，太棒了！恭喜你。”难怪她们如此羡慕，因为西薇雅老师的芭蕾造诣，至今无人可及。虽然她因年事已高而减少演出，但她在芭蕾舞界的地位始终屹立不摇，能得到她的个别指导，则是每个芭蕾伶娜的最大愿望。

“真的？老师，谢谢你！”湘语也兴奋不已。太好了！她不但可以到莫斯科见识那边的精湛舞学，还可见到自己心目中的偶像西薇雅！太令人开心了。

“好好把剩下的两幕跳完。欧瑞耶夫老师拍拍她肩道：“这演出结束后，我相信你会很忙。要到全欧各国做巡回公演。公演完，马上启程赴莫斯科，好好加油。”湘语用力点点头。噢！她好高兴！她的梦想就快实现了。从五岁开始学芭蕾以来，她最大的心愿一直就是站在世界舞台上，跳着她最心爱的芭蕾舞。她对芭蕾的狂热已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她可以不吃不喝，可以付出任何代价也要跳好她心中最爱的芭蕾。

自五岁到现在，十三年了……她的日子一直是在练舞中渡过，如果没有芭蕾，她简直不敢想像自己要如何活下去？“湘语，快换衣服。第三幕快开始了。”工作人员匆匆上来为湘语更衣，第三幕的剧情是：恶魔带着黑天鹅所假扮的奥迪特，前来诱惑王子。黑天鹅以不可思议的神秘蛊惑力，将王子迷得神魂颠倒。终于让王子背叛奥迪特，选择黑天鹅公主为妻。

一般芭蕾舞剧都是让女主角分饰奥迪特与黑天鹅两角。这样，不但可欣赏到奥迪特公主高贵典雅的舞姿。也可看到黑天鹅热情奔放、神秘冷艳的演出方式。可以成功的分饰奥迪特公主与黑天鹅，就是一个芭蕾伶娜成功的地方。

湘语换上黑天鹅的舞衣——黑丝绒底，配上她冷艳精致的妆，更显艳光四射！

“湘语，真漂亮！”帮她化妆的同学艳羡道：“加油，你一定是最神秘而热情奔放的黑天鹅！”“湘语学姊，湘语学姊……”爱瑟儿抱着巨大的花束奔过来：“等一下，学姊，我的同学要我一定要把这花交给你。”湘语微笑：“爱瑟儿，慢慢走，小心跌跤了——啊——”惊叫声四起……爱瑟儿于奔跑中不慎踩到舞台大灯的线，大灯经她猛力一拉，直直坠下来，而吓呆的爱瑟儿只能僵硬地站在那……“爱瑟儿！危险！”湘语奋不顾身地直冲过去，直撞开爱瑟儿，两人翻滚在地上，大灯坠下来砸为碎片。

有一个最大的碎块砸中湘语的小腿！

“湘语！爱瑟儿！你们没事吧？”所有的人吓白了脸扑上来。“糟！湘语，你脚受伤，流血了……”舞蹈家最怕的就是脚受伤。

“湘语姊……”面无血色的爱瑟儿紧紧抓住她：“谢谢你……你救了

我……但我害你的脚受伤了，我该死……”“没关系，”湘语安慰她：“人没事救好，我的脚只是破皮没什么大碍。”“湘语受伤了？”听到消息的欧瑞耶夫老师立刻冲过来，将湘语抱入她私人休息室，为湘语上药并检查她的伤势后，他一脸凝重道：“湘语，我立刻叫候补帮你跳完剩下这两幕，你的脚可能伤及韧带，不能冒险再上场，我立刻送你去医院。”“不！”湘语惊呼：“老师，我不要，我没事的。我根本没受伤，不要把我换下去！无论如何我一定要跳完我的天鹅湖。这是我的梦想呀！我努力了这么久，就是为了今天这一场演出。”“我绝不准你再跳。”欧瑞耶夫断然道：“湘语，你可知带伤上场的严重性？万一真的已伤到韧带，而你又上场跳那么高难度的舞蹈……一定会加重伤口。严重的话，甚至会影响你日后的舞蹈生命，听我的话，我马上送你去医院。”欧瑞耶夫老师又想抓住湘语，直接送医。

“不！不要！”湘语拚命往门口躲：“老师，我求求你！让我跳完我的天鹅湖。我知道自己办得到，我的脚绝对没问题的，如果我现在放弃了，我会恨自己一辈子……”“湘语……”欧瑞耶夫老师叹气。

一工作人员推门进来，“女主角请准备，两分钟后第三幕就开演了。”“叫候补代替湘语……”“不——”湘语阻止欧瑞耶夫老师还没说完的话，轻盈地在他面前演出一空中三回旋。

“老师，你看，我不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吗？我的速度、我的姿势，完全可达到你的要求，让我跳下去。求求你！不要那么残忍地把我换下来。”“湘语……”不待他再说什么，湘语以快速地跑出去，大喊：“我没问题了，第三幕准备！”欧瑞耶夫跟出来，只见幕已缓缓地拉开——黑天鹅登场！

“湘语……”欧瑞耶夫紧握双拳望着她纤细娉婷的身影，但愿没事，但愿只是他多虑。

但为什么……为什么他心底的不安感却越来越强烈？

※※※

舞台上，湘语所扮演的黑天鹅是如此明艳不可方物，脸上带着不可思议的神秘微笑凝视着王子，诱惑王子。

这一幕最重要的就是把黑天鹅的热情冷艳完全表达出来。因此，除了脚尖的动作，眼神的妩媚娇柔与手的动作也相当重要，湘语诠释得非常成功。

她如一团烈火直接袭向王子，魅惑他的眼神、蛊惑他的心智……王子！看着我！你只能看着我！我是为你而来，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的手，把你的灵魂交给我！完全迷失在我无人抵挡的魅惑中……“湘语跳得太好了！”莉莉安娜感动地道：“我简直不敢相信……她的脚受了那么重的伤，还能如此成功镇定地演出。噢，这个三叉式回旋她旋转的太棒了，身体彷佛没有重量般直接浮起来，老师，你看观众们如痴如醉的表情。”莉莉安娜不得不再次对湘语心服口服，换了她，她还真没有把握……能在脚受伤的情况下，仍几近完美、准确无误地做如此高难度的演出…但欧瑞耶夫老师的神情却更加沈重，他越来越后悔让湘语带伤上场，这场高难度的舞跳下来，如果真伤了湘语的脚，影响她日后的舞蹈生命，他一辈子也不会原谅自己。

而且，最令他担心的是……最困难的部份——三十二大回旋马上就要开始了。

三十二大回旋可以说是芭蕾舞中最艰难的技巧，多少习武多年的女舞者就是败在这一关。能正确优美地演绎它的芭蕾伶娜，世上并没几个。

在确信已掳获王子的灵魂时，黑天鹅就大变身了。好像要把所有禁闭

的能量释放出来般，她化作一个个的光圈向外迸出，这就是最有名的三十二大回旋。

“糟糕，湘语的脚……她能办得到吗？”后台上，所有的人全提心吊胆地盯着湘语。

湘语精致的脸上依然挂着黑天鹅艳美绝伦的笑容，她从容不迫地开始进行旋转。

“一圈、两圈、三圈……天呀！湘语她竟一开始就加入高难度的双回旋？她的脚……难道她打算一直以双回旋跳完三十二次？”后台的惊呼越来越大声了，每个人都不敢相信地瞪大眼睛……加入双回旋的三十二大旋转……就算是世界顶尖的芭蕾伶娜，也没有把握做得到，而湘语……她竟在脚受伤的情况下？“她……太可怕！太可怕了！”莉莉安那面白如纸…浑身发抖地看着湘语……天！穷其一生，她真的可能永远追不上她！

“湘语……你真傻！”欧瑞耶夫老师更加痛苦地看着她，你为何如此不爱惜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作双回旋的三十二大回旋？你知道对你的脚伤杀伤力有多大吗？“湘语……”“三十、三十一、三十二……成功了！成功了！”台下与后台同时迸出惊天动地的惊呼，他们简直不敢相信，竟有人能完成如此高难度的双旋式三十二大回旋？幕缓缓地落下来，第三幕正式结束…“湘语！湘语！你太棒了！”后台的人全激动地冲上去，但他们立刻发出尖叫：“湘语——”她面无血色地昏迷在男舞伴得怀里，动也不动。

“湘语！”欧瑞耶夫如根箭般冲过去抱起她，语音破碎地大吼：“救护车！快叫救护车！”

※※※

五个小时后。

手术室的灯灭了，过了会儿，执刀的医生走出来。

欧瑞耶夫老师和湘语的同学立刻奔上去。

“医生，她现在怎么样？”“我们已动紧急手术，她暂时无碍，到底是怎么弄的？病人的小腿韧带怎么会伤得那么严重？幸好手术成功，否则她可能一辈子都不能走路了。”“什么？”欧瑞耶夫老师只觉眼前一黑，急切地说：“她……是个芭蕾舞者。医生，那她现在的情形……”“手术很成功，只要好好地修养半年左右，应该就全没问题了，不过她这一辈子觉不可再练舞，再触及旧伤，情形会不堪设想…”“不能再练舞……”爱瑟儿绝望地低喊，不！不！这么残酷的事不会发生在湘语学姊身上……不会！她是那么热爱舞蹈，热爱芭蕾，芭蕾是她的生命呀！

不……爱瑟儿身形一晃……“爱瑟儿？你怎么了？”一旁的莉莉安娜及时扶住她，两个女孩交换着心碎绝望的眼神。这一生永远不能再跳舞？不！这不是等于宣布湘语的死刑吗？

※※※

一个礼拜后。

欧瑞耶夫老师步入湘语的病房，神情铁青凝重，他一瞬也不瞬地盯着湘语，极力压抑涨满欲爆出的怒火，冷怒地问：“为什么又做这种事？湘语，你回答我啊！自你醒来后这已是第五次企图自杀，你真的那么想死？很心地在腕上划数十刀，湘语，你说话呀。”谷湘语平静地坐在并床上，面向窗外，一动也不动。纤细的两手腕上全绑满了绷带，绷带下，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伤口。

“湘语，你说话，回答我。”欧瑞耶夫老师愤怒地紧紧按住她的肩。

她终于回过头看他……原本灵澈生动的大眼睛已毫无生气，只剩最深沈、最冰冷的绝望，她默默地望着欧瑞耶夫许久，许久……终于迸出最悲痛凄凉的哭喊…这是自她醒过来后，第一次开口说话。

“让我死！求求你！让我死……没有芭蕾的日子，我宁可死！”“湘语，住口！”欧瑞耶夫老师心痛地拥紧她，想让她平静下来…“让我死……”最绝望的哭喊一遍遍回汤在冰冷的医院中，“让我死——”

※※※

半年后。

英国伦敦的国际机场。

东方人在这里总是很容易引起众人的注意。尤其是两个身形高挑，气韵冷艳独特的东方美女。

其中那头发直达腰部的东方女孩最令人目不转睛，她并非很美——如果和金发碧眼、五官深邃的洋妞比起来她尚称不上绝色。但，在那精致典雅的五官中，却有一股神秘独特的魅力，尤其是她那清冷中带着淡漠忧愁的双瞳，最令男人深陷其中而无法自拔。

女孩身材很纤细，腿的比例却很长，她举手投足间都有一股无法言喻的高贵气息。充满了优雅的韵律感，她一定受过良好的舞蹈训练。

只不过，她身上却凝聚一股冰冷的气团，是那么的冷冽孤傲，令人不敢侵犯。

“湘语，”谷湘芸拿着办好的手续向湘语走过来：“一切都弄好了，你的大部分行李也托运了，我们入关吧。”湘语默默点点头，脸上仍是一副波澜不兴状。这半年来，不管任何人对她说任何话，或做任何事想讨她的欢心，她的反应始终平淡如水，如古井。

世界的一切，彷佛已离她很远很远了。她只剩一个躯壳游荡在天地之间，早在半年前，她就不知何谓喜悦？何谓伤心？何谓愤怒？谷湘芸拉起妹妹的手，正要入关时，一个声音传过来：“湘语！”湘语猛地煞住脚步，呆立着。却不敢回头。

三个人迅速地向她们跑过来——爱瑟儿，莉莉安娜，和欧瑞耶夫老师。

“湘语！”莉莉安娜闪电般扑过来，“为什么要回台湾了也不通知我们一声？要不是我们早上刚好去你的住处看你，还不知道你已离开了。”“我……”湘语紧握住莉莉安娜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她平静冷淡的外表下，她是感激他们的……这半年来，尽管她始终不曾给他们半点回应，但这三人却不断地对她付出关心。定期去看她、鼓励她、陪伴她。

“学姊……”爱瑟儿的眼眶已红了：“对不起！我知道你一定还无法原谅我。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如果不是我粗心弄倒灯架，你也不会因救我而……湘语姊，我知道我罪该万死……”“不，爱瑟儿，别说了。”湘语轻拥她的肩，低声道：“你应该知道，我从来没有怪过你，那不是你的错，只是一件意外……不想通知你们我要回国的时间，是因我最怕这种离别的场面。”“湘语，”最关心她的恩师——欧瑞耶夫老师缓缓地走过来，刹那之间，湘语原本冷漠的双眸泛起一层泪雾。

她这一声永不会忘记的恩师，自她出事后，老师拚命地为她四处奔走，跑遍全欧各国为她延请名医，几乎二十四小时守着她，防止她再自杀。半年来，天天过来看她，无一日间断、完全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般。

“老师！”湘语投入欧瑞耶夫老师怀中，哽咽无法言语。

“回台湾也好……那里毕竟是你的家。”欧瑞耶夫老师不舍地拥住她：“孩子，答应我，要坚强！一定不要放弃希望。记得我最后一次陪你回医院检查时，医生说的话吗？他说你的韧带及小腿骨复原情形之好，非常令他惊讶。只要你肯多练习，也许将来还可再穿上舞鞋。”“老师，谢谢你这样安慰我，但不要再说了，”湘语摇摇头，凄然无奈道：“我这一生……已对芭蕾死心了，不敢在做任何的美梦……连最简单的单脚旋转都做不起来的我，还感奢望再穿上舞鞋？太可笑了。”“不，湘语，老师不是在安慰你。”莉莉安那一脸严肃道：“不要放弃芭蕾，我相信你是天生的芭蕾伶娜。你那空前绝后的双旋式三十二大回旋至今还没有任何人学得起来。我相信有一天你一定还能站在世界的舞台。湘语，还记得你的天鹅湖吗？那是你未完成的梦啊！我和老师都在这里等你，等你再度回来，跳完你的天鹅湖。”“莉莉安娜……”湘语悸动地紧握住她的手，不……她已不敢再想任何有关芭蕾的事……那就像一场遥不可及的梦呀。

她烧了所有的舞衣、舞鞋，为的就是要逼自己死心。

地勤人员开始广播了：“搭乘英航直飞台北的旅客请尽速登机。”“湘语，我们该走了。”谷湘芸拉起她的手。

湘语深深地望了欧瑞耶夫老师、爱瑟儿和莉莉安娜一眼，艰困地低声道：“再见。”她迅速转身，不敢再回头，闪电般冲入入关处。

“湘语！”“学姊！”最后那一刹那，她仍清楚地听到，莉莉安娜坚定的声音：“湘语！我永远等你！等你回到世界的舞台。”世界的舞台？不，太可笑了！太可笑了！

湘语用大衣蒙住自己的脸，飞机起飞的刹那，她滚烫的泪水终于决堤而出。

她的芭蕾之梦，是永远碎了！裂了！

再见！伦敦。

再见！芭蕾。

她的心碎了，裂了……遗落在伦敦最冷的寒冬中……

第二章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飞机平稳地降落在桃园中正国际机场。

湘芸和湘语领了行李后，走出机场，湘芸道：“湘语，你在这里等一下，公司那边应有派人来接我，我去找找看。”湘芸去找人，湘语一人无聊地守着两大箱行李。

幸好台北也是冬天，不然在伦敦住了两年多的她，一定无法适应台湾这闷热而潮湿的气候。她眯起眼睛，打量灰蒙蒙的天空，两年来，台北似乎没什么改变。改变的是自己……她已不再是两年前，那甜美乐观、灿烂如天使的谷湘语了。

两年前，她怀着无比紧张兴奋的心情，搭机独自赴英国接受英国皇家学院的入学考试。

那时的她，满怀自信与憧憬，她相信在世界的彼端，有她的目标梦想，

她一定可以一步一步完成美梦，站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世界顶尖的芭蕾伶娜。

母亲也曾是出名舞者的她，的确拥有过人的舞蹈天分。

但，她也付出异于常人的努力，才有后来的成就。在异乡的日子，她忍受孤独与寂寞，咬紧牙关死命地练习。一步步地，她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她通过一关又一关的严格测试，日夜苦练、击败各地来的顶尖高手，成为公演的第一女主角，她终于证明了黄种人也可以突破体型上的先天弱势，成为最优秀的芭蕾舞者。

公演是那么成功，她的表现令大家艳羡不已，正当她要步上成功时，却……上天为什么和她开这么残酷的玩笑？将她由云端直接扔下万丈悬崖！

湘语双拳紧握，无法控制的泪水在眼底打转。公演当天的一幕幕又在她脑中盘旋……她咬着牙、负伤跳第三幕的黑天鹅……三十二大回旋……她成功了！奇迹式的完成双旋式三十二大回旋。

这是她在练习室，挥汗如雨、不眠不休苦练而成的呀。

但……为什么？为什么上苍如此残酷？她的腿，她的腿永远再也无法跳舞……不！若要她放弃芭蕾舞，为什么不直接夺走她的生命？沈醉在悲伤往事中的湘语，没注意到不远处有人拿起相机。

惊涛骇浪尚不足形容他目前的心情，由心底最深处涌起最狂猛，最强烈的骚动，眼前分不清是灿烂还是黑暗，高驭风只觉刹那之间，焚焚烈火燃烧过他的每一寸肌肤，他的五脏六腑……血液汹涌地奔腾，他沈睡已久的感官与情悸终于全苏醒了。

他找到她了！寻寻觅觅了那么久，他终于找到她了！

太完美了！她在镜头下是如此精致，如此无懈可击。眼角浓浓哀伤更是扣人心弦。太棒了，他绝不愿放弃这么好的镜头。

高驭风举起相机，闪电般地按下一连串的快门。

绝美！不管由哪一个角度来拍，她都没有任何缺点。冷傲如空谷幽兰、充满韵律的肢体语言，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奇特的女孩，他一定要游说她当他的专属模特儿。

啪啪啪……镁光灯一直闪，终于惊醒沈溺在悲伤中的谷湘语。她愕然回神，愤怒地瞪大眼睛——太过分了！竟然有人敢偷拍她？湘语一箭步奔向高驭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抢下他的相机。

“喂！你——”再在高驭风的惊呼中，直接抽出底片。

“该死的！”高驭风迸出惊天动地大吼：“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我的心血全泡汤了！”湘语冷漠地将已毁的底片丢入一旁的垃圾桶内，看也不看他一眼，转身就走。

“站住！”高驭风大吼，冲到她面前挡住她的去路。怒气冲冲地逼问：“你毁了我的底片，就这样一走了之？”湘语冷冷地盯着他，眸中一片冰寒。她轻蔑地望了他一眼，转个弯由他身边走过去。

“别想走。”高驭风立刻追上来，双眼冒火地瞪着湘语，把她直逼到墙角。

尽管湘语在冷漠如冰，她不得不承认，这奇怪的男人竟给她异样的压迫感，但她仍维持一贯冰冷的神情问：“你想要做什么？”“你毁了我的底片，”高驭风振振有词的控诉：“你必须赔偿我。”“笑话。”湘语嘴角扬起嘲讽的笑意：“谁给你权力偷拍我的相片？我没砸了你的相机已算客气了。如果你硬要说我毁了你的底片——”湘语由皮包中抽出十元美金。

“我身上没台币，十元美金，够了吧？”高驭风按住她的手，撇撇唇，

似笑非笑道：“你以为十元美金就可以弥补我的损失？”“那你想怎么办？”湘语生气地缩回手，不去理会当他的手触及她时那奇异的感觉……真可恨！一下飞机就遇到一大流氓！

“当我的模特儿，让我拍一组照片。这样我就可以稍稍忘记我所蒙受的『重大损失』。

”高驭风好整以暇地检视相机，再递给她一潇洒畅快的笑容。

“休想！”湘语冷冷斥道：“你这辈子都不用想。滚开，别挡路。”湘语转身想走，但高驭风的大手却极不客气地按住她的肩头，完全控制她的行动。

“你做什么？”湘语怒吼：“你再不放开我，我就要大叫了。”“悉听尊便。”高驭风懒懒地道：“我的车就停在那边，我们上车再慢慢谈。”他扣住湘语的手，大跨步地往车子走去。

“你？无赖！放手！救命啊，救命啊！”湘语怒极地放声大叫，这时湘芸和来接机的人一脸惊惶地跑过来。

“湘语，湘语，你怎么了？”“姊！救我！他要绑架我！”“高驭风？”湘芸诧异地指着他。

“咦，你不是谷湘芸吗？”两人同时发出惊呼，湘芸一把“抢救”过湘语，目瞪口呆地盯着高驭风：“高驭风，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何时来台湾的？”“谷湘芸？”高驭风望着湘芸又望着一旁怒火冲天的湘语饶富兴味的笑道：“太好了，你认识这个『恰北北』？”

※※※

“什么重金礼聘而来的摄影师？什么广告界的鬼才？姊，你们的眼睛是有问题是不是？他根本是个骗子！而且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大色狼！”在湘芸住处中，湘语一边打开行李，一边仍一脸愤怒地批评高驭风。

“湘语，你别那么说他。”湘芸试图为他辩解：“也许高驭风有时的行为是比较奇怪，但他在工作上的杰出表现，确是有目共睹的。他从纽约念完艺术学院回来后，就一直在香港电影界工作，和一些大导演合作了几部叫好又叫座的钜着。这一两年来，他所拍的片子往往在世界知名影展中囊括所有的大奖。他是全球各大导演心中不可多得的鬼才摄影师。这一次，要不是启帆三番两次飞香港拜托他，而且我们所提出的脚本也极具深度，可以吸引他，以他目前的地位，他才不可能来台湾帮我们拍这一支广告。”“那，你看，这是他这几此在威尼斯影展、坎城影展中得奖的电影剧照。”湘芸将一些剧照交给湘语。

“哼！这些片子是他拍的又怎么样？会得奖也不全是他的功劳啊，也许是本身剧本就好，或是男女主角的演出太好……“总之，我绝不认为那种人有什么实力可言。”虽然湘语嘴上这么说，但她心底仍微微惊讶……这些在国际影展上扬眉吐气，屡建奇功的影片真的是他拍的吗？虽然她这两年人在国外，但这些片子她并不陌生——因为，这些影片不但在威尼斯影展或坎城影展期间出尽风头。在国外上映时更是造成轰动，就以这片“北京之冬”来说好了，在伦敦上映期间简直是风靡全城、创下票房奇迹。

湘语还特地抽空去连看三次，当时，被影片那细腻内敛的拍摄手法感动得无以复加。

怎么可能？这么棒的影片怎么可能是那种下流的急色鬼拍的？湘芸微笑：“高驭风有时看起来疯疯癫癫，不按排里出牌，但他的敬业精神、专业素养确是无可挑剔。所以，我的广告公司才会费尽心思，无论花多少代价，

也要请他来拍这一组广告。啊，电话响了。”湘芸接起电话，“喂？启帆，嗯，我刚和湘语回到家。她很好，不用担心。什么？”湘芸突然脸色一变，匆匆瞥了湘语一眼后，急促道：“你等一下，我到房间听。”湘芸按下保留键，摸摸湘语的头道：“早点睡，肚子饿得话，厨房里有消夜，知道吗？”她迅速地回房接电话。

姊姊怎么了？湘语疑惑地望着湘芸紧闭的房门，为什么接到启帆哥的电话后，脸色变得那么紧张？启帆哥是湘芸的未婚夫。两人交往多年，感情非常稳固，同是学广告设计的两人还合开广告公司。虽然因资金关系，公司并不大，但凭着他们杰出生动的创意、新奇大胆的拍摄手法，仍在竞争激烈的广告市场中，打出一片天下。

算了，长途旅行好累。她还是先洗澡睡觉吧。

湘语放下整理一半的行李，想去开热水，这才想起：去国两年，她根本已忘了这种热水器要怎么开？“姊，”她走至湘芸房门前，正要敲门时，突然听到里面传来湘芸还在讲电话的声音：“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太过分了，上一回邝董不是已答应我们『蓝格珠宝』下一季的广告仍由我们来做吗？唐恩广告竟使出这么卑鄙的手段来抢生意？真是太恶劣了，凭他们的资金雄厚就妄想吃掉我们？那……启航，现在怎么办？”湘芸的语气转为忧愁：“高驭风到底答不答应帮我们拍摄？邝董不只一次表示他非常欣赏高驭风的摄影风格，如果能请到他来执镜，所拍出的作品一定能让邝董满意。那我们就可保住邝董这个大客户了。启帆，我们的客户不能在被唐恩广告或其他广告公司抢去了，如果连蓝格珠宝这种大客户都……我真不敢想像我们的公司还能不能撑下去……“那现在高驭风那边的情形到底是怎么样？”湘芸的语调越来越焦急：“是！他是说他来台湾只是纯渡假，但我相信只要我们够诚意，我们提出的企画够好，一定可以让他打破不轻易外接广告的惯例，来接我们的案子。你最近跟他接触的情形如何？什么？他说不要高酬劳，要找到感觉对的模特儿他才肯拍？我的天！上次拿了一大堆高级名模的资料给他挑，他全不满意。什么叫『感觉对了』，教我们上哪找人嘛？”湘芸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你人还在公司吗？这么晚了，明天的到期支票？算了，我现在过去公司再谈。“湘芸挂上电话，湘语马上离开房门口，坐在客厅假装看电视。

五分钟后，湘芸拿着外套走出来。

“姊，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公司有点事，我过去看一下。”湘芸尽量轻松地微笑，走至玄关穿鞋。

“姊，”湘语跟上来，担忧地问：“是不是公司……遇到什么麻烦？”她知道以姊和启帆哥在没有雄厚的资金基础下，要再竞争激烈的商场中，撑一间公司有多困难，每一部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没事。”湘芸勉强挤出笑脸，“只是有一些事，启帆忙不过来，我过去帮帮他罢了，我出去了，早点睡。”湘芸关上大门。

※※※

我是太自私！太自私了。

夜晚一点，湘语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就是睡不着。不是因为时差，而是姊姊和启帆哥的对话令她担忧。

自从我的腿出事后，我一直只想到自己，沈溺再自己的悲伤中，根本没有想过姊姊。

不……湘语痛苦地抱着头……应该说：自她赴英国学芭蕾舞以来，她

一直就只想道自己，她的眼中只有自己、只有芭蕾，完全忘了相依为命的姊姊。

湘语十二岁那一年，双亲因并相继去世，是大她六岁的姊姊湘芸一直保护她，将她带大。

湘芸是个十分坚强的女孩，双亲出事那一年她也才十八岁，但一夕之间，她似乎完全长大了。她咬紧牙关，带着湘语渡过难关，四处打工维持两人的生活。她知道湘语酷爱芭蕾，不顾昂贵的学费，坚持要让湘语继续习舞，双亲留下的一些保险金，她一直拿来为湘语付舞蹈学费，并当日后湘语出国留学的费用。

湘语也很争气，击败国内顶尖好手，取得赴英竞赛的资格。英国皇家芭蕾舞学院的学费非常昂贵，行前湘语也曾担心学费的问题，但湘芸叫她放心，她说当年的保险金她一直为湘语留起来，就是要让她出国留学。

湘语再伦敦的期间，湘芸一直定期汇足够的生活费给她。湘芸宁可自己再苦再省，也绝不舍让湘语受委屈。

我终于知道这两年的学费、生活开销是怎么来的！湘语失神地盯着自己由英国带回的一叠叠相片……有她在芭蕾学院快乐的练舞情形；耶诞节她和英籍同学跑到苏格兰欢度白色圣诞；暑假期间她随老师到芬兰参加昂贵的集训……这些钱，全是姊姊一点一滴，辛辛苦苦存下来汇给她的呀……湘语泪留满面地以颤抖的手阖上相簿。我真是太自私，太自私了，从小到大，我一直指考虑到我的需求，从没想到过姊姊肩头上的担子有多么沈重。

甚至……当我在英国出事，屡次企图自杀时，姊姊还得抛下事务繁重的广告公司，三天两头飞到英国去陪我，守着我。

出事后，湘语前三个月的精神一直处在恍惚、及不稳定的状态，她无法接受自己再也无法跳舞的事实，数度企图自杀。

后来，湘芸在欧瑞耶夫老师的协助下，将湘语送入伦敦郊区的民舍静养，好不容易等湘语精神稳定一些，也愿面对现实，并同意回台湾后，才带她回来。

姊姊为了治我的病，一定花了不少钱。在欧洲期间她开着车，不辞劳苦地带湘语四处寻访名医来治她的脚。她一定将所有的钱全花在我身上了，以致她辛苦创建的公司陷入财务危机。

湘语从没有一刻这么憎恨自己……为什么？为什么我这么自私，只会给姊姊带来一次又一次、永无止尽的麻烦……我一定要帮姊姊做点什么！我一定要帮她！

※※※

隔天下午，湘语下了计程车，望着眼前的高楼。姊姊的奥斯卡广告公司正位于这栋大楼的五楼，虽湘芸一再交代她在家休息，不要乱跑，但湘语仍想来姊的公司看看，她很想知道，姊的公司到底遇上什么麻烦？有没有她可以帮上忙的地方。

正要跨入大楼时，后面一个冒冒失失的人差点将她撞到。

“啊，小姐，对不起。”那人扶起她，突然转为惊讶：“嘿！是你？哇，真是太巧了。”湘语定神一看——竟是在机场偷拍她照片的无赖。她立刻板下脸：“不巧！一点都不巧。你滚开！别挡我的路。”湘语甩开他，急速冲入大楼，并冲入电梯内。

想不到那难的又死皮赖脸地跟上来。

“你跟着我做什么？”电梯内，湘语皱起秀眉地瞪着他，又瞪着他手中的相机。

“我警告你——你若敢再偷拍我，就不是毁了你的底片可以了事的。我非砸烂你的相机，再控告你侵犯自由不可！”“嘿，别这么凶嘛。”高驭风闲适地倚着电梯，一双贼眼上上下下，放肆地打量够湘语才懒洋洋道：“要我不在跟着你也可以，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当我的模特儿！让我拍一组照片后，我就不会再纠缠你。”“笑话。”湘语冷笑：“我为什么要答应你什么条件？我又有什么义务要让你拍照？我警告你，如果你再死皮赖脸跟着我，我一出电梯立刻打电话报警。”电梯正好到五楼，湘语抢先冲出去，又狠狠地瞪了那无聊男子一眼——应该不敢在跟上来了吧？想不到，那无耻的大色狼竟大摇大摆地跟着她走入姊姊的公司。

“你还敢跟着我？”湘语愤怒地大吼：“我不把你关到警察局去你不甘心是不是？”“嘿，小姑娘，别这么爱生气嘛。”他竟笑咪咪地摸她的头。

“生气容易老喔，这么漂亮的脸上多了几条皱纹就太可惜了。”“你——”湘语气的简直要杀人了！该死的！他竟敢摸她的头！“你给我滚！”她正要拔高八度尖叫时，姊姊和启帆哥正好走过来。

“湘语？你怎么来了？咦？你怎么会和高驭风在一起？”“高驭风？”湘语这才想起来……对！这无耻之徒的狗名叫高驭风，就是那个爱摆姿态、不肯帮姊姊拍广告的超级大混帐！

“姊，”湘语气呼呼道：“这混帐欺负我、调戏我、还一路直跟我进公司来，根本就是色狼！无赖！作奸犯科之徒。姊，你快报警抓他。”“什么？”谷湘芸目瞪口呆，支支吾吾道：“不，不会吧？湘语，会不会是你误会了？是我请高先生一定要过来一趟的，先看我拟的广告脚本在决定要不要帮我们拍这支广告。”“对呀，我怎么会是『色狼、无赖、作奸犯科之徒』呢？小妹妹，你骂人很溜喔。”高驭风笑意横生地瞟了她一眼：“嘿，奥斯卡广告公司应该不只你一个人可以进来吧？”“你……无耻！”湘语快气炸了，如果她手上有枪，一定当场毙了他。她气急败坏地一转身，想冲入姊姊的办公室去。

转身之际，她正听到姊姊充满期待的声音：“高先生，你今天来，是想先看看我们的广告脚本再下决定的吗？你放心，我们的制作之精致，一定不逊于电影制作。而且，酬劳方面、随你开口。”“不用了，广告脚本我不急着看。”高驭风懒懒地、不感兴趣地道：“至于酬劳……只要我拍得满意，我可以一块钱都不拿。”“啊？”谷湘芸和邹启帆面面相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广告界鬼才、连好莱坞都争相延请的天才摄影大师竟表示愿无条件帮他们拍这支广告？这……这不是做梦吧？“高先生，这是为什么？”启帆疑惑地问。

“我只有一个条件。”高驭风笑得更加潇洒自若，黑眸灿灿地盯着始终冷着小脸的谷湘语，好整以暇道：“也是唯一的条件——由她出任女主角。若果她不肯，给我八百亿我也不拍！”“什么？”有如一颗原子弹直直落下般，湘芸和启帆傻了，呆了……这是什么奇怪的条件？该死的小人，卑鄙无耻下流龌龊……湘语愤怒的双眸中，有两把烈火在熊熊燃烧。无耻之徒！早在她看到他的第一眼，她就知道——这尖嘴猴腮、小头锐面的家伙是全天下最无耻！最卑鄙的超级大混帐！

“你、休、想！”湘语狠狠地由齿缝中迸出：“姓高的，你卑鄙没品、你无恶不作！你这辈子永远不用想，我决不会答应的。““很好。”高驭风仍是

神采飞扬地笑着：“一句话——她不当女主角我就绝不拍。邹先生、谷小姐，我回香港去了，再见。”“高先生！”谷湘芸紧急拉住他：“等一下，请你等一下。”

※※※

两个小时后。

谷湘语躲在茶水间内，凝神倾听外面的声音。

她看到湘芸姊先一脸灰败地走出来，过了二十分钟后，启帆哥也边摇头边走出来，湘芸立刻趋向前问：“怎么样？他的意思？”“还是不行。”启帆摇头叹气：“小姚还在里面和他谈广告脚本，高驭风很欣赏我们的创意，对我们的整体制作也很满意，但他仍坚持——一定要由湘语出任女主角，如果女主角不是湘语，天皇老子来他也不拍。”“唉……怎么会这样？”湘芸烦恼地道：“如果是酬劳或脚本的问题都好商量，偏偏……他怎会硬要指定拍湘语？湘语根本不是模特儿，那么多专业的模特儿他全看不上吗？”“这就是高驭风的坚持…”启帆无奈道：“听说他在拍戏时就是这样，他坚持的东西绝不改变。也许……这也是他的作品屡次获奖的主要原因吧。咦，湘语呢？”湘芸四下看看，“没看到她，大概先回家了吧。我想，以湘语那倔强的脾气，根本不会答应，还是别去问她吧。”“也好。”启帆疲倦地道：“湘语是回来散散心，调养身体的，拍广告的事的确不适合她。”“那……这支广告怎么办？”湘芸满脸愁容道：“启帆，唐恩广告公司动作不断，似乎不把蓝格珠宝这大客户由我们手中抢走绝不甘心。邝董的立场也一直摇摆不定，如果，我们不能拍出一支令邝董满意的作品来保住我们的合约，我真不敢想像我们的财务状况……”启帆的脸色更加灰败，无言地拥住湘芸，她害怕的何尝不是他一直担心的呢？突然，会议室的门开了，高大挺拔的高驭风率先走出来；后面紧跟着脸色发白的小姚，一直道：“高先生，等一下，请你再考虑一下……”高驭风停住脚步，诚挚地对小姚及湘芸、启帆道：“你们的广告创意的确没话说，贵公司的诚意也很令我感动，但真的很抱歉。我相信你们也明白；从事创意工作的人，最重要就是『感觉』，如果感觉不对，拍出的作品一定不会令自己满意。我所坚持的感觉正是——一定要由谷湘语担任女主角，如果她没办法配合，很抱歉，请恕我才疏学浅，我没把握拍这支广告片。”“再见。”高驭风向他们点点头，便大跨步走出公司。

“这……”湘芸的脸色发白地紧紧抓住启帆：“怎么办？这怎么办？”高驭风以进入电梯内了。

“等一下！”湘语突然大喊一声，由茶水间内直接冲出来。“高驭风，你等等。”“湘语？”湘语不管姊姊的惊呼，一鼓作气冲向电梯……来不及了，电梯已下楼了，没有半秒的迟疑，她火速奔向一旁的楼梯，往下冲。

感谢以往的芭蕾训练，让她的动作比一般人更灵敏，当湘语气喘吁吁地冲出办公大楼时，高驭风也刚走出大门。

“高驭风，你给我站住！”湘语紧追出来，一边大喊。

高驭风闻言转过身子，看到她没有半点的惊讶，仍是一副吊儿郎当状，笑咪咪地道：“嗨！漂亮的小姐，有何吩咐？”“你……”谷湘语很“凶狠”地按住他的肩，似乎想一并杀了他！狂烈地喘着气：“你赢了——我答应当你的女主角！”

第三章

广告拍摄现场。

谷湘语坐在椅子上，一边任化妆师、发型师在她脸上发上大作文章，一边以凶巴巴的眼光瞪着一旁正在指挥工作人员的高驭风。直到现在，她还是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发了神经？答应她来拍这支广告？哼！要不是为了湘芸解，看在姊姊的份上，她才不要在和这色狼有任何接触。

不过，讨厌高驭风归讨厌，她还不得不承认他真是一才气纵横，专业能力十足的家伙！

自从他答应接拍这支广告后，他就一手包办了所有的制作琐事，每一细节务必做到尽善尽美，也难怪他所掌镜的影片可以在国际影展上勇夺那么多大奖。

“湘语，”高驭风忙完了布景部份后走过来：“妆画好了吧？现在过来换衣服。”湘语跟着他走入更衣室，高驭风打开了一大皮箱，小心翼翼地从里面取出数套华丽精致的古装。

“你挑，看你想穿哪一套。”湘语不由得发出惊叹：“这……你从哪里借来这些戏服？好漂亮！”真是太华丽绝美了，这些古装不论材质、式样，或它的配件，皆巧夺天工，精致得无与伦比…简直是一件件的艺术品，令人爱不释手。

高驭风满意地看着她的反应，淡淡地道：“不是借来的，这些古装全是我的私人收藏。”“你的？”湘语更加惊讶……一个大男人，怎会对古代服饰的收藏有兴趣？高驭风拿起一件藏青底绣花草纹的绫织短挂，披在湘语的身上：“你知道这是哪一朝的服饰？”这……一股奇异的晕眩袭向湘语……为什么、为什么在刹那之间竟觉天旋地转？她勉强定定心神，听到自己回答：“南北朝。”“你怎么知道？”高驭风眸中闪过奇异的光芒，紧紧地盯着她。

我怎么知道？对呀……我是怎么知道的？湘语的头更痛了……她十六岁就赴英留学，中国的历史所知有限，更何况是这么专业、连考古专家都无马立刻回答出来的问题，为什么她竟能不假思索的回答？可是……她就是知道啊！完全不经思索，她简直是反射性的回答。

“真的是南北朝？”湘语颤抖地问。

高驭风点点头，灼灼黑眸深不可测，低沈道：“第一次接触到这批南北朝服饰时是在中国大陆，我和梁导演在山西拍『一代枭雄』那一片时。有一天，来了个中年人，神秘兮兮地说他有古物，愿便宜卖给我。我常去大陆，这一类故弄玄虚的话早就听得没感觉了，他们只是想骗台胞——呆胞的钱。所谓古物也根本是膺品。所以，我理也不理他就要赶他走。那中年人一直喊，一直说：『我真的有古物，没骗你呀。』“他边喊边由背包内取出一件东西，就是这件绫织短挂……说也奇怪，当我看见这短挂的当时，心底竟狠狠地一震。我让他去我的房间，要他把背包中的东西全拿给我看。他将这些衣服全倒出来……那时候，我的脑中乱成一团，以完全没法思考了，我记得我只问他一句：『是南北朝的东西？』“中年人很惊讶，他瞪大眼睛，一脸不敢置信对我说：『你……你怎么知道？这是祖先留下来的，如果不是穷得没办法，我也不想卖掉，以前我拿去卖给别人，他们都不相信这是远古遗物，客人，你一定是考古学家是不是？』“我给了他所要的钱，买下他背包内所有的东西。”高驭风燃起一根烟，语音更加低沈道：“我并不是考古学家，我是在美

国受教育，甚至没念过中国历史……但……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一刹那之间心底竟有一个声音清清楚楚的告诉我——这是南北朝的遗物，我要拥有它，我一定要拥有它！

“后来，我将它们送到北京史物鉴定所去，经由最精密的鉴定后，证明这些衣服真是南北朝时期所留下来的。研究人员十分惊讶，它们从没有看过保存得如此精致完美的古衣物。”高驭风又选了一件雪白抽纱的窄袖短襦，玄色缎比甲，和件平绣蝶纹的对襟外衣交给湘语：“换上它，在我的广告里，你是个北朝时代的舞姬。”“还有，戴上这戒指。”高驭风执起湘语的手，将一晶莹剔透、闪烁着绚丽光芒的水晶戒指套入她指中，灿灿黑眸直直望入湘语眼底：“只有艳绝天下的舞姬，才有资格戴上这只戒指。”“艳绝天下的舞姬”……湘语的眼前一阵晕眩……那奇异的影像突然在她脑中迸出……艳绝天下的舞姬？是谁？是谁？是谁也曾深情款款地对她说过这一句话？深深地看了湘语一眼，驭风退出更衣室，并帮她上了门锁。

湘语温驯地接过衣服，开始解开外衣……她不知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听高驭风的话。但他异常灼热的眼神中，似乎有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催促着她，照他的话去做，照他的话去做！

她卸下自己的衣服，一件件地穿上……短襦、缎比甲、藏青色小褂，到绣蝶纹的对襟外衣……南北朝时代的衣物有它特定的复杂穿法，没有人教过湘语这该怎么穿。但，她却那么自然而然地将它们穿戴在身上，动作无比熟练俐落，彷佛在遥远的时空中，她早已穿戴过这些衣服千遍、万遍，她本来就是衣服的主人。

湘语换好衣服，戴上耳珥，足蹬高驭风留下给她的凤头履，在戴上那闪着迷人眩目光芒的水晶戒指，娉娉袅袅地轻移莲步，镜前出现一冰肌玉骨、水翦双眸的楚楚佳人。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她望着镜中的自己。

不！不是这样的！在南北朝，那纷乱而灿烂的年代，仕女们的化妆方式不是这样。

湘语以面纸拭去原先涂好的口红，拿出自己的唇膏，对着镜子仔仔细细地描出型……在那个年代，仕女们常将妆型画为樱桃状，两颊也常涂上胭脂，官家千金流行柳叶眉，眉毛如不够长，便涂上青黛。京城中的闺女也流行在脸上的贴花钿，称为”鱼媚子”。

她对镜理新妆，整个人陷入一种恍惚而异常的兴奋状态中，根本不曾细想……为什么她知道这些？为何她对南北朝时期的事情异常熟悉？她只想好好地装扮自己，穿上她最喜欢的衣物，梳“他”最喜欢的拂云髻。

他最喜欢的，也是她最擅长的拂云髻。只抓一缕青丝盘在头上，其余全让它如云絮般倾泻而下。

镜中的她，长发曳地、双臂如藕、眉如新月、眸如丹漆。湘语满意地对自己嫣然一笑……是的，这才是“他”最喜欢的模样。

湘语拿起桃红绫披帛，披在身上盈盈走出去……似乎有一遥远而熟悉的声音，不断地呼唤她……湘儿……湘儿你好美，好美……我愿为你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是呀！在那遥远而古老的年代，的确有一蛰猛而深情的男子，如此怜爱她、宠溺她，他还曾吟咏她的美，“青黛直眉、美目盼兮、靥辅奇牙、宜笑嫣兮、丰肉微骨、体便娟兮……”湘语翩翩然地走到拍摄现场，轻启朱唇道：“我打扮好了，可以拍摄了。”现场一

片异常的安静，工作人员动也不动地盯着湘语，没有人说得出半句话来。并不只因为湘语那摄人心魂的艳美，而是……她身上有股好神秘、好独特……令人简直喘不过气来的独特魅力！

湘语璀璨的艳眸与高驭风深沈炽烈的视线纠缠在一起。

“好看吗？”她对他盈盈一笑，她是知道的：他最喜欢看她如此地装扮。

“很美。”高驭风眸中的狂烈情焰直接窜入湘语体内，他望着她，沈稳有力地微笑：“你永远是最美的！青黛直眉、美目盼只、靥辅奇牙、宜笑嫣只、丰肉微骨、体便娟只。”湘语展颜一笑，柔媚眼波中满是款款柔情，她檀口轻启：“我们可以开始工作了吧？”

※※※

这支广告片的拍摄异常顺利，不到原订的工作天，便已全部拍毕。

广告的后制作业完成后，马上安排上各有线、无线的频道播放。如工作人员所料，这支广告引起空前绝后的盛大轰动。

在江南丝竹的背景音乐衬托下，艳如桃李、古典婉约的古代美女缓缓递出现在镜头上，整整三分钟长的广告中，她没有半句台词，只是冷漠地、慵懒妩媚地面对镜头——似笑非笑的嘴角中挂着不可思议的神秘笑容，令人深深沈沦在她冷艳的魅惑中，根本无法移开视线。

她的长发曳地，双臂如藕、眉如黛、水翦双眸，抱琴玉立顾盼生辉……眼波无意的流转间，足以倾倒众生，倾城倾国。

三分钟长的广告，除了琵琶与古筝合奏的江南丝竹乐曲外，没有半句台词。仅在广告结束后，打上一行字：“蓝格珠宝，岁月洪流中唯一的选择。”但广告却大大的成功了，造成难以想像的效果和轰动。蓝格珠宝当季营业额突然窜升百分之百。湘语在广告中所佩戴的碧玺别针和翡翠项链更是在短短一周中销售一空，供不应求。要求追加的订单如雪片般飞来……把蓝格珠宝的邝董乐得合不拢嘴，除了包给工作人员一大红包外，更一口气和谷湘芸签下三年度，天字预算的广告合约。

毫无疑问地，这是历年来最杰出成功的一支广告。它不但把声势已如日中天的摄影鬼才——高驭风更推向顶端，制作的奥斯卡广告公司更是一炮而红，各大公司的 Case，源源而来。

当然，还有一最令人瞩目的新人——广告片中那神秘冷艳的女主角。一夕之间，全台湾大街小巷全在谈她，贴在蓝格珠宝专卖店的海报全被偷光了。所有的电视、电影制作人、模特儿公司、广告公司、唱片公司，全想找她。透过奥斯卡公司来询问，个个均已高价想争取她，签下她。

这支广告所引起的轰动如火荼毒地继续蔓延，但这一片混乱中，有两个人——也是最重要的人——却神秘的消失了。

高驭风和谷湘语。

※※※

其实，谷湘语也不算“消失”了，她只是自广告播出后，一直躲在家里，足不出户。

太可怕了！她第一次深刻体会到——媒体的传播力量竟是那么惊人，广告才播出第二天，她去便利商店买个泡面，竟有一群女生对她又叫又跳，歇斯底里地喊着：“就是她！就是她！她就是蓝格珠宝的女主角。”湘语大吃一惊：“不不……我不是，你们认错人了。”她正想矢口否认时，电视上竟又刚好播出那支广告片。天啊……这下子，全便利商店的人全虎视眈眈、兴奋

莫名地齐齐盯着她，吓得湘语连泡面也不敢买了，几乎是狼狈地逃回家里。

随着广告越播越热，所引起的回响越令人惊讶的盛大，湘语不敢出门了。

她窝在家里，每天晚上，湘芸回到家后，会告诉她外面的“最新状况”，包括：全台湾的广告公司、唱片公司、和电影电视的制作人都在找她，甚至已引起香港电影界的密切注意……有成千上万的电话打入电视台内询问广告中的女孩到底是谁？还包括：蓝格珠宝天天门庭若市，营业额一再刷新纪录，根本已到供不应求的盛况……邝董在眉开眼笑之际，重金要求奥斯卡广告公司打铁趁热地为他拍一系列的后续广告。

多少酬劳随湘芸开口，唯一的条件——必须由高驭风在掌镜，而且模特儿必须是谷湘语。

只不过……尽管大夥拚命地找高驭风，但他一拍完广告后，好似由空气中消失了。完全连络不到他，连香港等他回去开拍新戏的梁大导演也找不到他。

湘芸摇摇头：“邝董今天又来找我谈好久，他一在催促我快找高驭风开拍系列的广告。

唉……全世界都在找高驭风，连梁导演也由香港打电话来拜托我帮他找高驭风。但我怎么知道他去哪呀？怪了，片子一拍完，他真的就消失了，真是怪人。”湘芸正想进浴室洗澡，她的行动电话又响了，她立刻接听：“喂，启帆啊？你在哪里？罗威皮件的广告代理权？真的！好！我马上过来。”湘芸挂上电话，对湘语兴奋地笑道：“太棒了，罗威皮件的台湾代理商主动来找我们谈，启帆就快谈成了，我过去看看。湘语，你早点睡。”湘芸抓起皮包，兴匆匆地就出门。

湘语走到窗边，望着姊姊迅速冲向停车场的身影。太好了，姊姊的事业危机总算渡过了，是苦尽甘来的时候了，她真为姊姊高兴。

从小到她，只知要求的自己，终于帮姊姊完成一个心愿了。

再下来……她似乎也该处理一下自己的事了。

湘语正发呆时，电话突然响起来，她愣了一下……这几天，因为太多人打电话来找湘芸询问广告片中的模特儿到底是谁？所以电话一响，湘语从不亲自接听，完全交给答录机处理。

但这通电话……一缕奇异的情绪掠过湘语心头，她伸手接起。

“喂？”“湘语，”电话那一头正是她所期待的声音，“现在可以出来吗？”“你在哪里？”“你家楼下。”湘语走至窗前，果然……高驭风的黑色跑车正停在楼下。“现在？”“没错！就是现在，我要见你。”完全霸道专制、毫无商量的独断语气。

湘语美丽的唇畔扶起轻柔若梦的笑意，风……他还是这么霸道、这么强悍专制。

她对听筒道：“我现在下去。”湘语放下电话，留下一张字条：“姊，我和高驭风出去，别担心。”她抓起大门的钥匙……低头看着手指上的水晶戒指，广告拍完后，当她要把水晶戒指还他时，他却按住她的手命令道：“戴着，不许脱下来。”她真的一直戴着水晶戒指，连洗澡也不曾取下来。这几天晚上，她常一人躲在房间，对晶莹剔透的戒指发呆……她总是睁睁地看着它、一遍一遍地摩挲它……有一股奇异的感觉……她觉得她并不是第一次拥有这戒指，似乎在遥远以前、某一时空中，她就曾拥有它……是时候了。湘

语脸上的笑容更加美丽坚定……是该将所有的事情全弄清楚的时候了。

※※※

夜凉如水。

跑车平稳迅速地奔驰在黑暗的大地上。

湘语静静坐在高驭风的身边，车里的音响缓缓流出古筝独奏《洞庭秋思》。在寂静的夜晚，古筝沈静悠扬的音色彷佛天籁一般，如寒月般澄澈，若秋潭般清明。

湘语任驭风紧紧地握住自己的手，他的手很大很温暖，她并不想抽开，彷佛她早习惯他如此温柔地对待她。

在他身边的感觉是如此信赖而安心，静静倾听他沈稳坚定的气息，彷佛在遥远的时空中，她也曾如此依偎在他身边，他是她最熟悉、最眷恋、最信任的人。

模糊的影像又在她眼前晃过，啊……在那遥远的时空中……“在想什么？”驭风低沈浑厚的嗓音将湘语飞骋的思绪拉回来，他大手一伸，拉过湘语的身子，让她舒服地靠着自己的肩头：“不问我要带你去哪里？不担心吗？”湘语没有回答，静静地偎着驭风，闭上眼，感受他雄浑粗犷的阳刚气息……在很多年前的夜晚，那美丽脱俗的舞姬，也曾紧紧依偎她最心爱的男人。

在他身边，她永远不必担心，不管是以前、是现在，他的胸膛都是她最信任、最依赖的角落，她知道他会好好地保护她，以性命来保护她。

驭风将车停在山腰上，俯瞰绚丽迷人的夜景。

两人都没有说话，仅是静静凝视山脚下的景色，一直到，湘语轻抚手上的水晶戒指，抬起眼定定地注视驭风。

“告诉我吧。”“告诉你什么？”驭风炽烈的眸光忘情地锁住她细致绝伦的脸……秋水盈盈的瞳眸……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为什么？隔了这么久的岁月,她依然如此清丽脱俗？依旧深深牵动他心底最深、最烈的浓情……令他失魂！

他最挚爱的舞姬，他的湘儿。

“告诉我所有的事。”湘语清晰地一字一句道：“我要知道我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我自遇到你之后，一连串奇异的现象也随之发生？尤其……那些南北朝时期的衣服……为什么我总觉得我不是第一次遇到你，为什么我隐约知道你疯狂迷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舞姬？为什么在广告拍摄现场，我会画出那么奇异的妆？”“为什么在一穿上那些南北朝女装后，我耳中听到的不是工作人员的声音，而是一连串遥远而熟悉的呼唤，有人在呼唤我：『湘儿……湘儿……』”高驭风不发一语，只是沈默地望着她，但狂喜的黑眸中焚焚燃烧的火焰几乎要喷出来。

“告诉我，”湘语紧抓住他的手，急切地问：“你一定知道答案，告诉我啊。”驭风依旧不回答，一手扣住她的肩，另一手专制地托起她的下巴，让她清清楚楚地看到他狂野双眸中的沸腾情焰！

如此炽烈而真实——他要她！疯狂地想要她！他俊挺的脸庞慢慢俯下来……充满侵略性的灼热气息也一并袭向她。

“不……你？你做什么？”湘语的脑中警铃大作，她几乎不能呼吸了……她想推开他，但来不及了！驭风大手用力一带，她整个人跌入他怀中，一连串猛烈如火、狂炽激情的吻也随之落下来。

他似乎是以他的一切、他的生命来疯狂地吻她，他有如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狠狠地焚烧她、淹没她，令她浑身颤悸。

彷佛千百年来，她为的只是等他这一个吻，等他再度拥抱她。

在这最疯狂心醉神驰的一刻，湘语的泪却无法抑制地滚滚而下，她的心好痛好痛……她又听到了，那越来越熟悉的声音……湘儿！湘儿！我的湘儿……那声音如此激切而炽热……彷佛是以灵魂在呼唤她，在找寻她一般。

到底是在呼唤她？到底是谁？为什么她的心这么痛？这么痛？“湘？湘？”驭风惊觉她的泪水，心痛地捧起她的脸，“你怎么了？湘。”不！他不要她伤心流泪，他曾发誓过再也不让她落泪。

“告诉我……”湘语泪流满面地哽咽：“你一定知道所有的事，告诉我。”驭风浑身一震，狂猛地抱住她，“湘……”他哑声道：“你还不明白吗？你还没想起来吗？你真的一点记忆也没有了吗？”“想起来什么？”湘语的心……一寸寸地抽痛……那是由心湖深处所发出、最深的悸痛。

“记忆？什么记忆？”湘语无助地问。

“我是为你而来的！”驭风炯炯的黑谋直直望入她眼底，将她的手贴在自己心上，沙哑而坚定道：“让我来告诉你——一段遥远而真实的故事。一段不管经过多少轮回、经历无数时光洪流，你我永远不会遗忘的故事。”湘语的心跳瞬间变为急促失控，她止住泪水，动也不动地望着他……她已清楚地感觉到……接下来他要说的事，足以影响她的一生。

驭风以更温暖深情的眸光紧紧包围住惊惧不安的她，缓缓取下她指上的水晶戒指，紧按再自己的心口上，再将湘语的手也贴住自己心口，大手搂她入怀，两人额头相抵，混乱的气息交织着，他一遍又一遍呼唤她：“湘儿！湘儿！我的湘儿……”刹那之间，湘语指决万千电流蛰猛地窜过全身……有如一颗炸弹在她体内炸开一般！不！不……她好痛苦！好痛苦……她整个人似乎要被撕裂了……这是怎么回事？不……极度痛苦之中，有一只大手一直紧紧地抓住她，不断地给她力量…奇异而熟悉的影像再度在她眼前翻腾……重现……“驭风——”湘语迸出最后的低喊，眼前迅速一黑。

第四章

西元五五〇年，正是南北朝的北齐皇朝国力最强盛辉煌的时代，当时天下为三国鼎立的局面，计有关东北齐、关中北周、江南梁朝来三分天下。

当中以北齐的经济最为富庶，军事、武力也最威猛。尤其是自齐宣帝已年迈，将朝正逐渐交给太子——兰陵王高长恭主持后，兰陵王随即表现过人的领袖气势及机智无比的军事天分。

足智多谋且骁勇善战的他，继位后，对内大力整顿政事；对外大举用兵，东征库莫奚、南破契丹、北灭柔然、西平匈奴……声势之壮，无语伦比。

太子兰陵王将北齐的国力带领至最光辉灿烂的一页。文治武功更是自北魏以来，最显赫的一代。北齐的土地，占有今之黄河流域下游的河北、山东、山西、河南、苏北、皖北广大的平原与山岳地区；最富庶的产粮区也包括在内。

北齐皇朝能在乱世迅速地窜起，太子兰陵王功不可没。兰陵王不只拥有深潜其诡的智谋，更具备坚忍卓绝的胆识。每当率兵上战场，他总是一马当先地奋勇杀敌，气势支剽悍狠猛，有如从天而降的天神，不但大大鼓舞手下之斗志。更吓得敌人军心大乱，军阵溃散……往往不战已先败了一半。

因此，只要是太子亲自领军的战役，无不凯旋而归。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邻近的几个国家，谈起北齐兰陵王莫不闻风丧胆，他们最怕在战场上和他交手。但兰陵王在做暂时，有一非常特别的习惯——他一定带着丑陋无比的面具上场，配上他那一身狠猛摄人的气魄，简直是锐不可当的死神。

为什么兰陵王作战时必戴面具？没有人知道……对方也没机会知道，和他交手过的武将，没人活着回来。因此除了兰陵王身边的人，从没外人见过他的真面目。

但有大部分的人相信一种传说——兰陵王面貌非常可怖、不堪入目。所以，大部分的时间他一直戴着面具。

※※※

北齐与北周的交界，仙鹤山山脚下。

这里地处两国交界，有是相当偏僻的地方。因此，幸运地躲过战火，附近的农民都能安居乐业地过日子。

官道旁有一家小小的露天茶座，平时只有来往两国的商旅会在这歇歇脚，喝杯茶，吃点食物。在这个时代，女人本来就是足不出户的，更不可能出现在这荒郊野外。

因此，当一个貌美如花、娇俏青春的小姑娘出现时，自然引起茶座上所有客人的注意。

更何况，是一次出现三个。

三匹通体纯白、俊美非凡的骏马自官道另一头急速奔来，尽管奔驰的速度迅如闪电，但三匹骏马的气息没有半丝紊乱，马蹄着地甚轻，身形高大瘦削，四腿修长，一望而知是可以日行千里的好马。

众人的目光由名驹移到它的主人身上，现场一片惊叹及抽气声，这……简直是九天仙女下凡尘！

三个小姑娘坐在马上，三人全是一模一样的装扮。

一身劲装，修长的腿上套着长靴，头上各戴一顶宽大的帽子，帽沿上垂下一层轻纱，足以艳惊四座的美丽脸庞在轻纱后若隐若现，三人看起来绝不超过十八岁，隐在轻纱后的容颜真是妩媚清妍的叫人失魂！眼同水杏、面似芙蓉、堪称绝色。

她们的打扮全一样，只不过衣服及轻纱的颜色不同。最中间的是淡紫薄纱，右边的罩淡蓝轻纱，左边的小姑娘则是一身雪白，娇小的身躯全藏在如梦似幻的雪白薄雾中。

原本的吆喝声及喧哗声全停了，现场静得连一根针掉到地上也清晰可闻，大夥的眼睛全看直了。

戴着淡蓝薄纱，容貌也最明艳抢眼的那个小姑娘帅气地策马踱来，以清脆的声音道：“小二哥，给我们包一壶冰茶和几个馒头，动作快些，我们还要赶路呢。”“喔，好好……”店小二嘴上直应好，但双脚却似生根般黏在地上动也不动，两个眼珠子就快掉下来了……娘！娘啊！我第一次……第一次看到这么美的姑娘不可思议呀！仙女！

她一定是仙女！噢……仙女在和我说话……娘啊！我死也瞑目了……他仍呆呆站在原地，只差没口水滴滴落下。

“快呀。”洛翦寒柳眉一扬，娇叱：“小二哥，你发什么呆？快去准备啊。”“喔……好好！马上来。”被美人一唤，店小二这才回过神来，手忙脚乱地准备……仙女！仙女要吃我做的馒头！喔……我真是太太太……太荣幸了！

一旁休息的客人已有几个轻浮的家伙忍不住地为上来，色迷迷的眼光贪婪地，上上下下打量洛翦寒和另两位美女，不怀好意地调笑：“哟！这么水，像朵花般的姑娘要上哪去呀？爷儿我反正也没事，不如我们结伴儿行吧。一路上我还可以好好地『照顾照顾』你们。”“说得也是啊，”另一个更獐头鼠面的也怪笑：“老包啊，咱们今天可真走运，天下掉下三个如花似玉的仙女。你要哪一个呀？我看这样吧，既然你已和那蓝衣服的讲过话，兄弟我也不和你抢，我就要那个紫衣服的吧。你瞧她那雪白的小脸，嘿嘿！摸起来不知多嫩。”“那我当然就是选那一身白的小佳人了。”另一个五短身材的胖子贪婪的邪恶目光一直盯着一身白衣的姑娘：“啧啧，瞧她的小脚、小蛮腰……真是天生尤物！”“既然这样，美人儿，那你也不得不跟我了。”首先开口调戏的老包淫秽地对洛翦寒笑道：“跟了我，保证不让你失望……啧！你这小脸真是如花似玉……”“你吠完了没？”始终冰着小脸，不闻不问的洛翦寒终于冷冷地开口：“疯狗，你该闭嘴了吧。”“什么？臭婆娘！你叫我什么？”“老包，这臭娘们说你是疯狗。”“你这不知好歹的贱货，看老子今天不好好地教训你。”老羞成怒的老包往前一扑，他的手还没来得及举起来，整个人突然直栽倒地上，跌个狗吃屎，手脚痛苦地抖动……他发不出声音，因为一根银针直穿越过他的两颊，他只能狼狈不堪地倒在地上抽搐，疯狂地捉着四肢……“救我……救我！我好痒……好痒……”“烦死了。”洛翦寒嫌恶地瞪倒在地上的家伙一眼，不耐地翻翻白眼道：“活该，谁教我刚才叫你闭上狗嘴时你不听？”围着洛翦寒的其他男人紧急交换目光……怪了？难道这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娘们会武功？还会使邪门暗器。

“兄弟们，上！”一时之间，刀剑齐飞，但不到两秒，所有的人全歪七扭八地倒在地上哀嚎……他们的脸上、身上全中了银针，银针上是没剧毒，但却含有一奇怪的成份，会让中针者连续狂痒七天七夜，捉到皮肤溃烂为止。

洛翦寒右手在半空中飞舞，手上的银镯叮咚作响，那些银针就是由银镯内飞出来的，她运步如飞，以一招漂亮俐落的“彩蝶探花”作为结束后，仍安安稳稳地端坐在马上，凌厉灿烂的凤眼四下一扫，娇叱：“如何？还有谁要上来发表高见？”一些还来不及出手的男人只差没吓得屁滚尿流。

“姑……姑娘饶命！饶命啊！小的不敢了。”他们连声哀嚎，匍匐着上来，抱着受伤的同伴即头也不回地逃窜。

“哼！”洛翦寒盯着他们的背影嫣然一笑：“社会败类，看你们下一次还敢不敢欺负良家妇女？”已躲到桌下的店小二这才敢探出头来，仙女……她真是仙女！而且还是拥有奇异法力的仙女！

他只看到银光一闪，还没看清这是怎么回事，那一票坏人就躺在地上惨叫了。

所以，她……她一定是仙女！

“仙女姊姊，”店小二双手颤抖地递上一包馒头：“您……您要的乾粮好了。”“好了呀？哇，好香喔。”一闻到食物香味，洛翦寒顿时眉开眼笑，半点也没刚才那种“恰北北”的“杀气”。

“小二哥，多少钱？”“不……不用了……这只是小的一点心意。”开……玩笑！他怎敢像法例高强的仙女姊姊收钱呢？“怎么不用钱？”洛翦寒笑得无比甜蜜，放一锭银子在他手上，“小二哥，这银子请你收下吧，多余的就当是赔偿我在打斗中损伤的器物。嗯，你做的馒头真好吃。”洛翦寒已撕了一块热呼呼的馒头塞入嘴里。

“再见啦，小二哥。”“再……仙女姊姊，再见。”洛翦寒策马奔向在斜坡上等她的谷湘语和风雪雩。

她们俩知道以洛翦寒的功力对付那一群败类是绰绰有余，所以便在斜坡上等她。

“湘语姊，雪雩，你们看这热呼呼的馒头。哇！好好吃啊。”“小寒，”谷湘语卷起帽沿的紫纱对她微笑：“怎么又去惹事了？师父不是一再告诫我们——出门在外尽量少和人起冲突吗？刚才那些混混讲什么不理他们便是。你呀，脾气就是太火爆了。”“湘语姊，话不能这么说啊。”洛翦寒口中塞满馒头，含糊不清道：“他们不只调戏我，还调戏你和雪雩啊。不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他们还当我们是柔弱无助的良家妇女呢。”“你这么凶还『柔弱无助』啊？”雪白薄纱下逸出一轻柔的笑声。

“风、雪、雩！”洛翦寒拔高八度尖叫：“你说什么？我还不是为了保护你。”“好了，好了，别吵。”谷湘语挡着气呼呼的洛翦寒：“小寒，你明知道雪雩是开玩笑的嘛。师父要你下山后多照顾雪雩，你可别先欺负她，尤其，我们就快分别了。以后，真的要麻烦你帮我多照顾雪雩了，你知道雪雩的病情……”“湘语姊，”风雪雩急忙拉开薄纱，露出一张婉约细致、楚楚动人的小脸，急切地开口：“你真的要走了？别急啊，让我们再送送你。”翦寒也焦急地道：“湘语姊，这里只是两国交界，至少让我们陪你进入齐国嘛。”她也舍不得就这样离开相依为命的湘语姊。

“不要再送了，你们俩快回仙鹤山吧，别忘了师父还在山上等你们呢。放心，我一找到我要的答案，就会马上回去。”“湘语姊……”风雪雩紧紧抓住湘语的手，说什么也不肯放开，她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湘语等于是她和翦寒的亲姊姊呀。

“雪雩，”湘语轻拥住她，温柔地道：“听话，快和翦寒回仙鹤山吧，你们两个在山下太危险了。我答应你——一查出我的绅士，我就会尽快回来。还有你的病，我一定会帮你四处寻找治病的药方。”“小寒，帮我照顾雪雩，自己保重，我走了。”不赶再做停留，湘语一咬牙，狠心地策马往前冲。

“湘语姊！”“湘语姊！”翦寒和雪雩同时惊呼，盈盈泪珠在雪雩眸中打转。

“翦寒……湘语姊真的走了，我好担心，她再也不回来……”“不会的，湘语姊答应的事，她一定会做到。”翦寒微叹一口气，取出披风披在雪雩瘦弱的身子上。

“我们应为湘语姊高兴，她终于可以下山寻访她的绅士了，这是她长久以来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愿望。”“走吧。”翦寒道：“该回仙鹤山了，师父还在等我们呢。”马鞭一扬，两匹雪白的骏马再度放蹄狂奔，载着它们的主人，御风奔向仙鹤山。

※※※

湘语的师父正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仙鹤神姑”。

仙鹤神姑年轻时是有名的“俏夜叉”——她专在黑暗中出现，容貌艳如桃李，但冷若冰霜。

俏夜叉除了一身正统的好武功外，旁门左道的伎俩，如：机关布局、下毒暗器，乃至五行八卦、奇门遁甲无所不通。多少慕名而来的江湖子弟恭敬地恳求她收他们为徒，俏夜叉却不屑一顾，她有一怪僻——别人登门求她的，她绝不甩。

但俏夜叉中年却做了一件令江湖中人大感意外的事。

彼时天下大乱，战火连天，俏夜叉在一次下山途中，抢救了三个流离失所的小女孩，并把她们带回仙鹤山，收她们当徒弟。

并决定当这三个女娃各满十八岁后，在让她们下仙鹤山，寻找自己的身世。

这三个女娃就是谷湘语、洛翦寒和风雪雩。

名为徒弟，但俏夜叉并不强迫她们一定要习武。她依她们个别的兴趣来教导。例如蕙质兰心、古典灵雅的湘语，极富音律、舞蹈的天分。不管哪一民族，或多复杂的舞步只要让她看过一次即可过目不忘，而且跳得更好，俏夜叉就专门教她练舞。

武功方面，湘语则没太大的兴趣。俏夜叉也不勉强她，仍教她一些基本的防身招数和受俘时的脱身之道。

而三人中最明艳照人、脾气也最倔最直率火爆的洛翦寒，则是天生的习武奇才。古灵精怪的她聪明绝顶、百家武学精华她一点就通，俏夜叉乐得将一生傲人的武学全传授给她，她也是三人功夫最好的。

而洛翦寒最感兴趣的就是如何下毒，使用暗器，这一方面师父只是约略地教过她们，她却有本事发扬光大，精益求精，浑身上下都是独门暗器，若她落入敌人手中还不知是谁吓谁咧。她大小姐玉手一扔就是一支七毒毒镖或烟雷弹，很可能左手指甲上涂毒药，右手就是解药、珠花啦、耳珥啦，甚至头发内都可能藏有致命的奇毒，谁敢惹她呀？所以洛翦寒虽尚未离开仙鹤山闯荡，却有一闻名江湖的外号——“仙鹤山上的小毒仙”。

至于才十五岁的风雪雩，瘦质娉婷，楚楚可怜的她完全不会武功。因为她体质太弱了，完全不能练武，而且雪雩体内有与生俱来的寒毒，一发作起来痛苦万分，每次都由俏夜叉以丰沛的内力为她驱毒并护住心肺。

弹俏夜叉一直很担心雪雩的病情，照体内寒毒继续扩散下去，雪雩不知能不能活过十八岁。

即使俏夜叉精通医理，仍找不出可根治雪雩寒毒的药方，她甚至带雪雩去黄山找她的朋友——人称“绝世神医”的黄山童姥，却失望而返。连妙手回春、救人无数的黄山童姥也找不出她的病因。

所以，俏夜叉和湘语、洛翦寒均特别疼爱这善解人意却柔弱无助的雪雩，她们不知什么时候会失去她。

虽然雪雩除了轻功和点穴术外，完全不会武功，但这并不表示她没有自保的能力，遇到敌人只能束手就擒。雪雩拥有一秘密武器——江湖上失传已久的“迷魂大法”，仅四目相对就能令敌人内力溃散，完全不需舞刀弄枪，即可令对方落荒而逃。

湘予以十八岁了，师父终于准她下山，她下山只有两个最大心愿。一是找寻自己的身世；另一个就是——无论如何也要帮雪雩找到可以根治的药方，绝不让她再受寒毒之苦，这一点，也是她和洛翦寒的共同心愿。

另外，根据师父的说法，虽然当年她救她们三个女娃时是兵荒马乱、烽火连天之际，根本不知她们的家人是谁，但师父却依稀记得——雪雩的身

世似乎是三人之中最复杂的。

※※※

湘语独自奔驰了约三个时辰，她知道自己已经过藩县、潼关这些交界地带，正式进入北齐的领土了。

北齐的治安比北周好得太多，凡盗人牧马或强抢民女的判罪非常严苛。所以，她可以稍稍松一口气。

有泉水声，湘语正想停下来喝口水时，却看见前方有一瘦弱的小姑娘，正吃力地搀扶一病体龙钟的老伯，一步步往前走。

女孩很瘦小，要扶老伯前进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她已累得额头布满汗水，仍不愿放弃，一步步蹒跚的前进，口中还不断喊着："爹，快到了，您再走两步，我们就找到医生了。"湘语的恻隐之心由然而生，她立刻下马趋前问："小姑娘，你们怎么了？""姊姊，"小女孩一见有人来，如获救星般："我爹……他生了重病，全身发烧已好几天了，我要送他到城里求医。""天都快黑了，"湘语望着已见西下的夕阳，"照你们这走法，走到明天早上都进不了城。你们没马吗？为什么不骑马去呢？""没有……"衣衫褴褛的小女孩摇摇头，茫然道："我和爹相依为命，家里很穷。"湘语不忍地叹气，她摸摸老伯的额头，果然烫得吓人。她由袖中取出一羊脂玉罐，倒出一粒药丸——这是精通医理的师父所调配的药，她们三个弟子都随身携带。

"这药以百草精练，有去毒散热的奇效，你先给你爹服下一粒。""好好，谢谢姊姊。"小女孩兴奋地接过药，刹那之间，湘语却感到异样……她……竟扒走她的钱袋！虽然小女孩的扒窃技巧相当高明，有惯窃之水准，一般人不会及时发现。但，这种雕虫小技，怎能骗得过谷湘语？她毕竟是俏夜叉一手调教出的爱徒呀。

"姑娘，"湘语抓住她的手，再由她身上摸出自己的钱袋。好厉害，短短一秒之间，她以迅速地得手并藏入自己衣内。

湘语直视着她，冷静地微笑："为什么这样做？我好心帮你，为何扒我的东西？""我……那姑娘自小行窃以来从没失手的经验，更何况是当场被抓，一时之间，她全傻了，只能涨红了脸，"我我……""小秋……"病奄奄的老人见到这一幕，愤怒心痛地吼："你又去偷别人的东西？我打过你多少次了，更何况这位姑娘这么好心，你还……咳咳咳……""爹！"小秋焦急地扶住狂咳的老人，"你别生气，我……我只是想到咱们身无分文，就算进了卫城，也没钱看病抓药啊。""姊姊，"小秋扑通一声在湘语面前跪下来，留着泪道："我知道你这么好心帮我，我还偷你的钱，真是太过分了。但请你原谅我，我爹病得这么重，我一定要救他，不能眼睁睁地看他……"湘语静静地看泪流满面的小秋和气如游丝的老人，拉起小秋，她知道这女孩一定是惯窃，但她一心一意想救自己爹爹的孝心令他感动，湘语也明白面对亲人重病自己却束手无策的痛苦，就像她对雪雩的病情。

她打开钱袋，将三分之二的钱全给小秋，自己仅留三分之一当盘缠，她将银子交给一脸惊愕的小秋，微笑道："你和你爹骑我的马，快在天黑之前进卫城，别让老伯再受凉了。这些银子你拿着，别再去偷人家的。""姊姊……"小秋激动的泪水再度滚滚而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你……""别多说了。"湘语嫣然一笑，"来，我帮你把你爹扶上马，你们快赶路吧。"将老伯扶到马上后，小秋紧拉湘语的手，真切地问："姊姊，请告诉我您的尊姓大名，将来我一定要好好报答你。""不用了。"湘语摇头笑

笑：“出门在外，大家互相帮忙，谈什么报不报答的，你快进城吧。我先走一步，再会。”湘语背起小包包，轻快地步上山径。

“姊姊。”小秋又追上来，气喘吁吁地由衣内取出一令牌硬塞到她手中，认真地道：“既然姊姊坚持不肯透露大名，至少请你一定要收下这令牌。”“这是？”“实不相瞒，姊姊，我是真腊族足长得乾女儿。这令牌乃是真腊族中的最高信物，日后倘若你遇上什么麻烦，只要出示这信物，我真腊族的族人一定会尽力帮你。”“这……既然是这么重要的东西，我不能收。”“不，姊姊。”小秋坚持地道：“你这么好心地帮我和我爹，我无以为报，无论如何一定要请你收下这令牌，让我日后有机会报答你，再见了，姊姊。”小秋摇摇手，迅速地跃上马匹，往卫城的方向奔去。

这令牌……湘语站在原地，好奇地打量手中的令牌。坦白说，从没下过仙鹤山的她，根本不知真腊族是何集团。

好吧，只好先收下，日后遇到小秋再还给她。

湘语将令牌收入衣内……这时的她绝对没想到，小秋好意相赠的令牌，后来竟带给她一场灾难。

※※※

隔天傍晚。

奇怪，怎么走不出去？为什么她在这林子内走了好久，仍是在原地打转呢？湘语擦着额头的汗，焦急地踱来踱去，她误入这一大片林子已经好久了，但不论她怎么走，却又回到原地打转。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行，天快黑了，她不能再被困在这里。

心慌意乱的湘语匆匆试走另一条小径。

不料，她才刚前进一步，前方的大树突然混乱地动起来，紧接着急速地旋转，若非湘语躲得快，她一定被大树击中。

“迷魂阵？”她惊呼，怎么会有人在这布迷魂阵？好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记得师父曾教过她破解迷魂阵的口诀，往南疾行三步、转东六步、在回身向北走……然后……然后呢？湘语陷入苦思，唉！都怪自己，师父明明教过的，但因她对武功一点兴趣也没也有，早忘得一乾二净了。如果翦寒也在就好了，聪明绝顶的她天下根本没有迷魂阵可以困住她。而且，刁钻的她还会在脱阵之后，将迷魂阵改造得更奇巧险恶，反整布阵的人一道。

唉！只能靠自己了……湘语拚命地想，转东六步后，下一句到底是什么？想得太专心的她没注意到脚下无意地一动。

“哇——“湘语尖叫……她触碰机关了！整个人落入陷阱里。

※※※

深夜。

一阵急促而声势惊人的马蹄声自远方传来。

有队阵容严谨的军队急奔而来，领队的人身形十分高大剽悍，劲装下的肌肉刚硬结实，透露着蓄势待发的力道。脸上戴一副丑陋无比、可遮住他大半的脸的面具，只露出一双炯然精锐、令人不敢逼视的黑眸和坚毅的薄唇。

他便是骁勇善战，胆识过人，将北齐的实力推至顶端的兰陵王——高长恭。

他举起手，大队人马迅速停顿，只见他那双冷漠的鹰眸一闪，忠心耿耿的手下——秦岳立刻趋前道：“恭喜殿下！抓到猎物了。”是的！猎物——上钩了。兰陵王冷冷地盯着已塌陷的陷阱土堆，他接获密报，得知时常侵扰

北骑西南边境的马贼——真腊族，将于近日经过此地，真腊族在边境滋事已久，破坏治安与边防，兰陵王早想收拾他们。奈何这批山贼生性狡猾无比，几次围剿失败后，他乾脆使出最厉害，却不用费一兵一卒的手段：设下天罗地网抓他们。

真腊族贼子狡猾，他就以智取，很多人都不知道，熟读经史子集及兵法的他，竟也会五行八卦阵。

他便在这马贼必经之地，利用树林布下精巧无比的迷魂阵。

“去看看抓到几个。”他威严地下令。

“是。”秦岳带着一队部下衔命而去。

兰陵王依旧坐在马上，他看到秦岳接近陷阱，但……他的神色越来越怪异。

围观在陷阱边的手下似乎一阵骚动。

“怎么了？”兰陵王问。

“禀殿下……”秦岳一脸迷惑，“陷阱内的确有人，但却是……”他乾脆趋前看个清楚，刹那之间，他也愣住了！陷阱里，只躺着一个人，而且，是个女人！

女人？“殿下，这该怎么办？”“先把她拉出来。”卫兵将昏迷的女孩拉出陷阱，她全身满是黄土，狼狈不堪，兰陵王盯着她沈思……这种荒郊野外，怎么会出现一个女人？她的身分？她的来历？她与真腊族的关系？好痛，好痛……全身上下好似被撕裂般的疼痛……湘语幽幽地苏醒过来，一看清眼前的景象，她尖叫一声，差点又昏过去！

一群手执长弓，身披战甲的军人杀气腾腾地盯着她。最可怕的是……离她最近的一个男人，面貌丑陋无比，简直到骇人的地步！

“你们？你们是谁？”湘语惊惧地连连后退，当她发现身上已被捆绑后，更是愤怒：“放开我，为什么要抓我？”“你是谁？”秦岳凶狠地逼问，“为何一人在这？说，你和真腊族的人有什么关系？”“真腊族？”湘语一愣，他说的是小秋所说的真腊族？湘语不悦地冷哼：“我和真腊族有没有关系干你什么事？轮得到你来管我？放开我！”“放肆！”秦岳怒喊，拔出长剑，“你再不从实招来，我一刀杀了你。”哼！来这套？湘语不屑地横他一眼，再秦岳举起剑的同时，猝不及防地由衣袖中发出一连串的七巧镖，精准地射向秦岳的天枢、下关、阳辅、咐阳、内关、和太渊等重要穴道，震得他当场动弹不得，目瞪口呆。

现场的人全大吃一惊，“殿下！她一定是真腊族的人，所以才会武功。”“对，殿下……”动弹不得、万分狼狈的秦岳狠狠地瞪着湘语，对兰陵王道：“她一定是真腊教的妖女，故意来破坏我们要抓真腊教的陷阱，请殿下快杀了她。”他再也没脸活在世上了……竟被一弱女子点穴点得动也不能动？唉！枉他秦岳一世英名，他不如死了算了！

“咦？你说谁是妖女？”湘语柳眉一挑，怒眼娇叱，又以闪电之速由掌中直射出三枚七巧镖，前两枚直中秦岳两膝的上巨虚穴，他的两腿一屈，不由自主地直跪下来。

“哎哟……”他尖叫，“你这妖女……”第三枚七巧镖，直向他的廉泉穴飞去，砸得他当场说不出话……被点住哑穴了。

“怎么？干嘛跪在我这妖女面前呀？”湘语美眸一闪，慧黠地笑道：“再说呀！你再说呀！你说谁是妖女？”

第五章

“哈哈哈……哈哈哈……”一阵雄浑豪放的大笑声传过来，湘语惊讶地转过头，看清笑声的来源——竟然是他！

这些人口中的殿下，那带着丑陋面具的恐怖男人。

他想干嘛？我伤了他的手下，他为什么笑得那么高兴？湘语警戒地后退一大步……不知为什么，虽然这男人从头到尾不说半句话，但湘语的直觉却清楚地告诉她——他绝非泛泛之辈，凝聚在他身上的冷凝、充满侵略性的气魄，令人心头一窒，不由自主地紧张。

湘语倒抽一口气，这男人很邪门！深沈难测……她一定要小心应付。

兰陵王上前一部，湘语吓得跟着倒退……但他看也不看她一眼，直直走向跪在地上，苦不堪言的秦岳，啪啪两声，竟已解开秦岳全身的穴道。

他能解我点的穴？湘语震惊地瞪大双眼，不可能……她的点穴功夫是俏夜叉独创的，繁复无比，就算武功高手也未必能在一时半刻内解开。而他……他竟毫不费力的……“姑娘好身手。”兰陵王转向湘语，朗声笑道：“如此精湛的点穴绝技，想必是俏夜叉——仙鹤神姑的弟子吧？敢问姑娘尊姓芳名。”“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湘语横他一眼：“既然知道我师父是仙鹤神姑，还不快让开。”她推开他就想走。

“慢着。”兰陵王伸出一手挡住她，沈稳地问：“姑娘还没交代清楚——你与真腊族是什么关系？为何会独自出现在这里？”湘语瞪着他的大手，讥讽地一笑：“想拦住我？哼！看你有没有这本事？”语音甫落，一连串闪着银光的流星七巧镖已以迅雷之速飞出他长中，直直袭向兰陵王。

她以为他有苦头好吃了！想不到他竟连闪也不闪，甚至没用任何兵器，仅举起右手，以一招“清风拂云”劈哩啪啦地扫落来势汹汹的七巧镖，前后不过一眨眼功夫，动作乾净俐落，一气呵成，他更是神情未变，洒脱自若。

他大手一伸，将掌中的飞镖悉数全还给湘语，气定神闲道：“姑娘别急着走，你的『玩具』。”“你……”湘语又惊又气，简直说不出话来……太可怕了！这带着恐怖面具的男人一定是怪物！他竟可徒手接住她的七巧镖？凌厉的七巧镖射入他掌中却丝毫伤不了他？最可恨的是……他竟说她的七巧镖是“玩具”？玩具？他竟敢如此瞧不起她？该死！

“哼！”湘语假意要接过他手中的七巧镖，一边已准备用袖中有剧毒的魔蝎粉来偷袭他，魔蝎粉是她那古灵精怪的师妹洛翦寒自己发明成功，并送给她的。

想不到——兰陵王躲也不躲地将她反手一扣，湘语惊叫一声，他以制住她的双手，直接抽出她袖中藏魔蝎粉的暗袋，魔蝎粉“啪”一声全掉在地上，他哈哈大笑：“真有趣，看来你全身上下都藏满机关吧？你还有什么玩具，乾脆一次使出来吧。”“玩具”？！湘语简直要气疯了：“闭上你的狗嘴！你胆敢再说我的武器是玩具试试看！”她气呼呼地扑向他……不管了！至少她外衣上还有魔蝎粉，一决死战吧。

但她才往前冲一步，身上突然掉出一东西，兰陵王的手下迅速地拾起来，惊讶地大喊：“禀殿下，是真腊族的令牌。”“殿下，她真是真腊族的妖

女，这真腊族的最高信物就是最好的证明，请殿下尽速杀了她。”兰陵王接过令牌，缓缓地抬起头，犀利冰冷且高深莫测的眸光直直射向湘语，他沈声问：“说——你和真腊族的人到底有什么关系？”他的眸光瞬间变为如此冷冽，眼底的寒冰令她不寒而栗。

湘语不由自主地全身一颤……好可怕……她相信这男人真正发起怒来的场面一定非常可怕！

她再瞥了四周一眼，所有的人全以警戒愤怒的眼神盯着她……完蛋了，有这一令牌就算她跳到黄河也无法撇清她和真腊族的关系了。

她艰困地开口：“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真腊族。”“妖女，你还敢狡辩？”兰陵王的另一手下——班晋大喊：“罪证俱在了你还敢抵赖，殿下，这妖女一定是真腊族的人，而且很可能在真腊族地位不低，才会有这最高信物，我们一定要严惩她。”两个彪形大汉走过来，已准备押解湘语。

“我真的不是真腊族的人，”湘语狂呼：“那令牌只是一被我救的人送给我的……”“妖女，你别在强词夺理了，”班晋怒喊：“乖乖跟我们回去，押她走！”他对彪形大汉下令。

“放开我！”“住手！”突然，一直沈默不语的兰陵王突然低喝，“放开她。”他走到湘语面前，大手强制地托起湘语下巴，强迫她正视自己的双眼，缓缓地，一字一句地问：“告诉我实话——你到底是谁？和真腊族又有何关系？”直视他无比犀利的深邃黑眸，湘语只觉浑身一震……这对眼睛……这对眼睛……如此狂野而凌厉，似乎可直直透入她灵魂深处。

她猛地别开脸，极力控制自己突然失控的心跳后，才倨傲地道：“我已经说过了——我根本不知什么是真腊族。这令牌是昨天我在路上救一小姑娘，她送给我的，但我连真腊族是什么组织都不知道。”“你和真腊族没有半点关系？”兰陵王把玩着令牌，“你是族长的什么人？压寨夫人？情妇？”“住口！”湘语怒吼，如果她的手能动，她一定狠狠地刮他两巴掌。

“我已经说得够明白了，你是白痴是不是，信不信由你。”“放肆！”班晋喝道：“大胆妖女，竟敢对殿下无理？”“你说谁是妖女？”湘语的凤眼瞪向班晋，虽说被绑，她的气势可是凶巴巴的。

“死矮子！你也想挨七巧镖是不是？”“你……你……”班晋要气疯了！这妖女……竟敢攻击他最伤心的身高？呜呜呜……死妖女……妖孽呀！

“好了，不准再吵。”兰陵王忍住差点爆出的笑意，真有意思，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倔又这么刁的女孩，他大手一挥，威严地道：“松绑。”“殿下……”班晋怀疑自己听错了，“可是……她很可能是真腊族的人呀。”“不许再多说，松绑。”兰陵王冷然平静地道：“她刚才已说过了，她和真腊族一点关系也没有。”“是，属下遵命。”尽管心不甘、情不愿，班晋仍马上为湘语松绑。唉……妖孽当道！

天象异常啊！重获自由的湘语有些惊讶地望着这深不可测的男人，他就这么相信她？她说她和真腊族没关系，他就信了？“我要走了。”湘语收敛心思，拍拍身上的尘土，傲然道：“被你们耽误这么多时间，我就大人有大量，不跟你们计较了，再会。”她才走两步，便被一有利的大手拉回来，直接拉入一宽阔健硕的胸膛内。

“你做什么？”湘与气恼地瞪着紧扣住她的男人：“你言而无信，你不是说我可以走了？”“我什么时候说过你可以走？我只说松绑——因为我不喜欢有任何人绑着我的女人。”兰陵王淡淡地微笑，颇为悠闲自在，他霸道地

钳住湘语的纤腰，令她无法动弹，俯下脸，粗犷且令人心慌意乱的气息喷在她脸上，沙哑低沈地问：“告诉我你真正的身分，还有，你要去哪里？”“我……”被他这么亲密地抱着，湘语知道自己应该生气，应一掌打掉他的冒犯。但……一接触他那浓烈炽热的黑眸，她竟莫名地心头狂跳、浑身发热，只能语无伦次道：“我……要进北齐找人。我是一个舞姬……”“舞姬？”他很感兴趣地又问。

“嗯。”舞蹈是她最大的专长，如果要维持接下来的生活，她必须进教坊当授的舞舞师。

“现在……可以放我走了吧。”湘语深吸口气，不赶在看他那令人心慌意乱的双眼。

“好极了。”他似乎十分满意地点头，“宫里正缺个能歌善舞的舞姬，你就来当我私人的舞姬吧。”兰陵王双臂一收，直接拥着湘语跳上马，下令：“回宫。”“喂？你做什么？我不要跟你回宫！放开我！放开我……啊……”湘语吓坏了，扯开喉头尖叫。

“我不叫喂，”他拥紧她，俊朗地笑道：“我是兰陵王高长恭，字驭风，叫我驭风。”

※※※

北齐皇宫。

湘语所居的“落枫馆”内，小丫头绢儿和绫儿苦口婆心地劝道：“小姐，请你吃一点东西吧，你已整整三天三夜没进食了，再这样下去身体会受不了的。”“拿开。”湘语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看也不看丰盛的饭菜一眼：“我不想吃，全端出去，你们也出去。”“小姐……”“出去！”两个丫头正左右为难时，刚好听到外面的宫女传呼：“殿下驾到。”“殿下来了，”她们连忙欠身迎接，“恭迎殿下。”“起来。”兰绫王看着一口未动的菜肴一眼，“仍是不肯吃东西？你们先出去。““是。”婢女出去后，他坐在床沿，把面向窗户的湘语的脸硬扳过来，强迫她面对自己。

“为什么不进食？嗯？回答我。”湘语怒瞪他，“你没有资格把我囚禁在这里，放我走。”“你急着出去做什么？”“我要去找人！”她没时间混在这里，她还得去寻找自己的身世。

“谁？”他眯起眼睛，“你的情郎？”一把无名火熊熊窜起，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他保证自己一定杀了那男的！

“是不是情郎关你什么事？我在外面有十个八个情郎又关你什么事？”湘语没好气地回答，瞥见他眸底的蛰猛怒火后，她才不情愿地改口：“算了……我不是要去找情郎。但，我真的要找一些很重要的人。”她知道这头狮子发起怒来是很可怕的，她可不想被他掐死。

“哦。”一听倒不是情郎，他的语气明显地缓和下来，舒服地倚着床头，霸道地抱着湘语，强迫她坐在自己怀中，大手抚着她如云的发丝，悠闲地道：“那好办，我传令下去，让全北齐的官府帮你找人，保证可在最短的时间找到，把你要找的人的特徵说出来。”“我……”湘语语塞了，特徵？她根本不知她的亲人是谁，要怎么形容？“算了，我自己去找就好了，你快放我出去。”“这么想离开我？”他突然将她的身子扳过来，灼灼地盯着她：“为什么不肯留在我身边？”“我为什么要留下来？”湘语知道他快发怒了，他那狂野如豹的危险气势令她不安，她挣脱他的怀抱，一步步地往后退。

“我本属于乡野，你不该把我带回来，将我囚禁在此，我没有安全感，

除了知道你是北齐的太子兰陵王之外，我对你一无所知，不要……”在他冲过来要抓住她之前，湘语尖叫：“不要碰我——为什么你不肯拿下你的面具？以真面目见我？”他一直带着那丑陋无比的面具，她进宫三天了，不管任何时间看到他，他永远戴着面具，甚至宫女也没见过他的真面目：“面具？”驭风一愣，“为什么要我拿下面具？你怕我面目狰狞？如果是那样，你更要离开我，是不是？”“不。”湘语坚决地摇摇头，“我不在乎你真正的面目是美是丑，那不重要。但我讨厌和一戴着面具的人说话，你让我觉得你对我一点诚意也没有，你硬要把我留在这里，但你却那么神秘，甚至不肯以真面目见我。”驭风语气一僵，“我有我的苦衷。”“那你继续保持你的苦衷好了。”湘语冷冷地道：“我不喜欢强人所难，别说我逼迫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湘语……”他拉住她的手。

“出去！”她甩开他，“我不想跟你说话，你出去。”“湘语！”他也快气炸了。

“出去！”两人正僵持不下时，外面传来班晋的声音：“太子殿下。”“什么事？”驭风火爆地吼着。

“禀殿下……西南边防有紧急状况……北周的军队又进行一连串的突击，想攻下濮城和平冈。”“该死的！”驭风低声诅咒——为什么所有的是全选在这时发生？濮城和平冈是西南边境上两大城，因矿产丰富，地形险要，自古即是兵家必争之地，北齐和北周两国为了争夺这两大城，已断断续续地征战已久。

他转向湘语……她仍冰着小脸，理也不理他。唉！看来只有回来在解释了。

他匆匆丢下一句：“等我回来。”后，即火速冲出去。

※※※

这一等就是十天。

这十天来，湘语由故作的冷漠、不关心、到内心骚动不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已整整十天没见到他了。她只听宫女提起太子殿下又率军亲征了，但详细情形她一点都不知道。

战情到底怎么样？他还好吗？笨湘语！笨湘语……她不断骂自己，你不是最讨厌他吗？最恨他将你硬囚禁在这里？那你干嘛又关心他？担忧他的安危？关心他的死活？她烦躁地在房内走来走去，她仍想离开这里，她不要一直被关在宫内。但……她必须知道他是不是平安无事呀，她无法不关心他，不为他担忧，她好想知道他的消息……“小姐。”宫女绢儿推门进来。

“什么事？”湘语紧张地问，是不是前方传来他的消息？是不是他回来了？“小姐……有人想见你。”湘语脸上全是浓浓的失望之情，怀疑地道：“谁？”怎么会有人要见她？她在宫中根本足不出户，不认识任何人呀。

“是……”绢儿支支吾吾，一脸为难道：“是太子殿下的表妹——南阳郡主。”这该怎么办呀……绢儿冷汗直冒，南洋郡主黎苡筝平时因自负乃花容月貌，又是南阳王爷唯一的掌上明珠，所以脾气骄纵，傲慢得不得了，她对兰陵王情有独锺，在皇上和皇后身上更是下了不少工夫。

她一心一意巴望成为太子妃，也一直以兰陵王的未婚妻自居。

绢儿当然知道黎苡筝今天是不怀好意而来，她是来找湘语小姐“兴师问罪”的。绢儿不想让郡主进来，因太子殿下一再交代她要好好地服侍小姐，如果让殿下知道郡主曾来找过小姐，她就惨了。

但……郡主的脾气那么暴躁，如果她不快进来通报，她当场会更惨。

“南阳郡主？”湘语疑惑地问，“我不认识她呀，她为何来找我？”“小姐，郡主……郡主她是……”绢儿正想说什么时，外面突然传来一冷漠的声音：“好大的胆子，郡主驾到竟敢不出来迎接？”“砰。”一声，黎苡筝的手下已把门踢开了，一群人前呼后拥地拥的一浑身珠翠、满脸傲气的女孩进来。

“郡主……”绢儿忠心地挡在湘语的面前。

“滚出去！”黎苡筝怒喝：“这里没你的事。”“可是……”“还不下去？你想挨我的鞭子？”黎苡筝已举起皮鞭。

“住手！”湘语将绢儿推开，沈静且不亢不卑地道：“不管你是谁，你都没资格欺负或鞭打任何人，请你自重。”湘语转头对绢儿道：“没关系，你先出去。”“小姐？”“先出去吧。”湘语给她一平静的笑容。

绢儿依言退下。

黎苡筝冷冷地看着这一幕，她不得不承认她很惊讶，这是第一次……有人敢不把她南阳郡主当一回事，在她凌人的气势下始终平静且镇定自若。

她似笑非笑地站起来，走向湘语，把玩手中的皮鞭道：“你不怕我？”“我为何要怕你？”湘语优雅地坐在椅上，啜口香片才回答：“我只怕疯狗和疯婆子。郡主觉得我该怕你吗？这两者，你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大胆！“黎苡筝身边的奴才已大喝，“不知死活的民女。”湘语眉头动也没动，依旧喝她的茶，倒是黎苡筝，她不耐地斥道：“住口，你们全下去。”黎苡筝有些明白了……这来历不明的村女为何让表哥另眼相看？所有的人全出去后，黎苡筝开口：“很好，看来你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聪明人面前我不喜欢说废话，我就直接告诉你我的来意——我是皇太子的表妹南阳郡主黎苡筝，也是太子殿下他的未婚妻。”湘语明白了……难怪她一进来就气势汹汹且满怀敌意。

“哦？不知郡主今天大驾光临，有何指教？”“我要你马上走！马上离开我表哥。”黎苡筝逼问她，直截了当道：“我是太子殿下名正言顺的未婚妻，我不会轻易让出太子妃的宝座。这一点，你最好早点弄清楚状况。别再死缠烂打，硬缠着我表哥。”湘语平静地望着黎苡筝，语气很冷淡：“我想你也还没弄清楚状况，是他硬把我掳进来，硬将我囚禁再这里。”“你想离开？”黎苡筝眼睛一亮：“你门外的守卫这么多，想逃出去一定不容易。但若你真的想走，我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皇宫戒备森严，但只有一个地方可通秘密出口——在桂和殿和离和殿的后山，穿过一大片桃花林就可以找到，听说皇太子又打了胜仗，明天傍晚就要凯旋回朝了，你若真想走，就自己把握机会。”黎苡筝别具深意地忘了她一眼后，转身出去。

秘密出口，湘语怔怔地坐在椅上，一颗心混乱成一团。她应该高兴呀……不是吗，自己应该高兴的，不是一直想逃出去吗？她不是最恨他将自己囚禁在此？一直想找机会逃走？现在，终于有一点线索……为什么？自己的心情，竟如此纷乱、如此复杂、如此不舍。

不舍？不——湘语悚然一惊！狠狠地挥去这荒谬的念头。不可能的！我最讨厌他的，他是那么专制、那么固执霸道、那么自以为是、粗鲁地将她掳回宫来……对！我最讨厌他！我一定要离开他。

但为什么……心底那么酸涩……未婚妻？他已有未婚妻了？既然他已有未婚妻，为什么还要来招惹自己？对自己好？谷湘语！你太傻了……她凄凉地冷笑……太傻了，你以为他对你是真心的吗？你不过是他逢场作戏的对

象，他已有如花似玉，并且门当户对的未婚妻了。他怎么可能看得上出身贫穷的你？所以……这也是他在她面前一直戴着面具的原因吧？他根本没有诚意待她。

自己……好可悲……好可悲！

快走……快离开他！别让他一步步地伤你。更别让自己一步步地陷下去，等到有一天，他不再对你感兴趣了，会弃如敝屣地一脚踢开。

不……她不要！他甚至不愿以真面目对她……她是那么悲惨！毫无尊严！

她要离开他。

湘语紧掐自己的手臂，一遍一遍地命令自己。

快离开他！一定要离开他！

※※※

翌日。

天快黑了，湘语站在窗前，一颗心七上八下，今天早上，皇太子即将凯旋归朝的消息已传回来，宫中一片喜气洋洋，忙里忙外地准备迎接皇太子。

如果要走就要趁现在。再晚，他一回来就没机会了。湘语双手紧绞丝帕，不安地观察外面的情形……不能在犹豫不决了，谷湘语，你该走了！该走了！别忘了你必须快去寻找你的身世。

更何况……这地方根本不属于你，他早有未婚妻了。

“小姐，”绢儿走过来，恭敬地道：“时辰不早了，请小姐沐浴更衣。”湘语猛地回过神来，连忙收敛起混乱的心情。

“待会儿再沐浴，我想出去走一走。”“啊？”“拿披帛来。”湘语由绫儿手中接过披帛，便推门走出去。

绢儿和绫儿互望一眼，也赶忙跟上去，她们知道太子殿下有多重视湘语小姐，她们可不敢跟丢。

湘语所居的落枫馆前依旧是大堆警卫，看到湘语走出来，他们立刻警戒地往前一步，发现有婢女跟着她后，才放松了戒备。

湘语走向后花园，桂和殿……离和殿？有了！转过一大片荷花池后，她果然发现桂和殿和离和殿。

秘密出口就在这两座偏殿的后面？湘语一步步地走向桂和殿。

“小姐，”绢儿不安地道：“天色也不早了，还是请小姐早点回宫休息吧。”“我还想再逛逛。”湘语继续往前走。

“小姐……”湘语瞥瞥天色已暮，且四下无人……她突然转身猝不及防地点了绢儿和绫儿的昏穴——她不会武功招式但点穴总会。

两个宫女瞬间昏了过去，湘语立刻将她们拖入芍药丛内。

“对不起，待会儿你们就会醒了。”湘语歉疚地道，小心地察看四周后，她飞快地往桂和殿的后山奔去。

※※※

桃花林……桃花林？湘语在后山奔驰一刻后，果然发现前方就是一片桃花林。

黎苡筝说桃花林后有秘密出口，那……湘语迅速地穿越桃花林，通过林子后，出现在眼前的竟是一座大瀑布。

瀑布声势壮大，如万马千军奔泻而下，两旁尽是奇山峻石，瀑布的水冲下后形成一条河流，有一竹桥可通到对岸。

这……难道对岸就是黎苡筝所说的出口？湘语在桥边考虑了半晌，毅然踏上竹桥，没有时间了。他就快要回来，她必须试一试。

跨上竹桥的那一刹那，她忍不住回头——驭风！她知道她这一离开，今生今世再也不会见到他了！永远无法相见……直到这一刻……她才敢面对自己的感情，心湖深处真正的声音……她一直告诉自己讨厌他，但……她不但从没讨厌过他，反而……她好想留下来！永远留在他身边！她喜欢待在他身边的感觉，是那么温暖，那么安心，彷佛她走遍千山万水，只为寻觅他，只为寻觅这最令她眷恋的怀抱。

这十天见不到他，她全身像被掏空般，无心做任何事。尽管她一直在欺骗自己，但她不得不承认，她好想见他，好想他！疯狂地想他！

仅仅是这十天的分离，对她而言就像是十年的酷刑，浓浓的失落感彷佛飘在半空中般……她真不敢想像，以后没有他的日子，她要如何撑过去？她想永远留在他身边，只要能陪着他，她就心满意足了。她好后悔，在他出征之前她为什么不给他半句鼓励与支持？反而怒颜对他……她不在乎他一辈子都以面具对她，只要能留在他身边，只要让她知道他过得好，让她照顾他，她心愿已足。

但……但这一切毕竟只是飘渺的梦想呀。湘语苦涩地想着他已有未婚妻了，而且以她贫贱的出身根本配不上他，她还是走吧，走吧。

站在桥上的她突然听到御林军的声音：“什么人在那里？”糟！被人发现了，湘语拔足狂奔。

大批御林军奔过来，湘语听到他们大喊：“太子殿下！我们找到谷姑娘了。”驭风？他回来了？湘语浑身猛烈一震，不敢置信地回头——是他，他正策马剽悍如电地疾奔过来。

不……湘语方寸大乱，她不要再回头，她必须快跑。

“湘语！”驭风狂吼，“别过去！回来！”不……湘语疯狂地往前冲，但她冲到竹桥的正中央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竹桥竟迅速由中间塌裂，“轰”地断成两半，湘语尖叫一声，直直栽入瀑布底。

第六章

好冷！好冷……她从没想过瀑布底竟是这么寒冷？彷佛直接被砸到冰洞中般，湘语已快冻昏过去。

“湘语——”亲眼目睹这一幕的驭风发出痛撤心肺的嘶吼，他的湘语……他直接由马背上扑过来，想也不想地就直往瀑布跳。

“殿下！”忠心的班晋和秦岳一左一右死命地拉住驭风，“万万不可，请殿下以国家为重。”这是做亡命瀑布——千年寒冰瀑。外表看起来，它和一般的瀑布没有什么两样，但失足掉下去的人从没有活着上来的，因瀑布里的温度极低，足以把人在瞬间冻为冰柱，所以才有“死亡瀑布”的别称。

皇宫内苑怎会有这座如此奇异的瀑布呢？因为这是做绝佳的屏障——皇上近年来一直潜心练武，自从他正式将国家事务移交给太子兰陵王后，宫里再没有人见过他，宫中的人都以为皇上已赴深山闭关了。其实他人一直在

皇宫里，瀑布后有一石洞，他就在石洞里闭关苦练，而这座千年寒冰瀑，正是绝佳的守护，可保护皇上不被外界侵扰。

御林军及宫女都知道那是座亡命瀑布，所以平时绝没人敢接近这里，他们没想到……谷姑娘竟会跑来这里？黎苡筝果然心狠手辣，她不但要把湘语敢离驭风身旁，而且她还希望永远看不到她！她要她死！

时常出入皇宫的她当然知道千年寒冰瀑的可怕，所以她故意骗湘语，瀑布后有密出口，她希望湘语掉入瀑布内，永除后患。

“放开！”驭风怒喊，猛力地想甩开紧紧抓住他的秦岳和班晋。“放手！我就你们放手听到没有！”他要去救湘语！他拚死也要救她。

“殿下，”秦岳双手如铁钳般抓得更紧，“请殿下以国家为重，殿下已身中菰毒箭，此时最忌冰寒，如果殿下掉入千年寒冰瀑，后果将不堪设想……”驭风在对北周这一战虽然大获全胜，但北周将领——也是北周的太子周泰王，手段阴险狠毒，他竟在箭端全涂上一种剧毒——菰毒。中箭者若没强劲的内力护体，必当场气血逆流而死，驭风的手下有多人不幸中箭，而他在抢救部属时也身中一箭，幸亏他自幼习武，内力丰沛深厚，可以先护住心肺，但中菰毒者最怕受寒，一受寒，病情会更加恶化。

“放手！”驭风迸出惊天动地的狮吼，“我命令你们马上放手！”他根本不管跳入千年寒冰瀑后自己会变怎样，他要救湘语！要救湘语！

“殿下——”秦岳和班晋狠狠地跌到地上，驭风猛摔开他们，闪电般跳入瀑布内。

“殿下——”

※※※

七天后。

绢儿和凤儿端着热水进入湘语的寝室，问守在床前的绫儿及如儿：“小姐有没有好一点？”“好多了，”绢儿换着热毛巾，一脸欣慰道：“比起七天前，殿下刚将小姐由冰瀑里救出来时，她现在的情形是好多了……那时的小姐真是把我吓死了……浑身发青、脸上毫无血色，也探不到脉搏，几乎已经……”“殿下当时的情形也一样呀，”绫儿叹口气道：“殿下奋不顾身地跳入冰瀑救小姐，虽然以他过人的功力马上将小姐救出来，但两人的情形……小姐被救出来后就昏迷了，殿下一直撑到将小姐平安救上来才不支晕眩。两人当时的情形好可怕……完全没有生命迹象了，这也难怪，掉入千年寒冰瀑的人，从没人活下来的。”“幸好皇上及时出现，”凤儿拉紧湘语身上的锦被，心有余悸道：“当时我看小姐那样，真的快吓昏了。但最不可思议的是——皇上竟由石洞内破洞而出，原来皇上一直在宫中，我还以为皇上已至深山中隐居了。”“很少人知道皇上一直在宫里，他在石洞内闭关练功。”绢儿点头道：“幸好皇上在，不然小姐和殿下不知会变成怎样？我昨天求太师好久，他才告诉我，皇上是以一门奇异的功夫，好像是来自西域的『心功大法』来为小姐和殿下驱寒毒、治病，太师也很惊讶，他说他不知道皇上已练成世间最难练的心功大法了。幸好殿下和小姐仍有救。”“我相信心功大法必定是世间最奇异的武功。”如儿也道：“不然，皇上怎会连运三天三夜的真气来救殿下和小姐呢？把殿下和小姐由鬼门关前抢回来，真是谢天谢地。”“不过……绫儿欲言又止，虽然小姐终于脱险令她们欣喜若狂，但她们也都有一共同的疑问，只是没人敢说出来，那就是……为什么皇上要费那么大的心思，费尽真气来抢救小姐呢？殿下是皇上的亲骨肉，也是他最引以为傲的儿子，皇上

会竭尽心力来救太子乃人之常情。但……他为什么也不眠不休地救湘语小姐？毕竟……小姐初入宫，皇上以前根本没见过她，她也不是什么重要的公主或郡主呀。

太子的病情比小姐更糟，因为他已身中菰毒。此时，皇上应会将所有的真气全为太子治病，因太子已有生命危险，但为什么……皇上仍坚持一起救湘语小姐？她们四个婢女记得很清楚……皇上破洞而出后，直接运气给昏迷的殿下，但当他看到一旁也不省人事的湘语小姐时，彷佛受到极大的震撼般，他一直盯着小姐的脸，不断地道：“不……不可能！不可能是她……”然后，他突然将殿下和小姐全带入石洞内。

三天后，皇上将已控制住病情的小姐送出来，交代她们好好照顾她，便又将石洞封起来，不准任何人打扰，为太子驱寒毒。

绢儿担忧地问：“不知殿下现在的情形怎么样了，昨天我向守在洞口的御林军打探，他们说皇上从没出来过，也不准他们进去。难道，殿下的情形真的那么严重……”“这也难怪，”绫儿摇头欷歔：“殿下在战场上已中了菰毒，菰毒最忌又遇含，更何况是掉入千年寒冰瀑内，我真的很担心殿下，恐怕他是凶多吉少……”其他三个宫女均面色凝重，沈默不语，因为绫儿所担心的，也正是她们最害怕的呀。

※※※

第十天早上。

昏迷了十天十夜的湘语眼皮跳了跳，慢慢睁开双眼。

“唔？”“小姐！”一直守着她的绢儿紧抓住她的手，大叫：“小姐！你终于醒了。”“小姐醒了！”绫儿和凤儿、如儿全兴奋地围上来，“小姐！”湘语的意识渐渐清醒过来，冷……好冷呀！体内彷佛有一大块寒冰，她紧拥着厚厚的被子，微弱地问：“我……我怎么了？为什么这么冷？”“小姐，”婢女们赶忙在炉火内又加木材，一边回答：“你不记得了吗？你掉入千年寒冰瀑了，皇上说因你体内残留有寒毒，所以你刚醒来时一定会觉得很冷，要好好地调养，小姐，你快躺着。”千年寒冰瀑？湘语想起来了，竹桥断了，她掉入瀑布内，然后……“驭风！驭风……”湘语推开绫儿疯狂地喊着：“是驭风救我上来！他人呢？他现在怎么样，驭风！”湘语不顾毫无力气的身体，掀起被子就要下床，她要去找驭风！

“小姐，”婢女们七手八脚地拦住她，“你快躺下来，你现在不能乱动呀。”“放开我！我要去找驭风。驭风在哪？”湘语以微弱的气力拚命挣扎，她紧抓住绢儿：“告诉我……驭风在哪里？”绢儿脸色发白的看着其他三人，她们全低下头，不敢说话。

不……彷佛五雷轰顶般！湘语“哇”一声涌出一大口鲜血，浑身发抖，不……不会的……驭风他不会！

“小姐，”婢女们吓死了，手忙脚乱地照顾她。

“小姐你先别急，殿下……殿下他没事，他仍在石洞内，由皇上为他疗伤。”“石洞？石洞在哪里？带我去，我要立刻去见驭风！”“不行呀，小姐，皇上交代过你还不能下床。”“让我去！”“小姐！”婢女尖叫……一心悬念驭风的湘语竟奋力滚下床，她还没力气站起来，但就算只能爬行，她也要去见驭风！

“小姐，”绢儿的泪水已掉下来，“小姐……奴婢马上扶你去石洞。”※※※石洞前戒备森严，秦岳和班晋亲率大批御林军驻守着。

脸色惨白得吓人、消瘦如杨柳的湘语里着厚裘，在婢女的搀扶下来到石洞前。

“谷姑娘？”秦岳和班晋一见湘语均大吃一惊，责怪地对绢儿道：“你们怎么可以让谷姑娘出来？皇上不是一再交代，绝不能让她下床，更不能再受风寒。”“是……奴婢知道。”绢儿为难地道：“可是谷姑娘她……”湘语已奋力挣脱婢女，直扑向石洞，瘦弱的双拳捶打着石壁，哀切地喊着：“驭风！驭风！让我见驭风。”“小姐……”“谷姑娘……”一大群人冲上来想将她拉下去，秦岳焦急地道：“谷姑娘，皇上还在为殿下疗伤，他交代过不准任何人打扰。”“驭风……”湘语泪如雨下，她的心已碎成一片片，不！她一定要见驭风！她要陪在他身边！

“谷姑娘……”石洞的门突然缓缓移动了，御林军全屈膝行礼：“参见陛下。”陛下？他就是皇上？湘语怔怔地看着由石洞中走出来，满头白发、慈眉善目却眸光精烁的老人。

“你来了？”浑身透着超然佛性的皇上望着湘语微笑：“进来看他吧。”

※※※

石洞里竟别有洞天，相当的宽敞，皇上带着湘语走入一密室中。

“驭风！”湘语狂扑上去，“驭风……”他全身被一奇怪的白丝重重里住，从头到脚，连脸部也密密麻麻地里起来，但他却躺在一座大冰床上，石室内的温度极低，令人浑身发抖。

“驭风！”湘语紧抱住他，“为什么把他放在冰床上？这太冷了，他不是也掉入冰瀑内吗，为什么不为他保暖？”“别急，”皇上轻拉开湘语：“这是天山雪貂丝，乃世间最保暖之物。你刚被救上来时，我就是以这来救你的性命。

雪貂丝是一奇物，必须在最寒冷的状态下才能发挥效用。所以，必须让驭风睡冰床，雪貂丝的热力才能藉冰床渗入他体内。这几天，我日夜不分地为驭风祛寒毒，期望……毒气能尽快散去，不伤到他的筋肺。”“他的情形怎么样？”湘语嘴唇已发白，颤抖地问。

“很不乐观……”皇上逸出沈重的叹息：“掉入千年寒冰瀑本就是一大伤，偏偏他事前已中菰毒，有如雪上加霜般。我耗尽心力为他运功疗伤，但……只怕寒气早已侵入他五脏六腑，现在只能尽人事。”“是我害了他……”湘语哀痛地悲泣：“如果不是为了救我，他也不会……都是我……”“孩子，”皇上扶住悲痛逾恒的湘语：“别哭，驭风会没事的，我相信他一定能渡过这难关。身为我高家的子孙，更何况他身系国家社稷之责，我不准他就这样倒下，他必须好起来。”“这里很冷，”皇上望着里着厚裘仍连连发抖的湘语，“跟我来。”“不！我不走。我要在这陪他，照顾他。”湘语坚决道：“你再继续待在这里，不出半个时辰，你就会冻毙。跟我走！”皇上硬将湘语拉出去。

※※※

在另一石室内，皇上检视湘语的脉搏。

“幸好，寒气几已散尽，多亏驭风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你由冰瀑就上来。”“孩子，告诉我，”皇上紧盯着她道：“你叫什么名字？”“湘语，谷湘语。”“谷湘语……你的亲娘是？”“我娘？”湘语摇头道，“我不知我爹娘是谁，从我有记忆以来，我就是孤儿，是师父将我抚养长大。”孤儿？皇上一怔。

难道司徒祺那恶徒已经……？“你……应是在北周皇宫内长大，不是吗？”“北周？”湘语一脸茫然，“不，我说过了呀，我是孤儿。”“不，你不

是孤儿，你一定是云姬的女儿。除了母女，世上不可能有如此相似的脸，太像了，太像了……”皇上直盯着湘语，喃喃地道：“云姬？皇上，你是说……您知道我的身世？”湘语惊讶地问。

“你……你一定是……”这时，由石室内传入一阵狂咳声。

“驭风！”湘语无心再问下去，旋风般冲入密室，“驭风！”

※※※

七日后，太子的寝宫——玄晖殿。

在皇上的医治及天山雪貂丝的奇效下，驭风终于度过最危险的时刻，病情日趋稳定，并且已由石室移到寝宫内来休养。

“小姐，”宫女端着刚熬好的药进来道：“请小姐休息一下吧，这几天，你一直不眠不休地照顾殿下，小姐也是病体初愈，这样劳累下去怎么得了？”“我不累。”湘语转头一看，“殿下的药熬好了？快给我，我服侍他喝。”“小姐，这差事交给奴婢就行了，请你先歇一会儿吧。”“不，我没关系。”已瘦了一大圈的湘语接过药碗，坚决地道：“你们全下去。”“是。”驭风的脸上和身上仍缠满雪貂丝，湘语细心地，一口口将药汁喂入驭风口中，药汁微微渗出来，湘语小心翼翼地轻拭驭风的唇边。

紧握着驭风依旧毫无温度的手，湘语的泪，止不住地滂沱而下……驭风！快点好起来！

睁开眼睛看我……我求你！你一定要好起来。

湘语将他的手包在掌心中，紧贴着自己的脸，漾满泪水的瞳眸凝视着他，凄楚地，一字一句温柔地道：“驭风，记得我们最后一次争吵的原因吗？你以为我要你拿下面具是因我怕你的真面目奇丑无比，所以你愤而离去。但不是的……为什么你不明白？我只是害怕呀……我害怕失去你，我不敢爱上你，因我没有安全感……我是孤儿，从小到大，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是属于我的？我不敢相信永恒，我害怕再尝到失去的痛苦，所以我不敢爱你。我欺骗自己，强迫自己漠视你的感情，你对我的好，我一直在逃避……”湘语将脸埋在他胸膛上，哽咽地道：“只有在现在，我才敢对你说出我心底真正的话，驭风，我爱你……我爱你呀……不管你是谁，不管你面具下的容貌有多丑陋，都无法改变我爱你的决心，今生今世，永不改变，就算你赶我，我也不走。”她吻着他苍白且冰冷的唇，决堤而出的泪水揉碎再两人之间，一颗心狠狠地揪痛。

“驭风！我要你快点好起来！我要你保护我。陪我一辈子，我要让你明白，我有多爱你！多在乎你！我是你的湘语，永远是最爱你的湘语。”湘语靠在驭风身上，滚滚热泪奔腾而出，她不能失去他，不要，绝不要……这些日子，她才知道他对她有多重要，她，爱他，早就疯狂地、毫无保留地爱上他，只是她一直不敢承认这份感情……她好恨以前的自己，为什么那么自私？只知一味地接受驭风的爱，驭风温暖的关怀腻宠，而是之理所当然。从不以相同的感情去回应他，甚至一再伤他，当着他的面冲过竹桥，欲离开他。

我……好傻！好笨！好自私。我一直不敢面对现实，不敢面对内心深处真正的声音，我欺骗自己，也欺骗驭风，更害惨了驭风。

驭风！求求你醒过来！求你快醒过来……湘语在心底一遍遍狂呼……给我一个机会爱你，我要告诉你，我有多在乎你……以生命来爱你！

不要丢下我，别让我失去你！我会疯狂，我会心碎！我愿付出一切代价以换回你，驭风！

※※※

三天后。

湘语坐在床沿，苦涩地、眉头紧锁地望着依旧昏迷的驭风。

这么多天了，驭风还是一点起色也没有，皇上天天过来看他，他也很担忧，经过这么久的治疗，驭风应该醒过来了呀，至少体内的寒毒已控制住了。难道……真的发生他们最害怕的事……寒毒早侵入驭风的脑中，这辈子，他可能永远醒不过来。

不！不会的！绝不会的！湘语紧咬下唇……他和她还有一生一世的路要走，她还有好多话还没告诉他，她绝不允许他一直昏迷下去。

湘语执起他的手，紧贴在自己心口，一颗颗的泪水由早哭肿的眸中缓缓迸出，她坚决而无比温柔道：“我会一直等你，等到你肯睁开眼看我的那一天。不管是十年、二十年……一辈子，我都会一直等下去，我绝不允许你以任何方式离开我，因为我——谷湘语，是为了爱你才来到这人世！只为了你。”她温柔地、虔诚地在驭风唇上落下一吻，她已有足够的勇气面对未来的日子，就算驭风永远不醒来，她仍会一直守着他，坚强的走下去，因为他给她的是最完整而刻骨铭心的爱，她已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她可以守着驭风，守着他给过她的那份最甜美炽热的真情。

轻轻地拭去驭风脸上的汗，湘语拿着药碗站起来，快到驭风吃药的时间了，她要去看看婢女们将药熬好了没。

才走了两步路，突然，她的裙脚被人扯住……这……不！不可能……湘语心头狂震，缓缓地，不敢置信地回首。

“湘语……湘语……”微弱的呼唤声由驭风仍泛白的嘴唇中逸出，消瘦的手紧紧抓住她的衣脚：“别走，湘语……”“驭风！”湘语狂喜地冲到他身边，“你醒了？驭风？你终于醒了。”“别离开我……别走……”驭风的身体仍无法动弹，但紧抓湘语的手，却怎么也不肯放开。

“我不走！驭风，我绝不走！我再也不离开你。”湘语紧抱住他，喜悦的泪水滚滚而下……她终于等到了！她终于等到这一刻！

“小姐，”在门外听到声音的绢儿紧张地冲进来，“小姐，发生了什么事？啊？殿下……”“快去通知皇上，”湘语欣喜若狂地喊着：“殿下醒了！”

※※※

“湘语，这次风儿的病能这么快痊愈，都是你的功劳。”皇上检视过驭风的脉息及健康情形后，微笑地对湘语道。

“不，陛下您千万别这么说，是我……都是因为我，驭风才会跌下千年寒冰瀑。是陛下治好我和驭风的病，湘语在此郑重地叩谢陛下。”湘语盈盈起身，屈膝便要下跪。

“别，湘语，快起来。”皇上连忙阻止她，慈爱地笑道：“我仅是以真气来护住风儿的心肺，并为他祛寒毒，他的健康情况会这么好，全赖你不眠不休，衣不解带地照顾他。这些天山雪貂丝也算功成身退了，我现在就为风儿解下这一身的雪貂丝。”湘语急忙扶着驭风坐卧起来，犹豫地道：“陛下现在就要为驭风解下雪貂丝吗？那……请恕湘语先退下。”“湘儿，”驭风扣住她的手，“为什么要避开？”“我……我……”湘语垂下眼睫，略微迟疑地回答：“以前……你一直戴着面具对我，我以为……你不希望我看到你的真面目。所以……我想先回避一下。”她不在乎驭风愿不愿意以真面目对她，她只知道，不管他面具下的容貌有多丑陋、多吓人，自己是跟定他了，这一生永不

离开他。

驭风的唇角泛起意味深长的笑意，他将湘语的手按得更紧，柔声命令：“乖乖待在这，我要你一直在这看着我。”“父皇，”驭风转头道：“请开始吧。”皇上以一柄和阗青玉所制的玉刀，小心地割开驭风身上的雪貂丝——雪貂丝乃世间至奇之珍物，一接近人体便会紧紧附着，产生极大的热量，必须以和阗玉所制成的玉刀才能割开。

皇上割除驭风身上的雪貂丝后，再慢慢剥除他头上及脸上的。

湘语的一颗心直提到胸口，双眼眨也不敢眨地直盯着驭风，眼睛却越睁越大，这……这是驭风？骗人！

传言真是大错特错！竟把他的面貌谣传为其丑无比，令人退避三舍。但……此刻，在她眼前的驭风……竟是个伟岸卓绝，硕长英挺的美男子！

“面如冠玉”这四个字尚不足以形容他俊美的万分之一。他双眉如剑，鼻如悬胆，漆黑若子夜的黑眸带股不可思议的魅惑气魄，被那深邃的黑眸一扫，只觉意识昏蒙，心醉神驰……整个人全陷入痴狂而危险炽热的沈沦中。

湘语从没想过，一个男人竟可俊美出色到这种地步。

外表玉树临风的他；气势却是刚毅蛰猛、剽悍果断的。集狂野与英挺于一身，浑身上下每一寸结实健硕的肌肉，都是令人无法抵挡的致命魅力。

皇上早在湘与“目瞪口呆、惊为天人”之际，微笑地走出房间了。

“怎么了？”驭风英气逼人的脸庞袭向她，饶富兴味地笑道：“不认得夫君了？”“你骗人——”这是湘语“恢复意识”后的第一句话，她大喊着：“你为什么要骗我你面目狰狞丑陋，惨不忍睹？你骗我！骗我！”“湘语，听我说。”驭风笑着抓住她愤怒的小手，“你何时听我『亲口』说过我面目『狰狞丑陋、惨不忍睹』，这全是外界绘声绘影谣传的。”“可是……”湘语依旧气呼呼地：“你捉弄我，欺负我，我们还曾为你的面具问题吵过架，我不在乎你是俊是丑，但我讨厌你一直戴着面具面对我，这会让我觉得有隔阂感，你是隔着一层心墙和我在一起。我不了解真正的你，无法走入你的内心世界。天底下有哪一个女孩可以忍受她的夫君始终戴着面具对她？”“夫君？”驭风闻言后笑得更加神采飞扬，紧抓住湘语，邪邪地、坏坏地逼向她：“终于承认我是你的夫君了？嗯？我的小娘子？”湘语霎时羞红了脸，双颊如火在烧，她又羞又恼地转身就走。

“放手！我再也不要看到你这无赖！你只会欺负我，放手。”“湘语，湘语，”驭风双手是最坚固的铁钳，有力地将她锁在怀里，令她动弹不得，眼见俏佳人一张小脸仍气呼呼的，他乾脆使出最直接有效的一招——也是他一直想做的事。

吻！蛰猛疯狂地吻了她。

他强悍地、充满侵略性地占有她的唇，火热地掠夺她喉间的芬芳甜美，湘语低吟一声，无助地闭上双眼，整个人摊在他怀中……让他的粗犷阳刚直接吞噬她的娇柔香馥。

他吻得她天旋地转，吻得她全身发烫，吻得她销魂蚀骨。

甘心醉死在他怀中！

他的喘息越来越混浊急促，熊熊烈火在两人之间窜起，这是最激情炽烈的吻，也是最真挚，最永恒的缠绵。

他将湘语吻得彤晕滟滟，心神荡漾……才恋恋不舍地松开她的樱唇……着火般的唇仍游移在她雪白滑腻的耳垂，及令人掉魂的香馥粉颈间。落下无

数的热吻，沙哑有力道：“还敢再说再也不要见到我？还舍得离开我吗？嗯？”“你……只会欺负我。”湘语双颊绯红，眼波流转处尽是无限风情，她羞涩，不依地道：“为什么一直瞒我？一直戴着面具？”驭风侵向她，在她雪白诱人的粉颈间结结实实地偷到好几个香吻后，才在湘语的又是抗议，又是粉拳直落得情形下，笑着制住她的手，让她安安稳稳地坐在自己的腿上，低沈浑厚的嗓音在她耳畔响起：“自我受封为储君以来，就一直戴着丑陋的面具见人，但这是不得已的。湘，现在我就告诉你——为何我一直戴着面具的原因。”

第七章

“我的父皇是位勤政爱民、英明有为的君主。虽然关中的北周和江南的梁朝一直对我国虎视眈眈，但在父皇的大力发展国防下，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我父皇是个武痴，平生最大的心愿就是潜心习武。所以，在我年满二十岁那一年，他便决心退隐，由我主持朝政，五年后再正式传位给我。”驭风轻吻着湘语的柔荑，继续道：“从小我一直在离宫长大，所以皇室内的人从未见过我的长相。父皇至离宫要接我回来时，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认为我的长相太过俊美，身为一国储君，恐怕难有威严感。

更何况，将来我必须时时率军亲征，在战场上，如果主帅的威严不足以吓阻敌人，气势便以输了一大半，所以父皇决定——让我戴上丑陋的面具。”“从那时开始，你一直戴着面具？”湘语问。

驭风点点头，“我一回宫，便亲率精兵上场作战，战场上的我总是一马当前的冲锋陷阵，很能鼓舞士气，敌人也被我来势汹汹的气魄先吓得退避三舍。所以，我从未吃过败仗，我国的国防也日益壮盛。后来，为了方便主持朝政，并避免走漏风声，不管在宫中，在战场，我一直戴着面具，连宫女也没看过我的真面目。”“你是第一个看过我容貌的女人，”驭风以指挑起湘语精致的下巴，俯身逼向她，熠熠黑眸闪着慑人的光彩，低沈地道：“你可知道，这代表什么？”“我……我不明白。”湘语被他瞅得心慌意乱，下意识地想逃。

驭风哪允许她退缩，他双臂一使力，将湘语锁得更紧，直接将他的宣言送入她嘴中：“你逃不掉的——从我将你掳回来的那一刻起，你已注定是我的妻子！北齐的太子妃。”随着他石破惊天的宣言，他炽热欲焚的吻也一并落下来。

在一连串天旋地转，足以将她带至云端的热吻后。驭风珍惜地紧拥住她，卸下指上一晶莹剔透的水晶戒指，慎重地戴到湘语指上。直视她的眼睛，一字一句道：“只有艳绝天下的舞姬，才有资格戴上这只戒指——你是我一人的舞姬，更是我的妻子。湘，别在离开我，永远留在我身边。”他的眼神是如此真挚狂烈，如此深情，像要剖出真心捧至她面前般……珠泪盈盈的湘语已无法言语，她早就知道……她再也离不开他了，不管他要不要她，她都心甘情愿地留在他身边，永不分离。

主动迎向他的唇，她给他一最坚定而无悔的承诺——无须任何言语与誓言，在旖旎的蜜吻中，她交出了她的深情，她的一切，她的一生……两颗

早已紧紧相吸的心，绵绵密密地纠缠，缠绵一辈子。

※※※

“郡主，郡主，你不能进去。”“滚开！”南阳郡主黎苡筝狠狠地一鞭抽向欲挡驾的宫女。

“我要进去看我的皇表哥，谁敢阻止？”“郡主……”黎苡筝气怒冲天地步向驭风专用的射箭场，她一听说驭风的菰毒及冰瀑的寒毒全好了，便迫不及待地赶来看他。谁知宫女竟敢挡着她，说什么殿下有令，任何人都不许进入射箭场吵他。

哼！黎苡筝自负地想着，她算任何人吗？她可是未来的太子妃！

“表哥……”黎苡筝的话还没说完，整个人便怔在原地，不敢相信她所看到的……不，不可能！这怎么可能？该死的，又是谷湘语这贱婢！她还没死？她不是上她的当，掉入千年寒冰瀑了吗？为什么还活着？表哥……竟与这贱婢亲密地共骑一匹马？笑意吟吟地教她射骑，从小到大，她从没见过表哥这么开朗的笑容，最重要的是……他……他竟没有戴面具！

为什么他对谷湘与如此特别？为什么？黎苡筝只在驭风还在离宫时，见过他的真面目，但，自表哥戴上面具以来，他不曾在任何人面前拿下过，甚至对她也是；而今……他竟未戴面具，亲密地与谷湘语共骑一骑，黎苡筝苦缠驭风多年，他都吝于给她一个笑容。

现在却……霎时，黎苡筝的妒火熊熊燃烧……可恨！该死的！她绝不甘心，绝不容许任何人夺走她的驭风表哥。

谷湘语……我黎苡筝不除掉你，誓不为人！

“冯达。”她冷冷地开口。

“是，郡主有何吩咐？”冯达小心翼翼地趋前问，黎苡筝语气中的阴狠杀机令人毛骨悚然，他可不敢怠慢他的主子。

“马上去给我查清楚——那个贱丫头谷湘语究竟是什么来历，没有查明之前不要回来见我。”“是，小的遵命，小的马上去办。”黎苡筝快喷火的双眸依旧狠狠地盯着湘语……可恨！太可恨了！她凭什么得到表哥如此的宠溺？表哥对她的动作是如此温柔，如此呵护备至，不！

这应是属于她的呀！

黎苡筝一双手死命地掐住皮鞭……如果不是表哥在场，她真想冲上前，一鞭打死那贱婢！

“郡主，”一直在一边的冯华献计道：“郡主不用如此费心调查她的来历，依小的之见……”黎苡筝转向他：“你有什么方法？还不快说？”冯达和冯华这两兄弟都是跟随她多年的手下，但冯华生性机敏，诡计多端。

“是，回郡主的话。小的曾在数天前，听到由皇宫传出的传言，闭关练功、不问世事已久的皇上，竟为一来历不明的谷姑娘疗伤祛寒毒，宫里的人议论纷纷。但无人清楚这位谷姑娘的来历，小的对这奇怪的事也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今日一见倒让小的想起一人……谷姑娘……郡主你看她像不像皇上当年的最爱——云姬。”云姬？黎苡筝一愣，脑中自动浮出一张眉目如画、灵秀脱俗的容颜。她并没亲眼看过云姬，但她记得在皇上的书房内，全是云姬的画像。

云姬，一来自江南梁朝，艳冠群伦，曾让天下英雄为她掀起一场武林争战的绝世美女。

黎苡筝曾听母亲说过关于云姬的事，云姬是江南梁朝的人，眉如新月，

肤如凝脂，浑身上下有股灵秀超脱的气韵，芳龄二八已艳冠天下，多少王孙公子，各国的首领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但她却对年轻有为、气宇轩昂的北齐元首——也是驭风的父亲——齐宣帝，情有独锺。

齐宣帝亲赴江南迎接佳人，准备接她回北齐册封为皇后。但在中途却中了埋伏——北周的周恭王亦狂恋云姬，在得不到佳人青睐的情形下，他乾脆一不做，二不休，使出最卑劣的手段：抢婚。

他设下重重埋伏，由齐宣帝手中夺走云姬，并强行占有她。悲痛欲绝的云姬本想一死了之，但她却发现自己……有身孕了！她把自己关在房中，任凭周恭王送来各式名贵珠宝来讨她欢心，她始终冷言以对，一生下女儿后，刚烈的她立刻自尽。

而齐宣帝受此重大打击，几乎崩溃。虽然狂怒的他亲征北周，几乎让北周王国，但云姬早已香消玉殒。

反观强行夺爱的周恭王，他迷恋的只是云姬那倾城倾国的外表，并非真心爱她。云姬被他硬夺回去后，一直冷若冰霜地待他，甚至每当他一走进她，她便举起匕首，厉言若他再接近一步，她便当场自尽。

云姬绝不给他再侵犯她的机会。

周恭王讨了几次闭门羹后，也渐渐对云姬失去兴趣。虽然她的美貌堪称闭月羞花；但个性又烈又强，根本不让他接近。性好美色的周恭王很快地便将注意力转倒后宫其他善于察言观色、曲意承欢的佳丽身上。

甚至云姬自尽后，他都懒得去看她一眼，她所生下的女儿他也没兴趣过问，反正已有太多嫔妃为他生下公主。

周恭王甚至忘了他还有这个女儿，所以，后来小公主无缘无故失踪时，他也没花什么心思去寻找。

齐宣帝自云姬死后心灰意冷，一生落落寡欢，只能藉潜心练武来减轻内心的痛苦。云姬死后十年，身为元首的他在朝中大臣的一再苦谏下，不得不娶一贵族千金为后。他只是为北齐皇室留下子嗣，他的爱，早在十年前就随云姬死了，灭了。

连驭风都知道，父皇虽然一直对母后敬重有加，两人相敬如宾。但父皇最爱的，也是一生唯一爱过的，是红颜薄命的云姬夫人。

云姬？黎苡筝狐疑地盯着被驭风拥在怀中的湘语。

“你是说……他可能是……”“小的只是猜测，”逢华措辞谨慎，但神情已十分笃定：“小的以前也曾在宫中当差，甚至随皇上去过江南迎接云姬夫人。云姬夫人之绝世容貌令人毕生难忘，而这位谷姑娘不论是容貌或神态，简直是当年的云姬夫人。最重要的是……云姬夫人在自尽前，将女婴交给一忠心的婢女，要她无论如何也要将女婴带出宫，在民间扶养长大，云姬夫人深恨周恭王。因此，即使女儿是周恭王的亲骨肉，但她一直到死前，仍不让女儿在她最恨的地方成长。”“而那失踪的女婴……”冯华微微一笑。

“郡主，你也听说了。这么多年来，北周皇室一直找不到云姬夫人所生的女儿。”“她……”黎苡筝难以置信地望着湘语：“她真的就是？”“郡主，如果谷姑娘真是云姬夫人和周恭王所生的女儿，事情就好办多了。”冯华脸上现出诡异的笑容：“小的倒有一计，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斩草除根，教谷姑娘再也无法接近殿下。”“哦？”黎苡筝眸中寒光一闪，“还不快说？”“郡主，你何不让历史重演？”冯华在黎苡筝耳边低语一番后，只见黎苡筝脸上泛起莫测高深的奇异笑容。

“有道理！难得你想得出这等妙计。很好，看起来我必须马上修密函，送到北周和江南的梁朝。”

※※※

“这是怎么回事”驭风愤怒地一拍桌，气势慑人地吼着：“北周联合江南梁朝，突袭我国边境的历城？连将军，你给我解释清楚。”“是。”连拓初将军恭敬地回答：“自殿下在三年前，于历城之役大败北周后，周泰王一直不敢再轻举妄动。历城的边防良好，但……周泰王这次竟联合江南梁朝一起出兵，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地攻向历城。”该死！早知道三年前，就不该放了周泰王那小子一条生路。驭风在心底诅咒着，就算北周找江南梁朝一起出兵，他也有自信可在短期之内歼灭他们。只是……历城因为居边防要塞，多年来已饱受战乱之苦，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驭风实在不忍再发动战争，涂炭生灵呀。

他不是只懂发动战争的霸主，如果以智力可以解决的问题，他就不愿发动战争，他尊重每一个生命，不希望有任何人，任何他的子民在战乱中失去宝贵的生命。

更何况，一旦点燃战火，不管最后谁胜谁败，对两国都只有负面的影响，两败俱伤。

只不过……照这情形来看，是非有一场血腥风暴不可了。

一手下来报：“启禀殿下，北周派人送来一军函。”“北周？拿上来。”驭风命令。

看完周泰王亲笔写的军函后，驭风不禁勃然大怒，把军函往地上一摔，铁青着脸发出狮吼：“混帐！岂有此理！”“殿下？”文武百官都吓白了脸，殿下向来冷静沈着，从未见过他如此暴怒。

左右护卫——秦岳和班晋立刻战战兢兢地拾起军函一看，两人也傻了眼。

这……事情怎会扯上谷姑娘？原来周泰王在军函上说：他已得知当年云姬夫人所生之女谷湘语现在就在北齐皇宫。周泰王狂言：谷湘语乃先皇——周恭王之亲骨肉，北齐应将谷湘语交还北周，他并明白地表是，谷湘与一回北周后，理应当他的侍妾。

原来当今北周元首——周泰王，非周恭王之亲骨肉。周恭王一生沈溺于声色，旦众多妻妾中，竟没人为他生下半个儿子，全是女儿。不得已之下，周恭王只能收养一义子立为皇太子，就是后来的周泰王，在周恭王死后继承王位。

周泰王和谷湘语并没血缘关系，他曾听说周恭王早逝的云妃，貌似芙蓉仙子，拥有沈鱼落雁之姿，早已心向往之。而今，云妃之女终于找到了，而且据说其貌之妍丽非但不逊其母；更加明艳照人。向来好美色的他，怎会放过如此的娉婷佳人？他马上以重金游说江南梁朝一起出兵，壮大声势。

军函上，周泰王扬言：除非北齐马上交出谷湘语，否则——历城战场上见。

“殿下，”老臣祈修立刻道：“我国边防战乱已久，不宜再生事端，请殿下速将谷姑娘还给北周，以消弭一场战争。”“是啊，”另一老臣袁大人也说：“请殿下恕臣直言……红颜祸水！当年因争夺云姬夫人，不但搞得天下大乱，连皇上也就此抑郁终生……殿下英明有为，请殿下以国家社稷为重，误因一女子而生战端，祸国殃民，恳请殿下三思。”“请殿下将谷姑娘还给北周吧！

她本来就是北周的公主。”“是啊，殿下，很可能谷姑娘是北周派来卧底的！请殿下快将谷姑娘送回去。”眼看文武百官议论纷纷，驭风不禁怒喝：“住口！不许再说，我以太子之尊担保——谷姑娘绝对不是北周的奸细，她甚至不曾见过周泰王。不许胡说。”他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事物伤害湘语，他拚了命也要保护她。

“可是，殿下……”老臣祈修一脸忧心忡忡：“在此战乱之际，谷姑娘的特殊身分会遭我国大军及全国百姓的非议及不满啊。为避免人心涣散，请殿下将谷姑娘……”“住口，我说过不许再说！”驭风冷峻犀利地下令：“这件事我自有主张，退朝。”

※※※

他怎能放弃湘语？怎能失去她呢？他早将她视为自己一生一世的妻子，自己生命中的一部份，他的存在是为保护她，珍惜她，她给他的，是刻骨铭心的挚情，如果失去她，他不知自己为何而活？纵使拥有天下，也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

他第一次憎恨自己是皇太子的身分，他只是想保护自己最心爱的女人，只想与她平平静静地度过一生，厮守至老，难道这么平凡而简单的心愿，真是一种奢求吗？驭风痛苦的眸光紧紧跟随湘语轻盈地旋身，舞动……只要看见她，他纷乱愤怒的心情就会得到最大的平静。他根本舍不下她，绝对无法承受失去她的锥心之苦。

梳着驭风最喜欢的拂云髻，身着绣蝶对襟外衣，外加藏青小褂，练武练得香汗淋漓的湘语一转身发现他，笑意嫣然地迎上来：“你在这站多久了？怎不叫我？”驭风没有回答，扣住湘语的肩，火热澎湃的黑眸一瞬也不瞬地盯着她，似乎要将她揉入他深邃的瞳眸中。

“驭风？”湘语被他盯得粉脸绯红，羞涩地道：“你怎么了？为什么不说话？”他猛力抱住她，狠狠地，深深地搂她入怀，似乎要将她嵌入自己的胸膛内，沙哑而坚定的嗓音在她耳畔响起：“湘语，相信我——我爱你，疯狂地爱你！就算要与全天下的人对抗，与全天下的人为敌，我依旧疯狂地爱你，绝不放弃你。”“驭风？”湘语讶异地问：“你怎么了？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驭风依然一语不发，只是更猛烈地抱住她。

“驭风，告诉我，你怎么了？”“我没事。”驭风在椅上坐下来，大手仍霸道地环住湘语，让她坐在自己腿上，直盯着妩媚清妍的小脸，微笑着说：“舞练得怎么样？为我跳支你拿手的双雁舞。”“先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驭风，也让我分担你的痛苦。”湘语抚着他紧锁的眉心，担忧地道。

“真的没事。”他吻了她雪白的柔荑一下，给她一清朗且令人信赖的笑容。

“来，叫乐师演奏我特地命人为你而作的《惊破梅心》，并跳支舞给我看，你永远是我一人的舞姬。”这时秦岳的声音在外传进来，他略显紧张道：“殿下，连将军派人传来一急件。”连将军？驭风冷眸一紧，他不是应在前线吗？传回急件？难道前方的军情……他迅速起身，神情未变地对湘语柔声道：“早点休息，别练舞练太晚，我去处理一些事情。”湘语心口一揪，“驭风，”她拉住他，“怎么了？”“没事，别担心。”驭风微笑地拍拍湘语的手，“听我的话，早点休息，嗯。”他转身出去。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湘语不安地望着驭风匆匆离去的背影，她从未见过驭风的神情如此凝重，他眉宇之间似乎积了太多忧愁……湘语简直坐立难安，一颗心全悬在驭风身上，深夜了也无法入睡，她乾脆站在廊下等驭风，

等了许久，终于看到秦岳匆匆地由前厅经过。

“秦右使，”湘语连忙趋前，“告诉我，宫里到底出了什么事？”“谷姑娘？”秦岳吓一跳，“这么晚了你还没歇息？”“我知道有事情发生了，”湘语固执地追问：“秦右使，请你一定要告诉我。”“谷姑娘……”秦岳为难地道：“请你别问我，卑职……什么都不知道。而且殿下也一再交代不可向你……啊……”糟！秦岳懊悔地想咬掉自己的舌头。

“果然有事瞒着我，”湘语叹口气道：“秦右使，请你告诉我吧。”“我……我……”秦岳急得直冒冷汗。

“谷姑娘，请你别为难我，我真的不能说啊。”“好，你不说是不是？”湘语猝不及防的抢过秦岳的佩剑。

“谷姑娘？你做什么”秦岳吓坏了。

“别过来！”湘语拿着剑抵住自己颈子，正色道：“你再不说，我就用你的剑划伤自己，再告诉驭风，是你袭击我。”“谷姑娘！”秦岳大叫：“你……千万别害卑职呀！卑职会被殿下碎尸万段……好吧，我说就是……”秦岳把北周周泰王的事扼要地说了一遍。

“北周？”湘语越听脸色越惨白。

“不……你是说……我的亲生父母可能是周恭王和云姬夫人？”湘语突然想起——驭风的父亲，曾一直盯着她喃喃地道：“一定是……你一定是云姬的女儿……”“不是可能，”秦越断然道：“几乎可以肯定是了！朝中老臣中，有一些人当年也曾见过云姬夫人，他们斩钉截铁的表示——谷姑娘的容貌简直和云姬夫人一模一样，一定是母女关系。”湘语的脑中空前的纷乱，完全理不出半点头绪，从小到大，她一直梦想能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也就是为这而下仙鹤山。但她作梦也想不到，自己的身世竟是……她的生母，云姬夫人已在一生下她就自尽了；而她的生父……多悲哀啊，就连她的生父也在数年前驾崩。最讽刺的是——她的生父竟早忘了还有她这女儿的存在。

不……湘语快被那巨大的痛苦撕裂……不管她多不愿承认，但，她的母亲和父亲竟不是因爱而结合，可怜的云姬夫人是被周恭王强占的。

她的父亲……妻妾成林……根本不曾爱过她的母亲，只是将她当作一美丽的玩物，玩腻了就不闻不问，任她自生自灭。

湘语跌坐在地上，任悲痛的泪水滚滚而下……不！为什么？在她辛辛苦苦地寻找自己的身世后，上天竟给她如此残酷的答案？最讽刺的是——而今，父亲的继承人周泰王，竟对她存有非分之想，妄想得到她，成为他的侍妾？太可笑了！也太残酷了！

她的亲生父母都已不在人世，回不回北周对她一点意义也没有，而且湘语也不肯回北周，她不会忘记自己那可怜的母亲，云姬夫人，是在如何绝望的心情下自尽，她绝不回到毁掉母亲一生的地方。

可是……为什么她的身世竟会连累到驭风？还害驭风的国家即将卷入战乱中？“周泰王……”湘语十指掐入掌心中，语音破碎地道：“如果驭风不将我交给他，他真要出兵攻打北齐？”“北周和江南梁朝的十万大军已开到历城了，”秦岳道：“历城岌岌可危，随时有失守的危险，哼，这周泰王真是卑鄙小人，如果他单独出兵，根本不是殿下的对手，殿下在三天之内一定可以打得他抱头鼠窜。但他竟无耻地向江南梁朝进贡称臣，只求梁朝出兵帮他。”秦岳又说：“殿下是军事天才，调兵遣将自有过人之处，但一来殿下不愿再于历城发动战争；二来，我国前年刚与赤土打完一场大战，虽大祸全胜，

但也颇伤元气，此时正是该休养生息的时候。”“我明白了，”湘语瘦弱的身躯一阵摇晃，她悲戚地道：“那……此时，驭风的立场一定十分艰难……他既不舍将我交给北周；但朝中大臣也对他颇有微词，相当不谅解是不是？”秦岳低下头，黯然地回答：“殿下的处境的确很为难……自他正式接掌朝正以来，果断英明的他一直深受文武百官的爱戴。但……这是第一次，大臣们对他议论纷纷，说他被妖女迷闭了心智……”啊！秦岳惊觉失言，“谷姑娘，对不起，这是大臣们乱说的，你千万别放在心上。”湘语无助地闭上双眼，勉强地开口：“我明白了。你……你可以走了。”“谷姑娘……”秦岳不忍地望着她。

“那些闲言闲语，你千万别放在心上。我们都知道，北周会出兵根本不是你的责任，贪婪又阴险的周泰王早就妄想消灭我国。”秦岳十分后悔，自己为何一时嘴快而伤了她？一直跟在殿下身边的他，深深明白殿下为何如此珍视谷姑娘——除了她令人失魂的美丽容貌外；最重要的，她亦深爱殿下，了解他，懂他，拥有一颗温柔且善良慧黠的心。

“我没事，”湘语的声音几乎低不可闻，“你走吧。”“是……卑职告退。”秦岳走后，湘语全身止不住地发抖，她死命地以双臂抱住自己，但由体内所窜起的绝望及寒冷仍毫不留情地袭向她，绝望悲痛的热泪也夺眶而出。

我是罪人，我是十恶不赦的罪人……为什么？为什么我的存在只会一次又一次地为驭风带来麻烦？我只会害惨了他？我不能在待在这里！湘语紧揪心口，不断地命令自己。

我必须走！必须走！走得越远越好。

我不能让驭风找到我，更不能再连累他。她绝不能让驭风为她而冒着众叛亲离，甚至国家灭亡的危险。她决不许因自己而毁了驭风和他父皇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北齐。

她明白以驭风对她的深情，即使奋战到最后一刻，他仍会死命地保护她，绝不让她受到任何伤害，但湘语不要驭风为她再牺牲，她更不愿一个正蓬勃发展的国家因她而毁。

该走了……只要我一走，就可以消弭一场战争，快走！

走得越远越好！

第八章

三个月后，仙鹤山下的一小镇。

洛翦寒以翩若惊鸿的轻功扑向镇外的一株柳树，一蒙着黑纱的女郎早在树下等她。

“翦寒，你回来了。”女郎一见到她，抓住她的手跳到树上，这才敢解下厚重的面纱——谷湘语。

自从她不告而别后，不但驭风动用所有人力，疯狂地找她，连北周的周泰王和江南梁朝的梁献帝，也派出大队人马出来找她。

周泰王早就对湘与势在必得，不甘心一绝世美女就这样飞了。而梁献帝，本来他是因周泰王的进贡、巴结才出兵帮他，但自从他听说谷湘语为稀

世之艳美，乃百年难得一见之楚楚佳人后，他也对这传言中的大美女起了绝大的兴趣，遂加入争夺谷湘语的行列。

本来湘语只是为了躲避驭风，但现在……几乎全天下的人都在找她，逼得她根本不敢下仙鹤山。不得已要下山时，不是蒙着黑色面纱，就是乾脆易容。

“翦寒，”湘语急促地问：“现在北齐的情形怎么样？”“别担心，”洛翦寒拍拍她的手道：“你失踪后，周泰王和梁献帝仍不相信你人已不在齐国了。反正他们早对历城虎视眈眈，仍出兵攻打历城，幸亏北齐太子兰陵王冷静地运筹帷幄，调兵遣将，已不到三万的兵力，十分漂亮地打了一场胜仗，打得北周和南梁如落花流水，死伤惨重，并被逼签下永不得再犯历城的条约。”他没事了……湘语整个人靠在枝干上，紧绷的心情终于稍稍松懈下来……只要知道他没事，他的国家没事，她就心满意足了。

“可是……湘语姊，现在外面的人全在找你，”翦寒忧虑地道：“不只齐国，连北周和南梁，都派出一大堆人出来找你。湘语姊，兰陵王找你找得好苦，我偷潜入北齐皇宫看他时，他整个人……唉……我该怎么形容呢，形销骨毁，憔悴得令人震惊，心疼。他疯狂地在找你，湘语姊，你别再躲他了，我觉得这样好残忍，连我看了都不忍心。”“不，不要在说了。”湘语逃避般地闭上双眼，一并漠视心底深处那最深、最烈的疼痛与相思之苦。

“我不会再回去的，我一回去，北周和南梁会更加没完没了。我不能再害他……我相信……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完完全全的忘了我，他会全心全意地治理他的国家，以他过人的天赋及精明冷静，一定可将北齐发展得更加强盛壮大。然后，他会有一个温婉贤淑的太子妃，未来的皇后，照顾他……”湘语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她紧掐自己的手臂，不让热泪滑下眼眶……她不允许自己再回头了，她唯一能做的只有放弃……放弃……不管多苦，多痛，不管已千疮百孔的心再裂为无数碎片，她只能放弃。

“忘记？你真的认为驭风哥会将你遗忘？”翦寒抓住湘语的手，炯炯地盯视着她，认真地道：“湘语姊，你不要再骗自己了，你比谁都清楚，驭风哥这一生一世绝不可能忘了你；正如你能将他自心头抹去半分吗？自你回来这三个月，哪一个夜晚不是再睡梦中被自己的泪惊醒？你还要再骗自己，认为你忘得掉他？他也可以将你遗忘吗？湘语姊，你这是害苦了自己，更害惨了驭风哥呀。”“不要说了……”湘语一味地只想逃避，泪如语下地哽咽：“我没有别的选择……不然我还能怎样？我爱他，以生命来爱他！为了他，我可以付出一切，牺牲一切，我不愿他为我而再受苦。夹在国家与儿女私情间煎熬，不管我院不愿意承认，我都是周恭王的女儿，我一出现，只会制造更多的问题，所以我必须离开，这是最好的方法。”“湘语姊，”翦寒心痛地抱住她：“但我不忍再看你被相思折磨得不成人形，也不忍再看驭风哥找你找得欲狂呀。”“他会遗忘的，日子一久，他就会将我遗忘；会有更好，更适合他的女孩来照顾他……”湘语紧咬下唇，完全不管心底被撕裂的痛苦，至于她自己……早在她离开他的同时，她就已将自己的感情与感觉全冰封不理了。

她只在乎驭风……只要知道他现在平安无事就够了，她就十分满足了。

摇摇头，湘语幽幽地道：“翦寒，你先回仙鹤山吧，我心情很乱，想在外面走走，过几天再回去。”她一说完便欲施展轻功离去。

“湘语姊，”翦寒拉住她的手，“你……我陪你一块去。”“不用了，”湘语淡淡一笑：“别担心我，告诉师父，我过几天就回去。”没在做任何的停留，

湘语身子往上一提，迅速消失在天际。

“湘语姊……”洛翦寒望着她的身影怅然道：“唉，你这是何苦，为何这样折磨自己？也折磨驭风哥。”湘语如一抹游魂般，漂荡在天地之间，她漫无目的地往前走，一直走，不敢回头，更不敢多想。

这天黄昏，当她来到一偏僻的村落想投宿时，找了好久，终于在一山腰旁找到一间破庙。

反正只是借住一晚，就将就一下吧。湘语进入破庙，拂开蛛网小心翼翼地往前走。

突然，她全身寒毛直立，不对劲……一股直觉告诉她，庙里还有人！

“什么人？出来！”湘语大喝，警戒地抽出长剑。

“哈哈哈……”随着一阵狂放嚣张的大笑声，一王爷打扮的男人在一群护卫的簇拥下，由里面的禅房大摇大摆地走出，紧盯着湘语，不怀好意地道：“幸会呀，谷姑娘，本王已在此等候多时了。”“我不姓谷，”湘语反射性地拉紧脸上的黑纱，“你们认错人了。”“哈哈哈……”男人笑得更加得意：“谷大美人，别在否认了。你以为你蒙着面纱，我就认不出你是传说中的绝世美女——北周公主谷湘语？来吧，先下面杀让本王瞧瞧嘛，既然你是云姬夫人的女儿，我倒要看看，你是否真如传言中的倾城倾国，艳冠群芳？”“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我更不是什么谷湘语，你……你到底是谁？”湘语一边往后退，一边评估眼前的情况……这男人护卫众多，若要硬闯出去，凭她的武功，胜算不大，只能先拖延时间，再伺机冲出去。

“我？你不认得我吗？”男人又发出狞笑：“亲爱的湘语妹子，怎么见到你皇表哥，也不问声好吗？”“皇表哥？你到底是谁？”湘语边问边猝不及防地射出一排七巧镖。

谁知道……那男人身边的一高大护卫竟突然窜起。弯刀一挥，便轻松力落地打掉所有的七巧镖。

“你？”“这种雕虫小技少在我周泰王眼前现，我贵为一国之尊，身边的高手可是比比皆是，来人呀，把她给我拿下！”“是，皇上。”糟！只有硬拼了，湘语迅速陷入苦战中，但她毕竟寡不敌众，不出几个回合，她的长剑被打落在地，挡掉七巧镖的护卫以弯刀抵住她的咽喉。

“够了，住手。”周泰王下令：“不准伤她，别忘了她可是名满天下的大美人，也是我将来的爱妃呀。”周泰王笑得更加邪恶，慢慢走近湘语，大手一挥，便硬扯掉她的面纱。

“皇上，小心！”在面纱掉落的同时，两枚闪着银光的毒针也由湘语的发际中射出——这是湘语事先安排好的，她绝不让任何人扯下她的面纱，但她又知自己的武功有限，因此，在面纱旁暗藏毒器。

另一高手身形一窜，又为周泰王打掉毒针，湘语恨得直咬牙——该死，为什么又让这败类逃过一劫？“又想以暗器伤我？嘿！你的脾气倒是挺倔的。”周泰王更感兴趣地道：“很好，本王就喜欢够辣够呛的女人。来，让我看看你的容貌是不是也这么够味。”“不——湘语拚命闪躲，但两个护卫一左一右扣住她，她根本动弹不得。

周泰王以指挑起她的下巴，瞳孔倏地放大——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

啧……美女！真是绝世美女！周泰王贪婪地盯着湘语精致无暇的脸蛋，在惊艳之余几乎说不出话来。

“太好了，天下第一美女果然名不虚传！不愧是云姬夫人的女儿！也不枉本王找你这么久，哈哈哈……哈哈哈……”湘语厌恶地甩掉那恶心的手。

“不许碰我！无耻之徒，还不快放我走？”“放你走？”周泰王又极暧昧地轻抚湘语滑嫩的脸庞：“嘿嘿，美人儿，你说我舍得放你走吗？为了你，我向江南梁朝进贡称臣，好不容易才说服梁献帝和我一起出兵，进攻北齐，虽然被那该死的兰陵王打得落荒而逃，但我想要你的决心可一直没改变过，嘿，好不容易才找到你，可以享尽艳福，你说我会那么傻傻的放你走吗？来人呀，押她上车。”“是。”“不！放手！”湘语尖叫，“周泰王，你这禽兽不如的东西，你的皇位是我父皇传给你的，我是北周的公主，你竟敢对我有非分之想？你无耻下流！放开我！”“嘿，我知道你是北周的公主，”周泰王哈哈大笑：“但你也别忘了——我只是那老家伙的义子，和你没半点血缘关系。所以……美女当前，我岂有放过的道理，哈哈哈！废话少说，还是乖乖跟我回皇宫去，共效于飞吧，把她带走。”不……湘语在慌乱之际用力扔出一枚紫烟弹，可产生爆炸力及迷魂的紫烟。

“哇！”现场一片惨叫声，湘语立刻挣脱护卫往外冲。

“护驾！护驾！保护皇上，皇上，你没事吧？”“咳咳咳……我没事，该死的臭丫头！快给我追！千万别让她跑了。”湘语拔腿狂奔，方才押住她的护卫点了她的要穴，害她无法施展轻功……糟！怎么办？他们追来了。

她没命地往前跑……完了！前面……竟是一断崖！

完了！

“臭丫头！你给我回来，站住。”周泰王和一群护卫赶上她。

“嘿，你再跑呀！再跑呀！前面没路了吧？我看你还能往哪跑？”周泰王一步步地逼上来。

“不！你别过来，”湘语大喊：“你在过来，我就跳下去。”“嘿，美人儿，你别开玩笑了，断崖耶！一掉下去保证没命而且粉身碎骨，你就别再那么死心眼了，跟我回宫有什么不好呀？本王马上封你当贵妃，让你吃香的，喝辣的，想不尽的荣华富贵。”周泰王非但不停下脚步，反而更逼近湘语。

“别过来！”湘语厉声狂喝：“我是说真的，你再向前一步，我一定往下跳！”她不要再发生和母亲相同的悲剧……被自己不爱的男人抢掳回宫，夺去清白，悲惨地结束一生。

不！她不要，她宁死也绝不让这禽兽得逞。

“小美人，你就别再嘴硬了，来，把手给我。”色欲薰心的周泰王如饿狼般扑过来。

“不要——”湘语发出最绝望的悲吼……再见！驭风！再见！

今生无缘，但愿来世！

随着凄惨的叫声，湘语直直坠入崖底。

而周泰王……他趴再悬崖边，吓得全身发抖，他不敢相信，这女人的个性竟这么烈，真的跳下去。

“不要！湘语姊！”因看到湘语的紫烟弹光芒，知道一定有是发生，而匆匆赶来的洛翦寒目睹湘语坠崖这一幕心魂俱断地嘶吼，狂风般冲到崖边。

“湘语姊——”回答她的，是谷底呼啸而过的风声。

“不……这不是真的！”湘语姊不会……不会！

“是你们害了湘语姊！”洛翦含泪流满面地转头怒吼：“我要你们死无葬身之地！”洛翦寒由袖中射出一排“暴雨梨花针”，这是世间剧毒，中针者根

本没有任何生存机会，当场气血逆流，筋脉全断且全身皮肤溃烂，五脏六腑如被撕裂、如被火烧般，凄厉地哀嚎至死。

洛翦寒从没使用过这毒针，也从不杀人；但今天，这些男人害死她的湘语姊，她一定要为湘语姊报仇！

“啊！啊！”周泰王和他的手下发出惊天动地的惨叫，一个个在地上打滚，痛苦地扭转身体。

“救命，救命……姑娘救我……”皮肤开始溃烂的周泰王以最后一口力气爬过来拉住洛翦寒的脚。

“你死一千次、一万次都不够！”洛翦寒狂怒地踢开他，手中匕首一挥，直直射中周泰王的咽喉，他双眼瞪得比铜铃大，鲜血直冒，“咚”一声倒下。

“湘语姊……”翦寒跪在断崖边，悲痛欲绝地哭喊：“你不会死……我不相信！你绝不会死……”

※※※

深夜，北齐军队的营帐内。

驭风正和手下研究明天一大早的作战计画，为免后患，防止北周再次来袭，驭风决定斩草除根，一举消灭北周。

明天一早就要出兵。

驭风阖上地图，冷漠威严地道：“好了，明天一早，就按照原定计画出击，你们全下去吧。”“是。”一群高级将领纷纷退下，只剩驭风的左右护卫秦岳和班晋，仍站在原地。

“还有事吗？”驭风淡淡地看了两人一眼，“你们也下去吧。”“属下……属下只是想提醒殿下，明天要拂晓出击，请殿下早点歇息，保重身体。”秦岳道，他知道自谷姑娘失踪后殿下已数月无法成眠，在这样下去，他的身体会支持不住的。

驭风深邃的眸中一片黯然，半晌，他才低沈地开口：“有她的消息吗？”“属下……属下已尽力在找……但一直没有谷姑娘的消息。”驭风的眸中闪过落寞与深沈的失望……也罢，他已经决定了，等他挥军消灭北周，尽完他对国家的责任后，他会立即卸位，将太子之位让给皇弟——唯一的弟弟超风太子，将来，也由超风太子继承皇位。

一消灭北周，他便要放下一切，亲自去找湘语。不管要找多久，不管要跋千重山、万重水……他一定要找到她。他不允许她在他的生命里缺席，她早已是他生命中的一部份，他绝不容许她逃开。

为什么要离开我？湘语？为什么？多少个无眠的夜里，他痛苦地、疯狂地喊着她的名字，为什么要走？你以为，你一消失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吗？你只是将最大的痛苦与绝望留给我，将我推入万劫不复的地狱中。

我一定要将你找回来，不管要付出任何代价，上穷碧落下黄泉，你是我的妻，我的挚爱，我会再度将你夺回来！

“你们下去吧。”驭风下令。

秦岳和班晋正要退出去的同时，突然“叮”一声，一个闪着光芒的东西直砸到驭风的桌上，窗外也闪过一道蓝色身影。

“什么人？”秦岳大喝。

驭风迅速由桌上拾起那飞进来的东西，他整个人一怔，这——水晶戒指！他亲自为湘语戴上的水晶戒指，怎么会？难道，湘语……驭风黑眸一亮，飞身冲出去。

“殿下！”秦岳和班晋互望一眼，也直追出去。

※※※

黑夜中，驭风直追着前方的蓝色身影，依稀看得出是个姑娘，而且她的轻功功力过人，驭风和她一前一后，直追到一崖边。

断崖上，蓝纱女子才落下来，驭风也紧接而至。

洛翦寒回过头，面无表情地望着驭风。

“姑娘，”驭风紧抓着水晶戒指问：“请问姑娘，是如何得到这水晶戒指？”洛翦寒冷冷地问，“你认识这戒指的持有人？”“这是我送给妻子的戒指，”驭风坚定地道：“她一直配带着。”“妻子？”洛翦寒悲戚地轻喟，“我知道这是你送给湘语姊的东西，所以我才将它还给你。”“你认识湘语？”驭风急切地问：“她在哪里？告诉我！”翦寒静静地望着驭风，两行泪无声无息地落下，她转向崖边，闭上眼睛道：“你不用再找她的，她已经死了……摔下断崖而死！”不——刹那之间，驭风只觉一道巨雷狠狠地劈向自己！他的脸色迅速发白，紧抓住翦寒：“你说什么？告诉我你在开玩笑的！湘语……湘语她……”“她已经死了！”洛翦寒迸出痛哭：“她被周泰王追上，为了保节而跳崖，我亲眼看她摔下悬崖……这戒指……是我后来在崖边发现的。”“不！不……”驭风发出最凄厉绝望的嘶吼，狂冲向断崖，不——她不能这样对他！不能如此残酷！他拚命地找她，打算等战争一完就带她归隐山林，永不受世俗之牵绊，平静幸福云游天下，厮守至老。她不能这样对待他！教他生不如死！

没有半丝迟疑，他如根箭般扑向断崖就要往下跳，他要去找他的湘语！他的妻子！

“殿下！”紧急赶来的秦岳和班晋见状狂扑过来，在千钧一发之际抓住驭风。

“殿下！”他们大吼，“万万不可！”“放开！”心智已疯狂的驭风猛力地想甩开他们，没有人可以拦住他，他要去找他的湘语！是生是死，他一定要和她在一起。

“殿下……”秦岳和班晋死命抓着主子，两人的身躯却随着驭风一寸寸逼向悬崖，在这样下去，他们三人都会摔死。

“殿下，小的死不足惜，但请殿下保重啊……”眼看要摔下去了，班晋绝望地大喊。

“啪，啪，”洛翦寒及时点住驭风的昏穴，让他陷入昏迷，在把他拖回来。

“姑娘……”由鬼门关前捡回性命的班晋和秦岳惊魂未定地喘气：“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殿下。”“不用多说了，”洛翦寒苦涩地摇摇头：快趁你们殿下昏迷时，将他带回去。”“是，谢谢姑娘。”两个忠心耿耿的手下立刻将昏迷的驭风带回军营。

湘语姊……翦寒跌跪在空旷冷清的崖边，任冷冽的山峰直刮她的身体，泪水却止不住地决堤而出，她心碎地对崖下嘶喊：“为什么你要这么傻？驭风哥这么爱你，用生命来爱你，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傻？”※※※北齐的精兵在兰陵王的率领下势如破竹，锐不可当。一路攻城掠地地直打入北周的皇城，北周的皇族在吓破胆之余，已修降书出城投降。

征战了许多年，北齐终于正式击败北周，一统长江以北；现在能与它抗衡的，只剩江南梁朝。但彼时的梁朝，全国上下已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兰陵王在七天灭周的英勇事迹已传到梁朝，论机智、论调兵遣将知能，梁献

帝绝不是兰陵王的对手，而梁朝的兵力，也绝抵抗不了北齐那剽悍勇猛的精兵。

所以，梁朝人心惶惶，已是一片大乱，有钱的人纷纷收拾细软，连夜逃出城，军中也士气大落，逃兵比比皆是，根本没有作战能力，不带北齐去攻打它，它已形同亡国了。

北齐皇宫。

庆功宴上，各将领把酒言欢，尽兴地乾杯，只花七天就攻下北周，全国上下欢声雷动，非好好庆祝不可。

秦岳和班晋走出乐声不息的大厅，望着正接受文武百官敬酒的兰陵王，秦岳欣慰地道：“幸好……看来殿下的心情已好多了，战胜的喜悦终于可以让他暂时忘记失去谷姑娘的悲痛。”“真是难为殿下了，”班晋叹口气道：“把殿下由断崖边硬拉回来后，他好像换了一个人般，不言不语、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奋勇地冲锋陷阵，一马当先的杀敌，似乎早将生死置之度外……那英勇慑人的气魄，连弟兄也大受感动。所以，我们这次才能发挥最强的战力，势如破竹地在七天之内攻下北周。”“但愿……殿下真的由失去谷姑娘的痛苦中走出来了。”秦岳沈重地道：“别在担心了，殿下一定可以振作起来的，不然怎会出席这场庆功宴呢。”班晋的想法很乐观。

突然，秦岳惊呼：“你看……超风太子？他怎么来了？”超风太子正在侍卫的陪同下进入大殿，也难怪秦岳会觉得惊讶，因为超风太子虽然是驭风殿下唯一的亲手足，兄弟俩的感情也非常好，但驭风为了超风的安全，一直让他住在离宫——这是考虑到，万一皇城被敌人攻破，至少住在离宫的超风可以从容逃逸，不会有生命的危险，日后有机会重振北齐。

超风太子几乎从不曾回皇城，这次怎会突然……“也许是殿下派人接他回来，也想让他分享胜利的喜悦吧。”班晋道。

“不，事情没这么简单，我们快进去看看。”秦岳脸色凝重地冲入大厅，但愿不要……千万不要发生他最害怕的事！

“参见皇兄。”超风太子恭敬地向驭风行礼。

“超风，你来了，”驭风拉起他，大手一举，原本纷乱的大厅瞬间安静下来，安静无声。

驭风犀利的鹰眸环视全厅一圈，沈稳有力地下令：“今天文武百官均聚集于此，我要宣布一重大的决定——即日起，我将卸下皇太子的重任，由超风太子继位当皇太子，日后也由超风太子继承皇位一统江山。”“什么？”大厅掀起一阵轩然大波，文武百官的脸上尽是震惊，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听错了，连超风太子也一脸惊讶地望着驭风：“不！皇兄……”“殿下！”老臣们慌乱地道：“这太突然了，请殿下三思。”“请殿下三思！”“安静。”驭风沈喝，震住所有的骚动，他望着超风，黑眸炯然坚定：“我已经决定了。超风，你的生性温和，宅心仁厚，我相信你日后必是个英明有为的君主，这是传国玉玺，接下。”“不，皇兄。”超风骇然道：“你这是为什么？你才是足以号召天下的君主，皇兄……”驭风怒喝：“看到传国玉玺还不下跪？跪下！”“皇兄……”慑于他威猛无比的气魄，超风太子恭敬地下跪，满朝文武百官也跟着跪下。

驭风将传国玉玺送至超风手中，深深地忘了他一眼。

“好好地治理我们的国家，别让全国人民失望。”语音甫落，驭风身形往上一窜，破顶而出。

“皇兄！”“殿下！”“糟了！快追。’秦岳和班晋两人也如利箭般直冲出去。

※※※

驭风策着快马，如阵狂风般直扑到断崖边。

他下了马，慢慢地走向昏迷在崖边的人——洛翦寒，她哭昏过去。

“洛姑娘，请醒醒。”驭风将裘衣卸下来披在翦寒身上，并扶她站起来。

“你？”哭得双眼通红的洛翦寒意外地望着他：“你怎么在这里？”驭风不回答，将一样东西塞入翦寒手中。

“这是？”翦寒张开手心一看，“水晶戒指？你曾送给湘语姊的水晶戒指，为什么要交给我？”“从我将戒指为湘语戴上的那一刻开始，我就不打算将它收回来，它只属于我的妻子，我一生一世的妻子。”驭风的黑眸凝视远方，眸光好温柔，好深情，缓缓地道：“你算是湘语的亲人，我想，将戒指由你来保管最合适。”“那你呢？驭风哥？你要去哪里？”翦寒盯着驭风，一股奇异不祥之感包围住她。

驭风微微一笑，英挺刚毅的脸庞换发着无比耀眼的神采，“我要去找湘语，她是我的妻子，她在哪里，我就去哪里。”“你？”翦寒心下一惊，“驭风哥……”她想伸手抓住驭风，但来不及了！驭风先行出手，猝不及防地点住她的大穴，沈稳地一笑：“洛姑娘，我忘了告诉你——我也学过点穴的功夫，再会！”湘语，对不起，让你孤独了那么久，我终于来找你了！我已灭了北周，尽完我该付的责任，终于可以来见你！这一次，在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分开我们，你不会孤单，我会永远的陪伴你，永不分离……在另一个世界，我们可以长相厮守，我会陪你做所有你喜欢的事，我要把我所欠你的，好好地还给你……驭风一步步走向断崖……他等了好久，终于可以见到湘语了，他这一生唯一的愿望便是与她厮守在一起……有她的地方，就是他的天堂！

湘语……驭风几乎可以看到湘语温柔的小脸就在眼前，他毫不迟疑地往下一跳。

“驭风哥！”被他点住穴道、动弹不得的翦寒无助地悲吼，“不！”“殿下！殿下！别跳！”秦岳和班晋闪电般奔过来，却仍来不及抓住驭风。

这一次——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他了。

第九章

二十世纪。

“驭风！驭风！不要！不要跳！”昏迷的湘语泪雨迷蒙地哭喊，“不要……”“湘语，湘语，”驭风以手帕拭去她满脸的汗。

“醒一醒，湘语，醒过来。”湘语突然睁开双眼，慢慢看清她眼前的一切……她仍在驭风的汽车中，外面漆黑一片，只见到依稀的星光……她想起来了……驭风来她家接她出来，把车开至这里。然后，他拿出水晶戒指……然后……然后……“湘语，”驭风紧揽她的肩，担忧地问：“怎么了？你没事吧？”湘语拚命地摇头，泪珠滚滚坠下：“不……不……不是这样！不是！”“她突然打开车门，狂冲出去。

“湘语？”驭风追下来抓住她，“你怎么了？”“放开我！”湘语语音破碎

地大喊：“这不是真的！我不相信……为什么你要带我来这里？为何我的脑中会出现那一串奇怪的故事？难道你要告诉我，那是我们的前世？不！不……这太荒谬了！我不相信……”她甩开驭风的手，拔腿就跑。

“湘语，”驭风冲过来拦住她，心痛地道：“为什么要逃避？要躲我？你还没想起来吗？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吗？湘语！”“不要在说了！”湘语掩住双耳哭喊：“你要我相信……我曾是南北朝的一个舞姬，因爱上兰陵王而饱受折磨，到最后坠崖而死？不，我不信！这只是一个奇怪而荒谬的梦。”“湘语……”驭风痛苦地望着她，她的反应将他的心一块块撕裂……这是他最刻骨铭心也最珍贵的回忆，千百年来，历经多少转世轮回，但他不肯忘，不肯放弃，宁可一世世承受这最悲痛的回忆，也不肯忘却。

他要记住她的容颜，她的模样，她的温柔，她的深情，他与她的誓言，他们所经历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他们所有的悲哀与欢乐，他们那一段未完成的爱情……他愿一次次地承受轮回之苦，只为再时光的洪流找到她，与她再度相爱！

他是为了她而来到人世的呀。

但为什么？在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茫茫人海寻觅到她时，她却拒绝相信他们曾发生过的故事？完全否定掉这一切。

驭风沈痛地望着珠泪婆娑的湘语，一颗饱经风霜的心再次狠狠地抽痛，他多恨自己……难道，他能给她的仅是伤害？他给她的伤害真的那么深？那么重？以致今天的她完全不肯去唤醒那最痛苦的回忆？“我该死……”驭风猛力地猛捶车顶，眉心痛苦地纠结着，全是我的错，全怪我当年没有好好保护湘语，铸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湘语。”他苦涩地脱下外套欲披在她身上，“外面很冷，先进车里去吧。”“不！不要碰我！”湘语如惊弓之鸟般后退一大步。好痛苦……五脏六腑痛苦的翻腾，似乎有道巨大的力量要将她整个人撕裂……这个男人，身上有股奇异而令她无法抗拒的力量，令她不由自主的想接近他，似乎她天生就应守在他身边……但她又害怕……发自内心的害怕，她怕他再度将她伤得体无完肤……遥远的记忆世那么鲜明地呈现在她眼前，她知道自己一定会再度疯狂地爱上他；但她不想再受一次伤害，她不想换来更绝望的心碎。

“湘语，”驭风惆怅地收回放在她肩上的守，落寞而哑哑道：“我先送你回去吧，你放心，我绝不会再冒犯你。不会再逼你想起你最不愿回想的事。”深深地望了她一眼后，他率先回到车上。

湘语怔怔地站在原地，肩上的外套传来温暖的气息，是属于他的气味，温暖熟悉，最令她信赖的气味。

不……湘语狠狠地摇头，也摇去奇异的情悸，咬牙上他的车。

※※※

车厢内的气氛，沈闷地令人窒息。

湘语脸转向窗外，一语不发，但一路上，驭风也不曾开口。

车到湘语的住处下，驭风转向她：“我送你上去。”“不用了。”湘语眼睛直视前方，“谢谢你送我回来，再见。”将外套还给他，湘语推开车门，闪电般地冲下车。

“湘语，”驭风追下来，抓住她的手。

湘语浑身一震，没有回头。

感受到她身体的僵硬与紧张，驭风苦涩地松开她的手，沙哑地开口：“你

放心，我知道你不愿见我，我也不会再来打扰你。但水晶戒指，仍请你收下……不管你要如何处置它……也许扔了它，全由你作主。我早说过，当我亲自将戒指为你戴上的同时，我就不打算再将它收回来。它永远是你的！”将戒指塞入湘语的手中，驭风无言地、炽热地盯着她许久后，毅然转身上车。

湘语不敢回头，她听到他关车门的声音，也听到他发动引擎，呼啸而去的车声……但她动也不动地僵在原地，整个人像个没有生命的木娃娃。

是自己要他走的呀！为什么？为什么瞬间觉得浑身冰冷绝望，似乎他也一并带走她的呼吸、她的意志，带走她灵魂中最珍贵的东西！

“湘语？”姊姊湘芸已在楼上注意他们好久了，见湘语一动也不动，火速地奔下来。

“湘语？你怎么了？你和高驭风出去？湘语……”湘语一个踉跄，昏迷在湘芸怀中。

※※※

“湘语？你说什么？你要走？”湘语没有理湘芸，迳自收拾行李。

“湘语，”湘芸急得团团转，“你的脚伤还没痊愈，能去哪里？更何况……日本那么远的地方，我怎么放心让你一人去日本。”“姊，别担心，当年我都可以一人去英国了，现在去日本会有什么问题。更何况，我以前在英国的同学——松野靖子，她人在京都，一直叫我去找她，我到那里，她会照顾我的。”“不，我不答应，”湘芸抓着湘语正整理衣服的手，“湘语，告诉姊姊实话——为什么一定要去日本？是为了躲高驭风是不是？你和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何拍完广告后，你们两个都变得好奇怪？”湘语的手一顿，她垂下眼睫，一动也不动，半晌，才幽幽地开口：“姊，请你别在问了。我无法回答你任何问题，因为连我自己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让我走吧……时间到了，我该去赶飞机了。”湘语提起行李站起来。

“湘语！”

※※※

桃园中正国际机场。

湘语站在公用电话前，犹豫了好久，她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打这通电话？那枚水晶戒指，她以托人在她上飞机后送回给驭风。她相信……他看到戒指便会明白……她已离去！

今生……可能永不再相见。

“搭乘日航ＳＱ--５１６班机，飞往东京的旅客，请尽快由三号登机门登机……”已是第二次广播了，自己该上飞机了。湘语毅然地拿起话筒，按下那一组已在心地默念过千遍、万遍，熟得不能再熟的号码。

“铃……铃……”驭风的私人专线响了。

“喂？”他立刻接听。

对方沈默不语。

“喂？喂？”湘语紧咬着下唇，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更不许自己出声。

“喂？哪一位？请说话呀。”驭风皱着剑眉，突然，他心弦一震，急促地问：“湘语？你是湘语！”“……”对方依然沈默。

“湘语？你在哪里，为什么不说话？”“嘟……”湘语在泪水决堤之前仓促地挂上电话，提起行李狂奔入登机室……对不起！

对不起！我知道我不该这样离开你，但我真的无法再见你，我无法承

担那么大的压力……我只能逃开！逃得远远的。

※※※

是湘语！

驭风怔怔地拿着嘟嘟坐响的电话，一颗心狠狠地纠结在一起，他知道这一定是湘语打来的，但她在哪里？驭风颓然地放下电话，他独自坐在放映室内，看着湘语一张张的幻灯片。萤幕上，水袖轻飘，楚腰纤纤的湘语正对着他盈盈浅笑，这是湘语拍广告时的扮相。

一模一样的一张脸，她就是他的湘儿！他的舞姬！他挚爱的妻，不管经历多少轮回，经历多久的时光洪流，他依旧无法忘记！她在他心底留下的是一个永恒的烙印，永远的感动呀。

湘语……驭风挫败地狠敲桌面……你在哪里？你到底在哪里？

※※※

日本。

京都真是一座古典精致，美得憾人心弦的千年古城。它是仿唐朝的长安城而建，井然有序，古色古香，浓浓的古典气息散布在每一个角落。

松野靖子的家紧临美丽的鸭川，是一栋宽阔而古朴的日式建筑，庭院里植满樱花，湘语来时正是樱花盛开时节。美丽的八重樱、吉野樱、红羽樱、三笠樱、小雪樱……纷纷盛开。

湘语痴痴地站在树下，似乎在欣赏美丽眩目的樱花；但她的心，早飞到很远的地方。

二十天了，她离开他已整整二十天了……这二十天来，她不知自己是怎么过的？没有任何记忆，似乎只剩一具空壳，自己只是行尸走肉。

他还好吗？她疯狂地想知道他的消息，疯狂地想打电话给他，哪怕只是听听他的声音也好，但她不敢。多少的夜里，她一个人痴坐到天明，拿起电话又放下，她不敢拨通那号码……她知道自己只要一听到他的声音便会不顾一切地直冲回台湾。

“湘语？”穿着墨染长袖和服的松野靖子款款地走过来。

“怎么一人在这发呆，我们该去排练了。”“喔，好。”湘语这才想起来，她答应靖子要在她舞蹈班的成果发表会上演出一段独舞。

松野靖子曾是湘语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的同学，两人在英国的时间感情很好。但学期到一半时，靖子的家出了一点事，她不得不暂停学业赶回日本处理。

后来，靖子为了专心照顾中风的母亲而无法再回英国。她在京都开了家颇具规模的舞蹈学苑，教授儿童芭蕾和成人班的日本传统舞。

湘语虽然式来散心的，但为避免时间太无聊自己更会胡思乱想，也算是帮靖子一个忙，她答应在靖子的成果发表会上客串一段独舞。

湘语的脚伤未愈，无法表演高难度的芭蕾。所以，她决定表演中国的传统舞蹈——也是她最喜欢的“双雁舞”，强调肢体语言和身段，并不需用到太多的脚步技巧。

靖子的发表会将在京都城内最大的演艺厅举行，她们今天先过去排练。

两人到了演艺厅后，靖子道：“湘语，你要的表演服装我已帮你借来了，放在更衣室内，你先去换衣服吧，乐师也来了，你一换好衣服就可以排练。”湘语进入化妆室内，化妆台上正整整齐齐地放着一套中国的古装，她拿起一看……霎时天旋地转，几乎跌坐在地！

“湘语？”跟进来的靖子被她的模样吓一大跳，连忙扶起她。

“你怎么了？你不舒服吗？”湘语无力地摊在椅上，紧抓着手中的衣服：“这衣服……这衣服是从哪借来的？”“我拜托演艺厅的工作人员帮我去借的呀，你不是说要有中国的古代风味？”靖子不解地望着她。

“怎么了？是不是衣服不能用？”“不……”湘语惨白地摇摇头，说不出话来，为什么？这套衣服竟和驭风拿给她拍广告的那套一模一样？藏青色小褂，绣蝶纹的对襟外衣，是巧合？还是……难道……她躲到这里来，还是躲不过吗？“湘语？”靖子不安地问：“看你脸色这么难看，你还是先休息一下吧，改天再练，我去叫乐师先回去。”“不，不用了，”湘语拉住往外走的靖子，“我没关系，我马上换衣服。”“可是……”“真的没关系，你先出去吧，我换好就出来。”湘语勉强地挤出微笑，轻关上门。

她知道时间紧迫，如果今天不练习，便会耽误排练的时间，她已答应靖子要做一段表演，便会尽全力完成它。

她换好衣服，再足蹬凤头履，梳起拂云髻、眉毛涂上青黛，嘴绘樱桃状，并贴上俏丽的花钿，戴上摇曳生姿的耳珥。

镜中出现一秀骨姗姗，风姿楚楚的娉婷佳人……她痴痴地望着镜中的自己，这是舞姬湘语的装扮，她最喜欢的青色小褂，她也最喜欢这对耳珥……她最喜欢如此打扮自己后，再为驭风跳上一段“双雁舞”。

不……湘语痛苦地抱住头，不能再想驭风了，一想起驭风，那些熟悉而痛苦的前尘记忆，便如潮水般蜂拥而来，将她淹没……“湘语？”靖子在外敲门，“你还好吗？”湘语毅然打开门，“可以了，我们开始排练吧。”

※※※

她所熟悉的江南丝竹乐幽幽地响起，这首曲子……《惊破梅心》是兰陵王驭风特地命人为她而做的呀。

湘语恍惚地跌入这哀伤而熟悉的旋律中……经过了几世的轮回，她竟然再度听到这支曲子，她的手，她的脚，不由自主地移动，翩然旋转……啊……前尘往事，一一在她眼前浮现，一幕幕地飞跃而过，她是初下仙鹤山的谷湘语，在树林内误中陷阱而遇到高大威猛的兰陵王，因一块真腊族的令牌而惹出麻烦，被他硬掳回宫中……因他脸上的面具他们发生争吵，他愤而离去……后来，她跌入千年寒冰瀑内，是他奋不顾身地跳下去救她起来……他们一起经历过的辛苦与哀伤；快乐与悲痛……所有的记忆，直捣她的内心深处……驭风的父皇将他们两人救入石洞医治，他全身缠着天山雪貂丝，陷入昏迷不省人事。她夜以继日地照顾他，流乾了泪水，只求他睁开眼睛，只求他醒过来，她还有好多话还没告诉他，她要让他知道……她有多爱他！疯狂地爱他！她不能失去他！

是的！她爱他，不能失去他！

不能失去他……湘语泪流满面，驭风的脸，一张张地在她面前扩大，深情的驭风、桀骜不驯的驭风、炙猛如火的驭风、霸道而温柔的驭风、为她跳下千年冰瀑的驭风、以生命来爱她的驭风……情牵千年……伴她走过每一世纪，每一轮回的，就是这一份刻骨铭心、死生相随的真爱呀！

热泪淹没了湘语的视线，她再也无法继续跳下去了。

湘语？湘语的情形很奇怪，靖子发现到了，她迅速冲上舞台。

“湘语——”舞出最后一个完美的旋转，湘语在靖子的尖叫中，直挺挺地倒下去。

※※※

三日后。

京都的演艺厅内被摆满鲜花，所有受邀的贵宾都盛装出席。热闹非凡。今天是松野靖子舞蹈班的成果发表会。

后台一片忙乱，等着上台的表演者忙着换装、更衣，节目一个个进行着，由热烈的掌声中得知——今天的演出非常成功。

“湘语。”一身千羽鹤和服的靖子匆匆进入休息室：“下一个节目就轮到你了，你没问题吧？”湘语已换上南北朝服饰，梳上拂云髻，也化好妆，冷艳得令人不敢逼视，她微微一笑：“没问题，我全准备好了。”湘语表演的双雁舞是压轴，最重要的一场。

“湘语，”靖子在她身边坐下来，轻锁眉头道：“一直以来，你的舞蹈实力一直令我又嫉又羡。所以，我一点也不担心待会儿的演出状况。我担心的是……你真的没事吗？湘语，你这次来日本，我感觉你心事重重，时常一发呆就是一整天，再加上……前几天你排练这一段独舞时竟然昏倒，湘语，我们是这么久的好朋友，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我没事的。”湘语拉住靖子的手。

“别为我担心，对了，靖子，先向你说再见，很感激你这些天的照顾，一表演完，我就要走了。”“啊？你要去哪？”“回英国皇家芭蕾学院。”湘语坚定地道：“我要回去完成未完的学业，舞蹈是我一生的挚爱，我绝不轻言放弃。”“可是你的脚？”“我的脚没问题了，肌腱复原的情形比我想像的还好。这些天，你由我练舞的状况应该也可看出来，我要回去完成我的梦想。从哪里跌倒，我就要从哪里站起来。”靖子一脸惊讶，“你真的决定了？”“如果我现在就放弃芭蕾，将来会后悔一辈子的。这是我的梦想，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完成它。”湘语的语气无比沈稳有力，美眸闪着无惧无畏的坚定光彩——她不再是当年那怀着破碎之心，离开英国的女孩；她已够坚毅，够勇敢，足够去克服所有的困难。

她感觉……一股奇异的力量在心底油然而生……在许多年前，她可以那么无怨无悔，勇往直前地爱着驭风；还有什么事是她不能克服？还有什么难关她冲不破的？“湘语……”靖子还想再开口，但湘语已站起来笑道：“我快登场了，该去准备一下。”挽着丝质披帛，湘语坚毅地，一步步地步向前台，她已听到江南丝竹乐声，《惊破梅心》是她和驭风最喜欢的曲子。他专为她而做的舞曲……美丽的脸上泛起最幸福甜蜜的笑容……她的眼前看不到台下满满的观众，只看到宫灯水镜、雕花屏风，瑶琴锦瑟……剑眉朗目的驭风倚在卧榻上，眸光灼灼地望着她，眸中满是最炽烈的挚爱与珍惜。她眼波流转地翩然起舞，全心全意地为心爱的人跳出最缠绵的舞步……她是南北朝做幸福的舞姬！

※※※湘语不知自己是怎么跳完这支舞的，她也没听到丝竹乐停止的声音，也没听到台下那如雷贯耳，几乎将屋顶掀掉的掌声……反正她根本不在乎观众的反应，这一场舞，她是跳给驭风看得，如潮水般的赞美中，她只要他一人的掌声。

“湘语！太棒了！你真是太棒了。”靖子和工作人员兴奋地冲入休息室。

“真是太成功了，我从没看过如此震撼人心的舞蹈，湘语，你感动了每一颗心，你听听那持续不断的如雷掌声，他们一遍遍地喊着安可，催你再次出去谢幕呢。”“湘语，这是观众指定要献给你的花。哇，你看这么多。”工

作人员怀抱一大堆花束进来，全是精致华丽花束，湘语本想请他们全将花放一边。突然，她的视线一凝……牢牢地锁在一束素净典雅的紫玫瑰上。

紫玫瑰内有一奇异的光芒，匆匆一闪。

她接过紫玫瑰，轻轻地，小心翼翼地由一花苞内取出一样东西——闪着眩目光芒的水晶戒指。

排山倒海的骚动再次袭向她，湘语紧紧握住戒指，他来了！他来了！

她早该想到……自己身上这一套南北朝服饰……出借给演艺厅工作人员的一定是他。

那么……刚才他也在观众席中，看到她的舞蹈了？她只为他一人而舞的舞蹈。

“湘语，”工作人员雅子走进来到：“外面有一位高先生想见你。”这么快？他的动作永远是这么果决迅速！湘雨一阵心慌意乱……“麻烦你告诉他我已经走了。”不……这太快了！她还不知该怎么面对他？她想逃！

“靖子，”湘语匆匆换上衣服后拉着靖子道：“我们走，我们快回去。”“啊？可是还有庆功宴呀。湘语，有好多舞蹈界的前辈想见你耶。”“庆功宴我不去了，靖子，我们快走。”湘语急切地抓着靖子，逃也似地往外走。

两人匆匆步过马路取车时，湘语听到一最狂猛而熟悉的呼唤声。

“湘语！湘语！”她的心狠狠地缩成一团，加快脚步冲过马路。

靖子诧异地回头，“湘语？那人是……”“别管他，我们快上车！”“可是……”靖子不安地连连回首，突然，他尖叫：“啊！危险！湘语，他……”湘语猛回过头，只见一部失控的汽车向正过马路的驭风直直冲去。

砰——巨大的撞击声，玻璃碎裂声。

“不——”痛撤心肺的嘶吼，“驭风！驭风！”

※※※

救护车的笛声在夜里听起来分外凄厉可怕，它一路风擎电驰地直冲入医院内。

护士立刻奔过来，将浑身是血的驭风推入手术室内。

“小姐，请你放开病人的手，”护士拚命地想扳开湘语的手，“小姐，请你出去，你不能进手术室。”“不……让我在他身边陪着他！”湘语心魂俱碎地哭喊：“我一定要在他身边陪他！”她的驭风全身是血，不，老天爷！你不能再那么残酷了。

“小姐……”“湘语，”靖子和雅子一左一右地硬将湘语拖出去。

“你冷静一点，医生马上就要动手术了，驭风不会有事的。”“为什么出车祸的不是我？为何不是我？”湘语已哭得肝肠寸断，疯狂地踢打手术室的门。

“让我进去！我要进去陪他，我不能让驭风一个人在里面，我不要他孤单……”他和她是一体的呀！不管谁有难，另一个人都要紧紧守在对方身边。他们不能这么残忍，硬拆开她和驭风。

“湘语，”靖子抓住她，“你先平静下来，在这么激动下去，你的体力会支持不住的。”“湘语！”靖子吓一大跳——泪如泉涌的湘语直挺挺地在手术室前“咚”一声跪下来。

上苍！湘语从来不曾向你祈求什么，也不曾埋怨什么，即使在千百年以前，我在最绝望的情形下跳崖时也不曾有过任何怨恨或痛苦，因我深爱驭风，那是我心甘情愿为他而做的，无怨无悔……但这次……请你发发慈悲一

定要救驭风！湘语愿付出任何代价只求你救驭风……就算要我牺牲性命，要我在下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都无怨无尤地愿意去做……手术室的门突然开了，一护士匆匆出来道：“病人需要输血，有没有人是O型的？”“我是！”湘语和一名舞团的男团员——河田谦二同时开口。

“湘语，”靖子拦住她，“你不能去输血，你看你的样子……已一副随时会晕倒状，不能在输血。河田是男孩子，身强体壮，让他去。”“是的，湘语”河田也道：“你已脸色发白了，还是快点坐下来吧，我去输血即可。”护士对河田道：“你跟我来。”“不！”已摇摇欲坠的湘语冲过来，紧抓住护士：“让我去！求求你！我的身体没问题，让我去。”“可是，你……”护士望着湘语毫无血色的脸，疑惑地转向靖子，“她？”“靖子，”湘语凄楚地哽咽：“不要阻止我，你该明白……驭风对我有多重要！在让我一直待在这里等他，我会发疯的！让我为他做点事！”“湘语……”靖子的眼眶忍不住一红，“你真是……来吧，我陪你进去输血。”

※※※

输完血后，湘与终于因体力不支而晕眩，护士让她躺在床上休息。她感觉自己的身体在黑暗中漂浮……魂魄慢慢地飞出去……好冷！好黑……这是什么地方？没有半点光亮，冷！彻骨地冰冷……突然，她看到前面似乎出现一点亮光，隐约看到一最熟悉的身影……驭风！是她的驭风！

驭风，湘语兴奋地扑过去，她终于找到他了！他们再也不会分开，驭风！等我！

湘语拚命地往前跑，但不论她怎么跑，始终追不上驭风，他永远在前面漂荡，渐行渐远，她跟不上他了……不！湘语绝望地大喊：“不要丢下我！驭风！驭风！等等我……”一只温暖的手按着她，“湘语，醒一醒，你在做恶梦。”湘语的额头渗出更多冷汗，低喊地更加急促。

“驭风！”她惊叫一声，猛然由床上坐起，一脸惊惶地望着四周。

一片全是白色，靖子正站在床头望着她。

“靖子？我？”“没事了，你在做恶梦。”靖子以手帕为她擦去汗水，“来，喝杯水。”“驭风！”湘语猛力地抓住靖子的手，“驭风……他怎么样了？”“你放心，他脱离危险了，已动完手术，人现在在加护病房。你呀，叫你别去捐血你就是不听，一捐完人就软趴趴地昏过去，可把我吓坏了，你昏睡了一天一夜了。““驭风现在在哪里？我要去看他！”湘语迅速翻身下床，脚还没站到地上，一股巨大的晕眩袭向她。

“啊……”“湘语，小心。”靖子及时扶住湘语，快点躺下吧，医生说你体力太若，还不能起来呀。”“不！我要去看驭风！马上去！靖子，拜托你带我去看他。”她只恨自己不能飞奔而去，她不愿再等一分一秒，他们已吃了太多的苦，浪费太多时间了，她要马上看到驭风，她的驭风！

“唉，真是拿你没办法。来，小心站好，我扶你到他的病房去。”加护病房内。

驭风还没清醒过来，全身插着管子，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湘语一近来，立刻挣开靖子的手直扑向驭风，他的脸色泛白，嘴上还罩着氧气罩……湘语紧握住他微冰的手，拿开氧气罩，温柔地、无比虔诚地吻上他的唇。

他们终于真正的重逢了！

再没有一刻如此地感谢上苍……再没有一刻的狂喜胜于此时……苍天

终于将她的挚爱还给她，他是她的驭风！她的丈夫！她生生世世的爱。

尾声

一年后。

英国皇家芭蕾舞蹈学院。

“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二圈……成功了！成功了！“欢呼声四起。

“湘语，你太棒了！完美无暇地完成双旋式三十二大回旋，太精彩了。”“湘语，恭喜你！”“谢谢……”湘语微喘着气，喜悦地接受一直支持她的好友之祝福——爱瑟儿，莉莉安娜，以及其他的好朋友。

莉莉安娜走至她面前，摇头微笑：“你比我想像中更快站起来，更快回到世界的舞台。才一年的时间竟弥补了你脚伤所受过的伤害，更精彩完美的三十二大回旋。湘语，你真是一个可怕的对手。”“学姊，我好为你高兴！”爱瑟儿兴奋地抱住她：“才一年的时间，你竟奇迹似地站起来了。不枉你这些日子咬牙苦练，跳破多少双舞鞋，脚上滴着血，拚命地撑下去。”“爱瑟儿……”湘语眸中泛起泪雾，爱瑟儿所说得话正是她这一年来的最佳写照……一年前，湘语极力说服姊姊和驭风，让她在回到英国来。她一再向驭风保证，她会好好地照顾自己，会注意曾受过伤得脚，她要驭风一年后再来看她，她有自信……经过一年的时间，她一定可以让驭风看到一脱胎换骨、光彩夺目的谷湘语。

她的毅力惊人，而驭风永远在她最需要支持时捎来他的关心，有他绵绵密密的柔情与挚爱，湘语感觉体内新生一股强劲的勇气，她相信自己可以挨过任何难关，一步步地完成自己的梦想。

一年了……她不分日夜地苦练，舞出惊人的水准。曾受过伤得腿，不但已达到、已恢复以往的实力，甚至更上一层楼，舞技更加成熟，高明。

“老师来了。”有人大喊：湘语迅速转过头去，充满期待与紧张地望着她最尊重的恩师——欧瑞耶夫老师。

“老师，我……跳得怎么样？”只有得到欧瑞耶夫老师的肯定，湘语才能相信……她终于向成功迈进一大步了。

“孩子！你终于回来了！我那聪明自信的湘语终于回来了。在此我要郑重宣布一件事——今年毕业公演的女主角由谷湘语担任。”“哗……湘语！恭喜！”“湘语！你一定会跳出最棒的水准。”所有的人全为湘语高兴，湘语回来这一年，为了舞蹈所付出的血汗他们全看在眼底，深受感动。而她日益精进的高深技巧也令他们自叹不如。

“湘语，你想选哪一个舞码，罗密欧与朱丽叶、吉赛而，或是天鹅湖？”欧瑞耶夫老师望着她。

“天鹅湖。”湘语不假思索地道。

欧瑞耶夫老师眼中没有半丝惊讶，仅有激赏与怜惜，他微笑地又问：“确定是天鹅湖？”“是！”湘语坚定地回答：“请老师指导。”湘语知道欧瑞耶夫老师的心意……他希望她选前两者，因他担心湘语的脚，天鹅湖四幕跳下来，

是芭蕾舞剧中难度最高的。尤其是第三幕的三十二大回旋，连当今许多出名的芭蕾伶娜都没把握一定会跳得好，更何况是曾受过严重脚伤得湘语。

但她坚决要跳天鹅湖——她已有十足的信心征服她最热爱的芭蕾，而且她答应驭风的——当他来英国时，看到的是一充满自信与希望的谷湘语。

从哪里跌倒，她就要从哪里爬起来！

※※※

演出当天。

后台照例是一片混乱，已换好舞衣的爱瑟儿和玛莎两人躲在幕后偷看观众席，不禁紧张地道：“天呀！玛莎，你看……那不是舞蹈界的超级巨星维琴妮雅和贺曼贺夫吗，哇，还有以一支『胡桃钳』闻名莫斯科的琼安．苏；和以三回旋闻名于世的克立斯多夫……不行！我好紧张！这么多出名的前辈就坐在台下，我双腿发抖了。”“连莫斯科芭蕾学院的校长也带学生来了？”玛莎惊讶地说：“你看那一头棕发的女孩，一定就是那才十四岁，却有小精灵之称的天才少女凯萨琳；哇……还有一大堆记者全来了……”英国皇家芭蕾舞学院的演出一直享有极高的评价。所以，不但绅士名媛、文艺界人士全来了，连各地芭蕾舞学院，每年都会特地来观摩。

一群等着上场的女孩子透过布幔看得时发抖。所以，有时候，老师严禁舞者在演出前偷看台下的观众，以免影响心情，也影响演出水准。

“湘语姊，”爱瑟儿紧张地望着神色优雅从容的她；“你……一点都不紧张吗，我的脚一直发抖。”“别担心，没什么好怕的，照我们平时练习时跳就可以了。”湘语笑这安慰她，内心无比笃定……她的确一点也不紧张或害怕，她为什么要怕？这本是属于她的舞台！去年这个时后她就站在这里，因一场意外而被迫暂时放弃芭蕾。

而今，她已重整旗鼓地回来，她有绝对的自信——这一次，她会演出最完美、最感人的天鹅公主。

好久了，她终于重回这个舞台……她等这一天已经等好久了！她可以在今天实现她的愿望，实现她的梦想，更重要的是今天，是她和驭风约好的日子！

她终于可以见到他了，这一年来，她坚决阻止他来英国看她。宁愿认受相思之苦，因她怕一看见他，自己苦撑的毅力就会崩溃，跟他回台湾去。

她不允许自己逃避舞蹈一辈子，舞蹈是她除了驭风外另一个最爱，她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完成梦想。她希望驭风再来看她时，是一个全新的，充满生命力的谷湘语。

欧瑞耶夫老师走过来，微笑地望着她，眼中满是赞赏。

“湘语，该准备登场了。我相信，今天一定是非常完美的演出，由你那充满自信的眼中，我就知道了。”“老师，谢谢你。”湘语感激地握住他的手，欧瑞耶夫老师一直是最了解她的，她再回学校后，老师一直鼓励她，训练她，陪她完成最辛苦的练习。

学妹梅莉捧着花走过来：“学姊，有位先生叫我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这束花交给你。”紫玫瑰？高雅素净的紫玫瑰！湘语心中一动，唇畔绽开最甜蜜灿烂的笑容：“谢谢你，梅莉，请你让他去我的私人休息室等我，我马上过来。”驭风！他来了！他真的依约来看她了。

湘语急奔入休息室，“驭风！”奇怪……没人？难道梅莉还梅带他进来吗？“驭风？”她想到外面去找他，突然，一身影由更衣屏风后窜出，直接

拉她入怀，落下一连串强悍炽烈的热吻！

“驭风……”湘语被他吻得几乎晕眩，瘫在他怀中无力地道：“你好坏……故意躲起来。”“你这小逃妻更坏！”驭风狂吻着她，双臂如铁钳般紧扣住她的娇躯，滚烫的吻如雨点撒落：“硬是不准我来英国看你，你让我苦苦地想你想了整整一年！想得快发疯。自己说……该怎么赔偿我？”湘语轻吻他粗犷的下巴，笑意嫣然道：“人家不准你来是怕你扰乱我苦练的决心嘛。现在不是见到我了吗？今天是我最重要的日子，我终于又在世界的舞台站起来，这一份喜悦，我只想和你一人分享！”“湘语……”驭风捧起她的脸，灼灼的黑眸一瞬也不瞬地瞅着她……三百多个日子，是最难捱的相思……眼前的她更加清惊动人，他只想快点将她绑回去，牢牢锁在自己身边，好好地疼她一辈子。

“水晶戒指呢？”驭风问。

“在这里。”湘语由颈间拉出一条项链，她把戒指当项链带在脖上。

“我一直戴着它，从不曾将它取下，它是我的护身符。想你想得好难过时，我就看看它，彷佛你就在我身边，给我鼓励与信心。”驭风接过戒指，直接将它套在湘语手指上，直盯着她道：“以后，不许你再把它挂再颈上！我要你带再手上，别忘了一年前你答应我的事，回英国完成公演后，就跟我回台湾结婚，跷家的坏老婆，该跟我回去了吧。”湘语的俏脸一片嫣红，“人家答应你的事就一定会做到嘛，公演一结束，我就立刻和你回台湾。”她再也无法忍受分隔两地的相思之苦！她已快完成两个最大心愿的其中一项：站在世界的舞台，跳着她最心爱的芭蕾；而另一个更大的心愿便是——永远陪在驭风身边，厮守至老，把他们前世的遗憾，在这一世做最温柔、最缠绵的弥补。

“还有三分钟，”湘语望望墙上的钟，“我真的该准备上场，你回到观众席吧，我的演出一定不会让你失望。”“我相信！”驭风再度紧拥她，深情地吻她的眉，她的眼。

“你一直是最美，最优秀的舞姬。”“你一个人的舞姬！”湘语在她怀中甜蜜地低语，“永远为你而舞！”打开门，湘语自信沈稳地走向舞台，悠扬的音乐已经响起，她已听到天鹅飞舞的声音……幕，缓缓地拉开……强烈的灯光全聚集在她脸上，湘语昂起头，优雅地转身，单脚旋转……随着音乐释放她的手，她的脚，她的身体，她的灵魂……轻盈地舞出最华丽流畅的舞步……她的目光悄悄地落在观众席上，与一双最深邃炽烈的黑眸缠绵……她是高贵动人的天鹅公主！也是他一人的舞姬。